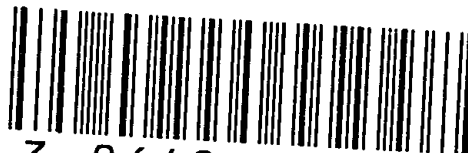


628.106
989
3

西北遠征記

今秋著

上海北新書局發行



3 0649 3779 4

自序

灰夢不僅僅是我獨有的夢境，有許多時代的遊魂，都曾做過這個夢。到如今，夢中的一草一木，也變成感慨的材料了。

重新來翻翻舊日的賬簿，看到許多自詡聰明的地方，使我自己也感覺肉麻。當然的，不祇我一個人，以為這樣是推動歷史的工作！這是當時一種瘟疫樣的成見，支配着全中國革命初期革命者的行動，現在大約都在打自己的嘴巴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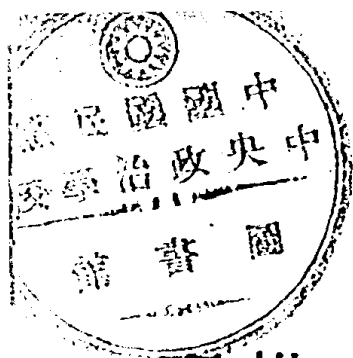
漢臯大雪紛飛，我呵凍起草這冊稿子，樹東督促着我，並且不耐煩地給我在傍膽寫，每天總是寫到寒雞高鳴，才攔筆就寢，這是使我不勝感激的，在此特致謝意！

一九三〇，二，十，今秋

目錄

一、塞外的初夢·····	一
二、二千里曉風殘月·····	五五
三、蘭城風雨·····	一〇七
四、俄拉草地的蹄跡·····	一五七
五、別矣臯蘭山·····	二〇一
六、時代的黃昏·····	二三三

— 1 —



628.106

989

3

塞外的初夢

過去的一切，和月移花影一樣，靜悄悄無有痕跡，祇有在追憶中迷離恍惚去尋求。追憶是人類一種深癖，有追憶於是乎有歷史，於是乎是非大興。我想人類如果都能健忘，把昨天，前月，去年，當時，昔者等等的舊賬，掃數一筆勾銷，這樣縱不能風調雨順，也可以天下太平些；但是人類對於自己的歷史，終於過分的重視，牢牢地抓住過去的賬簿，絲毫不肯放鬆，甚至於旁人視為平常的事跡，而他自己却當作驚天動地的奇舉。我記得有一天，在華陰城中，明月照在縣署的西院，我和幾位朋友，靜聽馬福祥將軍喘吁地背誦一生的歷史，這時他因為甯夏的家眷，都被馬仲英擄去，房屋也從此付之一炬，悲憤成病，還未全愈；但是他這時為敘述自身的經歷起見，却娓娓不倦將病魔充軍到無何有之鄉。所以我說：「追憶終於是人類的

深癖。』就中最精彩的一段，是敘述他在庚子年鸞駕西行，給西太后扶轎的事實，細密的描寫，使我們有讀着却而司迭更司的小說的感想。凡西太后的鞋式鞋尖以及鞋底，都在夾寫分寫的言詞中，形容出來，尤其是說到太后溫言慰問時，在月光中，我看到他幾乎感激得要老淚縱橫了。其實給一個老嫗扶轎，總不能說是奇事，或者竟是一種羞恥；但是因為這坐轎的老嫗，是要稱為太后，所以扶轎就會變成一種恩典，而且是一種榮譽，不過我想從恩澤方面而言，扛轎的人，終究比扶轎的人，更來得高厚。如果有一位給西太后扛過乘輿的人，給我來敘述他的『扛轎小史』，我想一定是更會動聽的。至於我所要敘述的事實，當然還沒有扶轎小史的精彩，但是追憶終究是人類的深癖，所以我仍是寫着這塞外浪跡的一頁。

一九二五年的初夏，紅日和去年一樣，烘得北京城灰塵漲天。段歪鼻子還是在鐵獅子胡同九重高拱着；不過所謂執政府，除是在翌年三月十八日屠殺革命民衆，發揮無上威力以外，『高拱』二字，真是恰當的形容詞。政權有兩個中心，一個是

在瀋陽，一個在張家口，段祺瑞左右爲難的情形，不及他自己的鼻子，有左右偏歪的自由。所以鐵獅子的實際，却是一個紙老虎。

黃河流域本是封建勢力歷史的重心，由蒲坂，平陽，安邑，亳州，鎬京，洛陽，咸陽，長安，許昌，汴梁而數到北京，星羅棋布的，留着統治者的殘壘。這好像是對於民主主義嚴肅的威脅；但是黃河雖然依舊無言的流着，革命的暖流，却已經由南海北進，而衝擊渤海的東岸，跟着中山先生的北上，而更加激盪，封建勢力的莊嚴寶塔，恰如在劇烈的地震中，不斷動搖着。

這種局勢，使馮玉祥逐漸了解革命的力量和勝利，於是他開始想做接受三民主義的試驗。在當時的馮氏還是全球馳名中國獨步的基督將軍，對於革命的態度，顏色灰黯，乃是常然的事實，雖然他對於三民主義，也有淺薄的了解，但是在這時，如果有人，竟希望馮氏爲主義來奮鬥，這祇可說是一種童駮之見。他祇是在基督教義的菜羹上，想撒上一點三民主義的「味之素」罷了，

馮氏願意接近國民黨的動機，欽遲中山先生的人格，是其有力的燃料。此外如「祇坐汽車，不坐洋車，」的吳稚暉，「在火車中自綴衣鈕」的徐季龍，都是他所心折的人物。他因為疾惡北京官僚的墮落，同時他所欽佩的人都是國民黨員，於是他對於國民黨發生良好的感象。在三月間，他對吳徐等表示願意國民黨派人到他的軍隊內去宣傳三民主義，於是我和幾位朋友，受命西行。但是當時馮為顧慮他的盟兄雨亭大帥的監視，遲遲不敢教我們啓行，所以我們祇好暫做北京的寓公。扭扭捏捏的政治態度，是馮氏的特性，直到現在，還是如此。我們這樣把韶光消磨在旅舍中，前後凡兩個月。

霹靂一聲，五卅慘案爆發，中國民衆，從血花裏昂起頭來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全國的視線，都凝注在春申江上。在這樣喧鬧擾攘的政潮中，忽然接到馮氏來電，歡迎我們西去，於是我和另一位同志陶君，即日起程，開始這塞外浪跡的生涯。

夕陽染紅了西直門車站，暮鶯冷清清地停滯在近郭的村落。七時餘鐘，我們的

車箱，漸漸向西移動，接着一聲狂喊，向暮色蒼茫中飛奔前進，宇宙的一切，緩緩地收藏到黑暗裏去。我在車窗中，才完了晚眺的功課，思緒和潮一樣的紛紛雜起，我覺得這使命的重大，我們如果失敗，不啻給後來的同志一個閉門羹，最少也使他們增加不少的困難。跟着這個情緒，又起了許多幻想，有時預想將來工作的順利，並設想官兵熱烈地信仰主義的種種情形，不覺喜上心頭，獨自微笑：有時設想官兵對於主義反感的情形，或者甚至於隔窗笑罵，以及耶教牧師因嫉妒而用陰險手段，對付我們，又不覺皺眉不樂，這樣由樂觀而悲觀，又由悲觀而入於樂觀的幻境，遞迴環繞，驅之不去，腦力漸覺疲乏，車輪單調的震動，使此種情緒逐漸入於模糊，而終止於睡鄉。

火車載着千千萬萬的客夢，出了居庸關，在黑暗中，天險奇隘，不能給任何旅客以何種感想。夜二時，車抵張家口，在夜色深沉中，冷清清的車站，祇有三五疏落的路燈，閃爍着無力的光芒，所有張家口的一切景象，都躲藏在黑暗的幕後，我

們依賴一位旅館的招待，將行李搬進一個老西兒所開的旅館，預備挨過這所剩無多的殘夜；至於這旅館的招牌是怎樣寫着，在我的記憶中，已經沒有留着痕跡，因為牠不是閻老做窠的六國飯店。

在土炕上，轉側着，轉側着，和秋潮一樣的思緒，亂湧心頭。計算着明天應付的詞令，推測着明天所得結果，以及計劃將來工作的進行，種種切切，和亂麻一樣蓬勃而起，我用盡方法，想求一刻甯靜，但是睡魔却益加遁逃無影。在隔牀聽到陶君的轉側聲，我知道他和我陷入同樣的苦境裏。

朦朧中張開眼來，朝暾已經在照牆上映着，我們起來，胡亂喫完了早餐，就坐車到新村去見馮氏。在搖蕩的人力車中，我們認識了張家口局部的街市，這街市具備了北方城市的普通條件，牛馬蚤照例是道路上的點綴品。我和陶君，無言默默，依賴車夫的兩腿，去接近新村，彼此的精神，都緊張着，彷彿是戰士第一天上火線去一樣。

在市西山坡上，圍牆所圈住的，就是所謂新村。荷槍的衛兵，態度嚴肅地站在門口，有時略略走動着，撫弄着手中西北軍所特有的大刀，日光映照在刀柄上，閃閃刺目，更顯出門禁的森嚴。我們就上去，向他們值班的官長說明來意，他在約略盤問之後，就領導我們到招待處去。

招待處是一座精潔的西式平房，石榴花靜靜的在門前紅着，我們進去時，祇見候見的人，老的，少的，胖的，瘦的，擠滿一室，不言而喻，都是爲圖謀一親顏色而來的。這時就有位副官，上來向我們問訊，我們約略說明來意，並出名刺請傳達，他很和氣地請我們坐在靠窗僅有的空位上，拿了名刺，匆匆的出屋去了。

會客時間，規定是上午九句鐘到十一句鐘，聽說馮氏從前會客的時間，規定是上午四句鐘到六句鐘，這也是馮氏疾惡官僚的滑稽表現，因爲從四句鐘到六句鐘，無論在夏天與否，正是一般官僚被窩中的黃金時代，所以這個規定的會客時間，不啻掛着牌示說：「官僚止步」，可是現在卻總算可以通融了。在就坐的幾分鐘後，

有一位傳令員，高舉着兩個名刺說：「督辦請，」我和陶君見是我們的名刺，就立起跟他出室，這許多權門之客，尤其是久候未見的人，都目送着我們出門，在目光中，微微洩漏出驚奇我們竟能儘先傳見的神情。

一個人在新的境遇的前面，多少是要含着迷茫的情意的，我們當時，不自主地跟着傳令員出了招待處，向右轉灣，一所大廈，呈現在眼前，門口掛着一塊木牌，寫着「講堂」二字，我們進了講堂，靜悄悄地祇見一個身軀高的徒手兵士，在裏面徘徊着，四壁響着我們足步的迴聲，講堂的左邊，有一間側室，傳員將門簾一揭，默示着請我們進去的意思，我們就誇進門去，知道這是馮氏的會客室了。

室內的陳設，非常簡單，但是非常潔淨，我們相對的默坐着，精神異常興奮，恰似嚴陣以待敵人的樣子。忽然傳令員將門簾高高揭起，我們知道黃河流域的人物，北方政治的支配者，頃刻間就會在我們面前呈現了，我和陶君不約而同的嚴肅地起立期待着。

從門簾下，突然呈現着微笑的巨面，真使我非常奇異，我不信我們所企圖晉謁的人物，竟就是剛才在講堂中徘徊着，身軀異常高大的兵士，他很從容地誇入客室，伸手和我們握手爲禮，當我的右手，被握在這巨靈掌中的一剎那間，我祇感覺自身的渺小。

在就坐以後，他開始敘述客套：『兩位肯到這裏來工作，兄弟是萬分歡迎的。』我們都微笑着將身子抬了一抬，表示愧不敢當的意思，在這一次見面，我們都不願多說廢話，給與他以不良的感想，所以這樣全室就沉寂了半晌，後來他接着問：『兩位的行李，還在旅館裏嗎？』我們說：『是的。』他繼續說：『搬到這裏來罷，住在外面，我們談話很不方便的。』停了一停，又說：『今天就搬，好不好？』我們說：『很好，很好。』這樣又歸於靜寂了，在靜寂中，我們都搜索着最得體最適當的話頭，引到主義方面和工作方面去；但是在我們未說話以前，他又開始鄭重的說：『近來我也常常研究三民主義，知道的確是救國救民的主義。』我當

時接着說：「而且是惟一的救國救民的主義，祇要多數人真能夠了解三民主義，革命是一定會成功的。」陶君說：「在北京時，聽說督辦抱病給兵士講演三民主義，這種精神，真要教人佩服；」他微微地一笑，就正色的說：「但是光靠我一個人去說，能有多少人聽得着？况且軍事上的事務太多了；那末，我們現在怎樣進行呢？」他說着，注視我們的面部，等待我們答覆，我當時回答他說：「我們的意見，最好先辦一所俱樂部，官兵們輪流着，到俱樂部裏來玩，在遊玩的時間中，給他們短時間的講一點主義，或者比較純粹嚴肅的講堂形式的講演，容易灌輸些。」他一邊點首，一邊說：「很好，這樣很好，那末我們決計就這樣辦。」我們這時覺得第一步的任務，已經圓滿地達到了；而且想到招待處裏，擠擠滿堂的客人，更不能不起立告辭，我說：「這樣，以後聽督辦的後命好了，我們暫時回去。」他巍巍地跟着起立說：「也好，以後談話的機會，反正多着，」接着他伸手和我們握了一握，回頭用命令的口吻對傳令員說：「你領着他們兩位到裏面去玩玩，對馮旅長

說，給他兩位找個房子，住在裏面，一切都由他負責，聽清楚沒有？」傳令員很嚴重的復誦了一遍，我們就對他鞠了一躬，跟着傳令員出了講堂，去遍遊新村的前後。

所謂新村，當然不是和武者小路氏的新村有同樣意義的，十五座的西式小平房，拱衛着一座大講堂，和一個大飯廳，這不過是馮氏的行署罷了。裏面辦着一個高級軍官補習所，學員都是現任的團長和營長中挑選出來的，佔了新村西邊一帶的房子，此外基督教西北協會和牧師們，也佔了不少的房子，馮氏長子鴻國和他的業師王瑚，住在招待處靠北的小平房內，馮氏自己住在大講堂的南側室，西部是一個操場，建設着平台槓子天橋等物，是給高級軍官補習所的學員和新村的衛兵練習用的。這所述的一切，可說是我們當時跟着那傳令員，遊玩時所得的新村調查記。

新村中的各處遊覽遍了，那位傳令員領着我們去見馮治安。在十五年前，他是一個伙夫，可是現在却是西北邊防督辦署的衛隊旅旅長了。他因兼任着高級軍官補

習所的所長，所以也住在新村裏面的。當我們進去的時候，他含笑起立讓坐，眉目間隱露着精悍的氣概。傳令員傳達了馮氏的命令以後，他立刻命他的傳令兵，到旅館裏去給我們搬取行李，同時又給我們在新村內尋找住所。

我們住在五號小平屋中，共是三間房子，不過側室中尚有一位從他處來此的牧師住着。馮治安派了一個學兵，到我們這裏來服務，此外所有牀椅桌檯，也都次第設置就緒，在這樣瑣碎的敘述中，我們草創了這為時代而努力的鳥巢。

從建築這虛有其名的新村，而實際却是一所簽押房的事件中，來認識馮氏的生平，這完全是一致的。當他命令他的工兵，在張家口西部的山中；炸毀岩石來做造屋材料的時候，當他督率他的兵士，自己蓋造這新的房屋的時候，他心中本來沒有怎樣來試辦武者小路氏的新村的計算，而且進一步說，甚至沒有了解怎樣才是比較有意義的新村的誠意。當他將這部分的房屋，定名為新村的時候，所起的感想，和他的客室中，添置了一個贗鼎的宋窰花瓶的感想是一樣的；他生平除了自己以外，

沒有絕對信仰的人物，也沒有絕對信仰的思想，所以孔孟關岳曾胡耶蘇列甯甘地以及中山先生，雖然都可說佔據了他的整個信仰的一部，而中心的車軸，却是他自己，這也可說就是馮氏的偉大。本來從近代式城市的天津，到中世紀城市的西安的經濟背景中，這樣包羅古今的角色，是容易出現的，這就所謂是鞭策一切的英雄。所以武者小路氏，如果有興致到敵國來參觀唯一的新村，以資參考的時候，當他看到大門口衛兵明晃晃的大刀的一剎那間，他一定會覺得自己的渺小，而辟易百步的。

天地間有許多未來的事情，是不用占卜，而可以預先知道的。我們這次到張家口來，早晚是要和基督教牧師起一種鬥爭，這是很明白的事情，無論馮氏本身，或許有溶化基督教義和三民主義於一爐的感想，但是信仰的不可入性，將他所有的感想，是切實否認了。可是在當時，我們是遠來的客軍，而敵人方面，却有其歷史和組織的堅固陣地，在這種強弱分明的情勢之下，不但不允許取挑戰的攻勢，就是防

禦上的應付，稍有差池，也容易遭失敗的厄運的，關於這個問題，我們在北京時，已經有個相當的討論，對於基督教以取『置之不論，不反對，也不贊成，』的態度為原則；但是實際上真要取這種態度，是十分困難的事情。

第二天的上午，馮氏檢閱第七混成旅的隊伍，命一位副官來請我們參觀，地點就在新村西部的操場上。這次檢閱，並沒有舉行分列式。我們到場上的時候，他已在按名考驗士兵的學科，對我們微微領首。我們就站在他的旁邊，看他逐名考驗下去。他對士兵的態度，是嚴肅中帶着一種慈祥的顏色。當一個士兵，對於他所考驗的問題，完全不能答覆時，他就用很嚴厲的態度，斥責他的官長，而對於士兵，却祇溫言勸他用功；他這樣耐煩的考查，一直繼續到五六小時，我們的兩腿，已經覺得非常酸麻了，而他的精神，却更覺弈弈增長，我不覺暗自納罕。到了十二時半，檢閱完畢，他回頭對我們說：『你兩位看得怎麼樣？』在他沉着的聲浪中，隱隱顯出傲岸的意思。

下午三時左右，我和陶君正在整理案上的書籍，曾經在招待處見面的牧師徐香圃，忽然從容地走進門來，我們勉強地表示歡迎的態度，迎將上去。他微笑的面容，眉尖眼角，暴露出一種陰險的傲慢，在未就坐之前，突然對我們說：『請你兩位歸教罷！』這樣的一種急進的襲擊，真是出於我們意料之外的，當我正在搜索適當的答覆時，我的朋友陶君，却笑着回答說：『很好，基督教我們也是信仰的，不過我們對於教義，尙無研究，等到我們研究有相當了解時，就請徐先生介紹。』我們對於陶君這樣迅速而巧妙的防禦戰術，未免暗暗心折，那位牧師聽到這篇答詞，也祇好說：『也好，這裏有兩冊聖經，送給你兩位看。』我們裝出很歡迎的樣子，向他道謝，並且將那本書，拿在手裏，隨意翻閱着，表示急於求知的意思，一直到他回去，我們相對笑了一笑，不約而同的，將那本新舊約向書夾內一插，使牠消受永遠的清福。

我們吃飯，是在一個大飯廳中，和高級軍官補習所學員同吃，馮氏自己也按時

駕臨大嚼。座次並無一定，尋常我和馮氏馮治安總是同桌，每桌八人，但許多學員，因習慣迴避馮氏，所以我們這一桌，總是比較空些。有一次，馮治安因事留在衛隊旅旅部，吃飯號吹了，馮氏先已入座等候，學員們都迴避着擠在別桌上，使他宣告了獨立。我因後到，即就近門的桌上入座。忽然馮氏含笑向我說：「黃先生：他們都討嫌我，難道你也討嫌我嗎？來！這裏寬空着啊！」我這時也不覺失笑了，就離坐到馮氏坐的桌上去共食。

有一天我們的菜蔬有點不良的氣味，不滿意的聲浪，蚊聲似的起於座間，如果在普通學校裏，鬧飯廳這一幕的趣劇，是一定要開演了。馮氏似乎有所察覺，忽然含笑大聲說：「咳！這些饅頭，爲什麼做得這樣好，是我們伙夫做的嗎？」說着，看着學員，又看着馮治安，馮治安起立說：「是，」全廳的空氣，却歸於靜寂了。他又含笑向學員們說：「你們這裏，算誰吃得最多？我想T團長，你這麼高的架子，一定能吃得很多。」學員們聽了，都不禁笑着，看着T團長。T團長起立帶笑

而仍拘束地說：『我吃得不算多，W營長一氣能吃六個。』這樣，全廳都起了一陣笑聲，馮氏也汨汨地笑着說：『吃六個，其實也不算多，從前的時候，誰呀？一氣能吃十個，哈！哈！』大家也都跟着一笑，他接着把頭一低，一壁自言自語說：『真好饅頭！這樣好的饅頭！』就舉箸大嚼起來，學員們也都忘記了菜的氣味，杯盤狼籍，快樂地大吃而特吃了。我這時祇暗暗的佩服這個偉大的牧羊者。

是另一天，將吃飯的時候，我和陶君都在門口閒眺，忽然有一個學兵來說：『徐先生請兩位先生吃飯。』我當時想，徐牧師爲什麼要請我們吃飯呢？難道在吃飯時，又要勸我們歸教嗎？但是既然來請，是不能不去的。我對陶君說：『去罷！』陶君略略猶豫說：『去也好。』這樣，我們就跟着那學兵去赴席。在入座以後，忽然那徐牧師高聲說：『大家做個禱告。』同座的人，原來都是牧師，於是都合掌閉目的作起妖法來，我不覺微微的帶着窘狀了，陶君當然也和我一樣，我們祇好暫時把頭略低着，這是半投降的表示。事後，我們才知道這次聚餐的參與，乃是

意外的光榮；原來徐牧師是命學兵來請和我們同室居住的牧師的，我們卻張冠李戴地赴宴了；不過我們既然去了，在事實上他卻不但有不能下逐客令的苦衷，而且要虛偽地歡迎我們，這事直到現在想着，還要發笑。

光陰從虛空中過度着，匆匆地一週多了，可是我們工作的端緒，還是漂渺着，我們未免暗暗着急。可是革命的黨人，大約都能了解，任何運動，都是循序的漸進，而沒有飛躍的突進的。我和陶君商議的結果，決計寫一封信給馮氏，信稿是由我起草，措辭力求委婉，大意是說：『到此以後，謬蒙寵恩，不勝感激，然長日閒居，無事轉覺有所悒悒，願督辦有以教之！』這封信送去以後的第二天，我和陶君正在球場上擲籃球，忽然那位初到時領着我們遊覽新村的傳令員來說：『黃先生：督辦請你。』我連忙穿上衣服，跟他去。遠遠的看見馮氏站在大講堂門口，等待着，當我離他不遠的時候，他就一方走上前來，和我點首爲禮，一方慢慢向新村大門方面走去。我祇好跟着他走着。他一邊走一邊問我說：『住在這裏，覺得怎

樣？」我答說：「什麼都好，督辦對我們，未免太客氣些，不過閒着沒有事做，覺得有點難受。」他微笑地說：「都是自己一家人，我倒覺得並沒有客氣，那末事情怎樣進行呢？」我這時看看將近大門口了，逆料他是有事出去的，所以很簡約地說：「督辦事情很忙，我們事事來磋商請示，事實上是迂緩得很。我想俱樂部的辦法，督辦既然同意了，那末莫如我們回頭擬定一種大綱，呈給督辦批一批，對了，就立刻進行，如果不對，修改之後，再呈督辦，我想這樣辦法，或許便利一點。」他一壁點頭一壁說，「對，對，很好！那末我們就這樣辦罷。」這樣，我就興辭而退，目送這巨大的人影，隱沒在大門外面。

這天晚上，我和陶君開始這俱樂部設計的起草，辦法是照着俄國軍隊中俱樂部的組織和設備而加以斟酌的，第二天就繕成送去。約莫過了兩天，這分稿子就發回來，每句都加以墨點，這是表示他是逐句看過的，後面還批着一個「閱」字。當天晚我們就去見馮氏，在談話中，決定了幾件事情：一，以大講堂為俱樂部址，各種

球場，在新村內空地上，或操場上設置；二，一切購辦，由代理副官長薛雲峯負責。這樣我們的工作，可說是漸漸進於實際了；祇有一件事情使我們感覺不快的，就是馮氏當面介紹徐香圃來幫助我們籌備一切。這個情形，正和幾天以前徐香圃對於我們誤會赴宴一樣，不但不能拒絕，而且反要佯示歡迎。凡是一個人，當他沒有能力反對和他思想上的敵人共事時，其中的難堪，一定會和我們一樣的。

從這天起，徐香圃就和蒼蠅附着臭肉般的，黏住我們，我們厭惡他的心理，與時俱增。無論我們有時對他顯出鄙薄的態度，而他為着上帝來監視這兩個叛徒的責任，卻絲毫不肯放鬆；在旁人以為他這樣跬步不離的伴着我們，一定是對我們的工作，給與無限的便利，而實際上，他是阻礙我們的工作的。關於球類樂器玩具書籍等的採辦清單，我們在馮氏介紹他的一天，已經開具給他了，但是隔了好幾天，這一切的娛樂物品，依然毫無消息。我想我們的採辦清單，大約一定是和他送給我們們的聖經，在同一待遇中了？因此，不能不時常去催迫他。但是當我們去催迫的時

候，他總是說：『快了，就派人上北京去買，請不要着急，』說完了，照例面上呈着卑鄙的笑容，兩眼迷迷的擠着，餘笑停留在眼角的皺紋上，至於久久。有幾次我氣得簡直想力批其頰，但是使命不允許我有此舉動，我終於忍耐着。

過了兩天，有一位穿着武裝便服的中年人，來找我們，入門就自己介紹說，『我是高震龍。』我們對於他的大名，是早已知道的，因為他是西北軍的訓練總監。在就坐之後，他說明他是奉督辦的命令，來協助我們的，因為薛雲峯赴北京去的緣故。我們當時，是不便將徐香圃妨礙工作的情形說明的，祇好說：『關於購辦物品的清單，已經在徐牧師處，高先生命人去取也可以的。』他當即說：『徐先生着人去辦也好，我是軍人，有許多不大內行的地方。』我聽了這話，知道工作尚須有一停頓期間，因為徐牧師對於這事，當然是無誠意的，而我們在事實上，不能對他有任何指斥的表示，所以當時我們都沒有別話可說，他坐了一會，也興辭走了。

有一天，高震龍又到新村來談話，我和他就一同到大講堂去看看，因為這是我們未來的工作場所；提起這講堂，本來就是一個軍官們的禮拜堂，每到禮拜日，在張家口的駐軍，連長以上，或營長以上軍官，及其眷屬，差不多都要到這裏來做禮拜。我們常常聽到他們粗暴的讚美詩，響徹帝座，證明這是牧師所管領的天下。可是我們却正在圖謀篡奪這皇圖。我和高君看了講堂，又看了講堂的西邊側屋，我心中一邊默默的計劃着辦事室，閱書室，和娛樂室的佈置，一邊重新回入大講堂內，仰頭看到壁上掛着耶穌聖像，我不免有點發愁，我想在這個版圖內，是不許有其他信仰的象徵存在的；但是我們用什麼方法，能夠毫不客氣除去這個像片呢？如果因此而引起一種反感，在我們現在所有的力量，是不能應付的。當我想到這裏的時候，回頭忽見馮氏靜默地站在東邊側室，——即馮氏的客室，——的門前，我連忙鞠躬為禮，一邊和高君走將過去。他很和藹地問我說：「這幾天進行得怎麼樣？」我說：「祇要娛樂器具和書籍買來，就可很迅速就緒的。」他把頭點了一

點，轉問高君說：『去買了沒有？』高君很謹慎地回答說：『明天就派人到北涼去買。』他聽了這個答覆，盛怒立刻充滿在面上，『明天？你們前幾天，幹的什麼？這一點事情，都這樣拖延着，還能辦傍的事情麼！』他這樣大聲斥責高君，使高君不敢再則一聲，祇是立正着，臉上青紅雜陳。我看到如此怒目的金剛，行施雷霆之氣，也不免暗暗的有所震慄。這樣緊張沉寂的空氣，大約持續到一二分鐘，他有意無意的，對我點一點頭，就緩步走入客室間壁的休息室去。我這時，看見高君卻如初釋放的囚人一樣，所謂如釋重負，祇是面上隱約呈現着微量的慚色。

從高震龍碰了釘子以後，於是乎徐香圃不再來阻止我們的工作，而且當夜，就有人上北京去採辦各種物品，他們反客為主，工作比我們更努力，更提起精神了。不久，清單上的字跡，都變成現實的物品。

在布置這大講堂時，把許多標語和政治畫，張貼或懸掛在牆上，但是這耶穌聖像，去留的難題，又到眼前了。後來我想了一個滑稽的辦法，第一天，將中山先生

的遺像，掛在耶穌的對面，其餘適於懸像的地方，都用旁的標語或畫片佔領着。第二天，向高君索取馮氏的像片，假意的在講堂中尋取懸掛適當的位置，最後在衆人面前，決定和中山先生遺像相對懸掛，於是乎取下耶穌聖像，以馮氏的像片取而代之。同時我和陶君在互相交談的語意中，表示明天，尋覓懸掛耶穌聖像的適當地位的意思；這時旁人當然沒有會懷疑我們，是玩着圈套的，因為用馮氏來抵抗耶穌，就是牧師們，也不敢非難的。這樣國民黨就在形式上，佔領了新村的中心，這一架耶穌聖像，從此在辦事室裏，靜悄悄的臥在地上，享受清福，朝朝暮暮，陪伴着我們辦公。

徐牧師雖然依舊蒼蠅附臭肉般的，黏着我們，但是現在我們已經不是當初那樣怯弱了；因為我們已經有了小小的自己園地。而且在這園地的奪取史中，他已經掛着失敗的頭銜了。凡是一個革命者，在自己營棚的門前，除了如何擊破敵人以外，是沒有其他考慮的，所以我們決計先在這裏，預備和牧師們開始排哨接觸。

開始宣傳的部隊，是衛隊旅，每天有一營人，到俱樂部裏來，我們先給他們講演二三十分鐘的三民主義，然後由他們自由娛樂，各種球類，各種玩具樂器，各就所好去玩；該旅共兵六營，每週剛好輪流一次。我和陶君，也是輪流工作，譬如我講演時，他來監場，他講演時，我去監場；同時注意官兵對於講演時，所起的反應，以及官兵中的優秀分子，我們這樣地戰戰兢兢地進行工作。

朝暉在紗窗上，晨氣襲人，我和陶君，都在看書，徐牧師匆匆的跑來，上帝所賦給他的陰險笑容，全部攤在臉上。我們照例勉強地讓坐，他開始說：「你們二位，以爲俱樂部的圖記，應該怎樣刻法？我的意思，最好是刻『基督教西北協會俱樂部，』你兩位的意思怎樣？」他說完了，照例將笑容停留在眼角的皺紋上，至於久久，靜待我們的答覆。我這時，對他這種襲擊，倒並不感覺窮於應付，就笑了一笑說：「很好，就這樣刻罷。」因爲這是我們現時的戰術，這個戰術，是以表面無抵抗，實際進攻爲原則。然而牧師們不能看穿我們所藏的玄機的，他們反以爲我們

是在他們的掌握之中了。在當時，徐牧師得到這個圓滿答覆之後，就愉快地談了一會，在告辭的時候，還回頭重複着說：『那末就這樣刻罷，那末就這樣刻罷。』

我們這時，就決計將刻圖記的事情，延宕着，因為事實上，我們已是俱樂部的指揮者，現在並不十分需要圖記，但是如果真要照徐牧師所定的，文曰『基督教西北協會俱樂部』去刻一個圖記，那末不啻我們把指揮鞭，雙手捧給徐香圃了。我們當時所以不明白拒絕的理由，就是要避免明爭，因為在當時的環境，暗鬥都是感覺困難的，何況明爭；我們祇有依賴技術性的應付，一步一步的前進，所以這完全是一個力的問題。

晚上，是一個黑夜，門外的宇宙，一切為黑暗所消滅，陶君在燈下看書，我寫着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的講義，室內祇有燈光和靜寂盤踞着。我無意中回頭忽見一個高大的影子，站在門口，不待細認，就知道是馮氏，不知不覺地帶着驚奇的神情，攔筆起立。他見我起立，就從容地說：『還沒有睡覺嗎？』說着就緩緩地進

來，陶君也急忙含笑起立。他走到我的案前，問我說：「寫着什麼？」我說：「寫着國恥史。」他把參考書隨手翻了一翻，說：「光是日本文的參考書嗎？」意思似以爲光是日本文的參考書，是對於中日問題，難明真相的。我說：「因爲旁的參考書，也不容易找，關於中日問題，是不取他們書內的材料。」他點了點頭，就走到陶君案前，陶君就讓他坐，他坐了之後，翻閱了一會案上的書籍，我們都靜立在案前。我忽然想着朝上的事情，就問他說：「督辦看得這個俱樂部的圖記，應該怎樣刻法？」他和藹地說：「你兩位想想，怎樣刻法？」陶君說：「國民軍俱樂部，好不好？」他立刻很高興地說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我這時未免心中暗喜，我想徐香圃又該掉盔丟甲了；在馮氏出去之後，我笑對陶君說：「好在沒有開秘密會議。」

翌日早晨，徐牧師又來，我假做不願意的神情對他說：「昨夜督辦來，說是這俱樂部，定名爲國民軍俱樂部，其實名義方面，還不如西北協會俱樂部來得響亮，

不過督辦既然如此說，真是沒有辦法！」同時陶君也表示很惋惜這名義的意思。但是徐牧師却很興奮地，說：「國民軍俱樂部也很好。」我知道他們對於馮氏的意志，是同教律一樣看待的；所以在時代的潮流中浪花飛濺着馮氏的衣襟，催促他前進的時候，他們是沒有法子去轉移馮氏的趨向的，因此可以看出，在過去我們對於耶穌教在西北軍中的勢力，未免多少過分的估量着。

娛樂室內，有一個留聲機，牠是比任何樂器也偏勞着，高級軍官補習所的學員們，每一下課，就去唱留聲機，尤其是蘇武牧羊中罵毛延壽的一片，他們幾乎百讀不厭。我在起居室內，每天耳鼓裏總是震蕩着：「……你賣國的好臣……罵奸賊罵得我，……」周而復始地重複着，重複的罵着，好罵真是中國的國粹，或者就是東方文明亦未可知。

但是毛延壽終究未免近於冤枉，給王嬙寫了一張小照，未必一定是王嬙出塞的原因，因為在和親政策之下，公主尙且難免出塞，何況一個宮嬪，而好事者偏偏平

空拉出蘇武來罵他一頓，把罪名完全加在一個畫師身上，這樣罵了不夠，還要用二十世紀的新式機器來罵；機器罵人是永無疲勞之患的，所以科學的發達不但要影響活人，連死人都要受影響。

徐牧師真是不了解人類有厭惡心的存在的，他黏住我們，當我們在辦事室內辦公的時候，他總是坐在案前的椅子上，提出他爲上帝而提出的建議。我們雖然用表面無抵抗的戰術去應付他，但是厭惡的心理仍是與日俱增。有一次他要將幾大箱的聖書都移到圖書室內來，我們假做很歡迎的樣子，對他說：『立刻派人去搬取，不過現在圖書室內，沒有陳設的地方，等我們慢慢設法騰出地方來好了。』他當時也沒有話說，我們仍是用拖延的方法對付他，但是他依舊時時刻刻到辦事室來，表明他也是辦事室中的一員。

革命的理論，當然不是天堂地獄之說，來安慰人類，去投降現狀，而在激起人類的勇氣，並指出其出路，去與現狀奮鬥。所以我們的排斥徐牧師，乃是使命所決

定，並非徧狹的心理表現；爲信仰的不並存性，我們決計設法驅逐他滾出辦事室去。在我和陶君商議的結果，將所有辦事室內的椅子，除了我們自己所坐的兩把以外，其餘一概搬到起居室內去。第二天朝上，他照例到辦事室來，我們都向他讓坐，但是口裏說着：請坐，請坐，而臀部却依然不離椅子。他祇好說：『不要客氣，不要客氣，』似乎很難堪的站在案旁，可是笑容却仍舊停留在眼角的皺紋上。我帶笑說：『等我們這點公事辦完，我們再來談天。』他說：『好，好，辦公時，不要客氣。』其實我們兩人都是編着講義，那裏是辦什麼公。他站了一會，覺得乏味，就喪氣的去了；我們這樣地寵遇他，一天兩天的繼續演着這齣滑稽戲，到了後來，他竟是漸漸地絕跡不來了。

漸漸地認識了馮氏的長子鴻國，他歡喜下圍棋，我和他的技藝，本來不相上下，程度都是一般幼稚。有一天，他拿了棋子邀我到他的住室內去對局，我也祇好答應他。當我們走到他室門前的時候，在他這裏服務的幼年兵，正站在門前。他問

幼年兵說：「老頭兒——指王瑚——出去沒有？」幼年兵說：「在家。」他就箭一般似的穿過王瑚住室的門前，鑽進自己房內。我跟着也走過王瑚的室門，見一個老頭兒正躺着看書。這時正是下午四點左右，當我進了他室內的時候，忽見他正在放下青布的窗簾，我未免有點驚奇，他接着叫幼年兵點上油燈，於是我才了解他這種動作，是爲畏懼馮氏而預備的防禦工作，心中未免有些不安，但既已來了，也祇好布局對下起來。誰知一局未終，忽然那幼年兵匆匆進來說：「督辦來了。」我這時見鴻國面上，陡現十分驚惶的神色，檮杌不安地注視棋枰，幾乎忘了下子。他實在是再沒勇氣對局了，然而還是爲不願暴露弱點，而支撐着。我當時很高明地說：「督辦來了，我們算了吧。因爲天下的父母，對於兒子下棋，總不歡迎的，下次要下，還是請到我那邊去。」他聽了我的話，立刻說：「好，好，」很匆遽的收了棋子，往床下一塞，我趁此也興辭出來了。

我曾經對朋友說過一句話：「如果投胎給馮玉祥做兒子，莫如到南非洲去投胎

做黑奴。」其實此語並非十分過分之談。我聽說有一次馮氏給鴻國一張火車的三等免票，教他去南苑，在車站上，頭等車內，有許多高級軍官，見了鴻國就招呼他上車。那知車尙未開，馮氏已命人將鴻國喚回去，憤怒地說：「難道你就不能坐三等車嗎？」說着，舉起木棍兩三下，就將鴻國打得昏暈過去。還有一次，是因在讀書時間去打球，給馮氏看見，痛打了一頓，因傷臥了兩禮拜。當他責打鴻國的時候，參謀副官不敢進一言，祇有馮夫人李德全，輕輕一語，可以雷收雲霧；所以戚繼光的故事，是很容易令人追憶的。鴻國在這種動輒得咎的雷霆嚴威之下長育着，所以他的神經，在言動上，已經有異於常人的徵候。

這幾天，曾經攝行大總統職務過的黃膺白，也來住在新村裏，他這次來張別的成绩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却製造了一個笑話。原來一天清晨，他去出恭，新村的廁所，是在東側門外，官長廁所的旁邊，有督辦廁所，乃是馮氏的專物品。黃氏自以為他所有的履歷，是配向督辦廁所出恭的，誰知當黃氏正在中途最關緊要的時候，

一個衛兵因爲當初沒有注意，這時聽到黃氏逼氣用力的聲音，就進去一把將黃氏拉出，喝着說：「糊塗！誰教你在這裏拉矢？」黃氏掇着袴子，匆急地說：「我是黃膺白。」衛兵放手向他胸部一推，說：「管你黃膺白，黑膺白，反正這裏不許你拉矢。」黃氏這時，祇好無理論的到官長廁所去完成他的未完工作，我想這時黃氏的窮狀，一定比濟南慘案發生時，還要沒有辦法，因爲濟南慘案發生時，「幸虧部長日語流利，始將日兵說退，」而當這廁所趣聞發生時，流利的日語却無濟於事了。這事當時在新村宣傳，做了幾天的談助。

在有紀律的軍隊中，公開宣傳的效力，是比較容易表現的。我們在這短時期中，因努力的結果，已經逐漸引起軍官們對於三民主義的注意了，從北京帶來的兩百本三民主義，差不多都被軍官們索取盡了。高級軍官補習所的學員，常常來和我們談話，一般對於三民主義信仰的水平線，也日見提高，當然這不能單純說是我們工作的力的表現，這是五卅慘案所激起的時代怒潮的波及，同時也是馮氏的態度漸

進於顯明的結果。這種可喜的進展，我們忙碌着，有時竟至無暇吃飯。

有一天我和陶君因在俱樂部工作，沒到大飯廳去吃飯，忽然馮氏走到我們面前，問我們說：『兩位吃過飯沒有？』我們說：『緩一點吃也沒有什麼。』他說：『我們一塊吃吧，我也沒有吃過。』回頭吩咐傳令兵，備飯。這天我們在馮休息室內所享受的盛饌，爲我生平與馮氏同餐最精美的一席，每人一碟羊肉，一碟燒洋署，一碗紅燒牛肉。一碗蛋湯，同桌的是唐悅良，他是馮氏的連襟兄弟，這時任邊防督辦署外交處長。他對於此種盛饌，或者尙覺難稱精美，但是他如果能夠一年以後，到西安去，再來領受馮氏的盛宴，那末他一定會回憶這天所享受的佳肴，是等於天廚精品的。

過了幾天徐季龍孫科邵元冲陳友仁孔祥熙諸先生都到新村來見馮氏，內中除徐先生和馮氏是舊交，常常往來張家口北京外，其餘都是初來的勞燕。我想，在普通觀念上，這幾人中，最少也須請一位來俱樂部，給官兵講演一次，理由是因爲他們

都是所謂黨中的要人，這是表明黨的關係的密切的。從遺產制度的觀念爲出發點，
我決定請孫哲生先生講演，於是去見徐季龍先生，請他代約時間，因爲我不知道孫
邵等的住處。後來約定是第二天上午九句鐘，我於是通知馮治安，他也很歡迎。第
二天，孫氏來了，聽講者是衛隊旅全體官佐。我致了介紹詞以後，預備靜聽宏論，
但是這天孫氏所講的，祇是報告國民政府組織法，和沙基慘案的情形，沒有插入一
句革命的理論，未免有點失望。過了幾天，孫氏到太原去，其餘的也都走了，祇有
徐氏留在新村。

在一個黑夜的黃昏中，萬籟入睡眠狀態，宇宙正如吳稚暉所說祇有『黑漆一
團』，忽然馮氏的傳令員，提着風雨燈來喚我們，說：『督辦請你兩位。』我們立
刻跟着他去見馮氏，就坐以後，相視着都不發言，好像大家互讓着先發言的權利似
的。最後，我覺得這樣靜寂，是教人侷促不甯的。我於是首先發問說：『督辦看到
精衛先生所著的國際問題草案那小冊子沒有？』他隨手拿了桌子上攤着的一本書，

將書面示給我看，一邊說：『是這冊嗎？正看着，快看完了。你兩位看過甘地小傳沒有？』我說：『是的，就是這冊甘地小傳，前幾天鴻國送了我一本，已經看完了。』他接着問：『甘地主義怎樣？』這樣深深地注意帶着宗教色彩的甘地主義，這是他從民族運動的出發點上，尋找着宗教和革命的一致性，同時也是探索我們對於宗教的真實態度的按問。在我們是一個三民主義的革命者，事實上既不許可明白反對宗教，來否認這聖雄的偉大，同時又不能承認甘地主義，有在中國可以採取的理由，所以這樣突然的質問，是近乎難於答覆的。我當時想了一想，就回答說：『甘地主義，在印度的價值，是和三民主義在中國一樣的，印度有印度的歷史和現狀，他們的政權，已經完全被英帝國主義剝奪了，所以不合作主義，是無辦法中的辦法。至於中國，雖然經濟上已淪於次殖民地的地位，但是名義上，終究還是一個獨立國家，僅僅一種不合作的運動，是無意義的，必須進一步有積極的革命行動。』我用這段策略的不合邏輯的話，暗地和他針鋒相對，將甘地主義推出中國

去，他倒也沒有什麼不滿意的表示，可是空氣却又歸於靜寂了。因為我們對於馮氏，非必要是不願多說話的，理由是恐怕出言不慎，引起反感。等了一會，他突然莊容對我們說：「當初我本來想請幾位同志，幫助我到軍隊中來宣傳三民主義，因為官兵不懂主義，是不能革命的；但是我怕着，恐怕青年人祇憑一腔熱血，不管軍隊中的組織和習慣，引起許多糾紛，現在我想再請幾位同志來幫忙，你兩位斟酌，再請幾位呢？」我們同聲說：「最好督辦決定。」他說：「再來八位同志幫忙，好不好？」我們說：「很好！」於是他立刻就寫信給徐季龍，並命一位副官，攜信乘當夜十一時的火車，到北京去。因為這時徐季龍也已經到北京去了，馮寫信給他，是教他物色工作的同志的。馮氏辦事的迅速決斷，日常如此，所以在西北軍辦事，是比較痛快，因為沒有普通官僚堆積公事的惡習的。當傳令員攜信出室的時候，已經下午十一時了，我們覺得時間已晚，即起立辭出，在他送我們到門口，我們回身鞠躬告別時，我才看到他兩足光着，沒有穿上鞋襪。

過了幾天，北京方面的同志，陸續都來張家口老友濂卿，也是其中之一，徐氏也仍回新村。我們的旗鼓大張，威脅着近旁的牧師，在新村中，一切人們的案上，除牧師以外，三民主義講演錄，都攤在着，而聖經却靜默地站在書夾裏發怔。在革命的過程中，某地某時，偶然呈現令人興奮的現象，本來並不必過於樂觀，歷史的定命，每每可使這種現象，歸於風流雲散；但是勞動者對於其作物欣欣向榮的時候，無論將來天災會如何襲來，是不能為這種預測，而影響其當時欣喜的情感。

晨光佔領了新村，朝露默默無言地逗留在階前的綠草上，我獨自在門前領略着媚人的晨景，遠望徐牧師門前，靜悄悄祇有夾竹桃獨自紅着，而娛樂室裏，蘇武又在開早班，憤氣滿胸地大罵毛延壽是賣國的好臣，我想畫美人圖給外國王的，倒沒有什麼可罵，畫地圖給外國人的，則不但應罵，直是可殺。因為美人是不能受國家境界拘束的，他並不是國家的財富，要用保護制的關稅來保護，以免漏卮外溢的，

所以送王嬙出塞，不能說是一種罪惡，祇有將她禁閉在深宮裏，才是一種罪惡。

我這裏無聊地正在心裏替毛延壽抱着不平的時候，忽然一個傳令兵，到我面前說：『馮旅長請黃先生，』我就點了一點頭，跟着他去，當我進入室內的時候，馮治安和一位有名的牧師陳崇桂，都起立讓坐。我一壁答禮，一壁瞥見桌上擺着一張俱樂部的时间表，在道德講話下面，寫着『馬伯援先生』五字，我立刻假裝着沒有看見的樣子，就問馮治安說：『旅長有什麼緊要事情？』他說：『沒有什麼，就是一張時間表……』我急忙接着說：『那末等會就來，因為剛才正有點要事，差一點就辦好了，辦好我再來。』他說：『這樣也好，我們等一會再談。』我點了點頭，就回來，將此事告訴陶君。原來陳崇桂在國民軍中，算是最有權威的牧師，他曾經遊歷過二十餘國，行動也不似其他牧師這樣討厭。可是我看見了這張時間表，就知道他到馮治安這裏去，是為介紹馬伯援在俱樂部講道而去的。馬伯援本是日本東京中國人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，從前在東京的時候，也曾見過面，其人向天開炮的技

術，可說臻於上乘，今天眼見要在三民主義的宣傳機關裏來散佈福音，我的不能承認，乃是當然的本分的態度。可是我當時礙着陳崇桂，而且我了解，這是他們有計算的進攻，所以托故走了。其實領略晨景，那能說是要事，這明明是我在上帝的面前說謊罷了。

從玻璃窗中瞭望着，一直到陳崇桂帶着勝利的神情，從窗前走過，回到他的寓所去，我於是出室去找馮治安，在握手之後，他就拿了那張時間表給我看。我一看之下，故意現出驚詫的神氣說：「哎！這事怎麼辦呢？時間衝突了。我這幾個禮拜，是已經約定季龍先生講演，而且他已經答應了。」我說着，一壁看着他，做出一種很爲難的表情，他聽完了我的話，也似乎帶着驚奇的情感，很興奮地說：「哦！季龍先生講演嗎？那是最好沒有。」我恐怕他說出對於陳崇桂方面難以爲情的話來，就立刻接着說：「馬先生的道德學問，我們是很佩服的，以後季龍先生缺席的時候，我們親自去請他講演好了。」他說：「這樣很好。」於是我就興辭了。

出來，勝利的喜情，在微笑的眉眼間蕩漾着。

用徐氏來抵抗馬伯援，就兩人在西北軍中地位和信仰上的比較看來，不言而喻，祇好請馬先生退避三舍。然而事實上，我並沒有約定徐氏作任何講演，所謂約定講演云云，不過是我對付牧師們救急的向壁虛造的誑語；這種爲革命的利益而玩弄的魔術，每每使我對於自己的行爲，發生厭惡的心理。無論此種行爲的動機，是否以自私自利心爲出發點，然而虛偽的韜略，要是支配了行動的全部，我們試去設想，是如何陰險的小人。但是以鐵牛的態度去做革命運動，事理上又是不許可的，所以我爲勝利計算，有時仍舊用說謊去應付敵人。

誑語既然發揮了他的效力，我祇好將假作真，就立刻去見徐氏。他住在招待處的西側室，離我們住室不過一箭之遙，當我入室的時候，他剛才在起來，要形容徐氏的尊容，本來最恰當的是：『一副骷髏，包上一張皮，』的一句話，這時因爲他還沒有洗臉，更顯得瘦癯可畏。我坐在他臨窗的椅子上，一直等他洗澆了臉，我才

說：『我是來請徐先生在這幾個禮拜裏，每天在俱樂部講演三民主義的。』他戴上眼鏡，對我看了看，微微地皺眉說：『時間是個問題。』我笑着說：『另有一種原因，這幾個禮拜的講演，請勿推辭。這是個人信仰的關係，反正徐先生有要事缺席的時候，我們當然是會代講的。』他聽到我另有一種原因的一句話，似乎表示驚奇的模樣，但也並不加以追問，就答應說：『也好，不過講演稿是要你們擔任的。』我就答應了出來。

自從這次把戲以後，牧師們就不再行試驗他們對於俱樂部侵佔的計劃，在新村中，我們和上帝的鬥爭，暫時告一段落。

有一天清晨，忽然聽到馮氏邀請李協和在上午九時，假俱樂部給張家口全體軍官講演的消息。爲黨誼和崇仰他過去的戰跡，使我們聽到這個消息，不知不覺地很高興，他這時本來是馮氏所聘的高等顧問，住在馮氏所辦的小圖書館內，可是我們直到現在，還沒和他見過面。

鉛印的演講稿子，拿在各位軍官的手裏，革命偉人之一的李氏，從容地在演台上講演着，右手時時抹拭着菱角般的短鬚，大約是恐怕生鏽而磨擦着。我聳着兩眉，聽着，所起的情感，祇有失望和太息；然而這終究是偉人的理論，在新聞記者，普通是稱做『名人講演』的，就中最精彩的一段，是他目光如炬地說：『……不但英國日本是帝國主義，就是法國美國也是帝國主義，不但法國美國是帝國主義，就是中國也是帝國主義。』這一段名論，是用蠟筆的藝術發揮出來的，當我聽到最後一句，就是『中國也是帝國主義』的時候，我不禁驚奇到兩眼突出爲止。我不想到次殖民地的中國，竟一躍而會變成帝國主義。然而這終究是革命要人的理論，中國的革命要人，是最能發揮和這種同樣價值的名言的！

我在這裏追述我的朋友陶君，他是一個大學生，同時也是一個冰雪聰明的青年，但是他的脾氣，非常高傲，偏偏我在那時也是個性很強自以爲是的青年，在這種情形中，常常爲討論一個問題，意見上不一致的時候，兩人各執己見，而至發生

衝突，甚至兩三天不交一語。但是我們都不因此放棄工作，而且在旁人面前，從不露出破綻，我們知道，我們都不是爲自己而工作而努力着，不過幾時，仍舊言歸於好。

後來，我們都不約而同的高明起來，我對他的意見不以爲然的時候，就默默無一語，冷冷然地走了開去；同時，他對於我的意見不以爲然的時候，也是用這樣的形式來表示反對的意志。不過停了一會，我們再討論傍的問題的時候，兩人都都不爲這種芥蒂，影響到另一問題的意見上去。後來北京方面的工作同志，繼續的來了，我和陶君感情上的隔膜，似乎逐漸消融，我對他是因爲從工作上比較起來，覺得他比任何其他同志努力些，因此未免有所心折，所以我和他對於討論一個問題，有時雖然和他意見略有出入，我對他總是表示同情的態度，放棄自己一部的意見，以求解決。至於他，似乎也是抱着這種心理，不過我不敢加以斷語。

禮拜日，我和七位同志同去遊賜兒山，賜兒山算是張家口唯一的風景，秋曦剛

上樹梢，晨風微起，挾着新涼，侵入客子衣袖。我們過了一座跨河的大橋，就到萬全縣治。提起了這跨河的大橋，就聯想到曾經演過的一幕血花亂飛的慘劇。原來在民國十三年的時候，察哈爾都統張錫元，因尅扣兵餉，弄得兵士鳩形鵠面，幾乎不能求活，於是引起部下官兵叛變，叛兵約有二團，搶掠了張口全市，後來張錫元滾去，張之江到來，用計將叛兵驅上火車，假說開往他處改編，在火車開出市外的時候，即停車包圍繳槍，將所有官兵，都在這座跨河的大橋上，一一斬頭，殘酷而不習於行刑的兵士，祇將大刀對着叛兵的項頸，一刀砍去，不管絕命與否，就一脚將叛兵踢下橋去，於是這六百餘人的叛兵行列，都在這橋上『一刀，一脚，然後下橋，』的刻版命運中，離開了這慘酷的世界，拋棄了這鳩形鵠面的軀殼，讓橋下的流水，滔滔地泛着紅浪，向東南奔馳。這是張之江爲軍紀和秩序所立下的偉大功績，同時，却爲人間製造了不少的孤兒寡婦！

當我們結隊走過跨河大橋時，河水靜寂無語地奔流着，似乎已經洗淨了這慘劇

的痕跡；所謂痕跡，在橋下去找尋，雖已消滅，而在人們的印象中，却仍然深深留着。張家口的商人，雖然身受劫搶，却出人意外，轉爲叛兵們鳴屈。他們多說：『叛變是軍官們所逼成，兵士在平時都是很守軍紀的。』

渡過了亂石的河灘，賜兒山已在望中，葱鬱的叢林，透出一片秋意，在曠漠寥寂的塞外，大自然所呈現的色相，祇有冷酷而莊嚴的鐵面，迴避了一切春的風光，然而這賜兒山的一角風色，却給與我以回憶江南的情懷。

有一帶紅牆，從秋樹中隱約呈露出來，這是賜兒山的寺院，我們都勇敢而興奮地絡繹登山，曲折的山徑，穿着叢林而過，日影靜寂地篩在地上，我們入了這醉人的『詩的境界。』進了寺門，就走過一個石洞，洞內的流泉，潺湲地自鳴着，院落中設着許多茶座，假山上的月季花，新紅初放，我們都在石凳上休息，拭去殘汗，三兩閒談着。

寺院的後樓，巋然高峙，登樓可以縱眺張家口全景，我們於是羣議登樓遠矚。

但是我們走到登樓所必經的角門時，却起了『此路不通』的感慨。角門是深深關着，門前樹影，靜寂地臥在地上，微風輕送涼意。我舉手推門，知道裏面是閉着，寺僧在院內大聲告訴我們說：『先生們！勿要進去，裏面有洋先生住着。』當我們聽到這話時，我立刻回憶上海法國公園『華人與犬，不准入內，』的恥辱，不禁勃然地憤怒起來。我回頭對幾位同志說：『我們偏要進去。』有一位同志錢君，就瞪眼說：『什麼東西！洋先生。』就氣呼呼的上來，用拳捶門，其餘的同志，也都鼓噪着助陣。不多幾時，裏面一個中國人的聲音，隔着門問我們說：『你們什麼事？這裏是外國人的住所。』口氣是和上海的巡捕相彷彿，這不言而喻是一個西崽，我們都很氣憤地說：『快開門！』後面幾位同志，還怒罵起來。他聽到人多勢壯，就說：『我去請洋先生自己來和你們說。』錢君說：『你去就去，教他快滾過來！』等了一回，裏面有外國派的中國話，從門縫中傳出來，『我住這裏，是張都統介紹的，請你們不要進來！』陶君說：『張都統教你住這裏，不是將這塊土地賣給你，』

這是風景的地方，你爲什麼關門？」我接着說：『請你自己開門，比較方便，不然，我們就打進來。』有幾位同志，隨即用腳對門踢了幾下，接着門就果然開了，一位法國的洋大人，站在一側，臉上顯示出沒可奈何的怒意，但是不則一聲。我們就勝利地直登樓上，故意留連至於久久，等我們下樓出了角門的時候，那個西崽跟出來，想把門再行關上，但我們是很嚴厲地警告他，不准再關，無論何時，祇要看到你們把門關着，我們就碰碎這角門。西崽忽然赧顏地說：『先生們！你們今天做的事，我心裏也覺痛快，可是我也是不得已，都是爲這碗飯，沒法子把這個人賣給外國人！』我們聽了這話，都覺得有些感慨，忽然看到大門口一位肥碩而有微鬚的人，喘吁地進來，爲山路的崎嶇，額角涔涔流汗，我們一看，却是李守常先生，就都上去招呼，後面跟着來的是王法勤和丁維汾兩先生。他們笑問我們，爲何喧鬧着，陶君就把剛才的事，約略說了。李氏說：『不要和他們鬧罷！這是一個總的政
治問題。』我們都笑了一笑，就把這小小的外交問題擱置了。

在日色漸西的光景中，我們跟着李王丁三氏下山歸來，從王氏談話中，知道于右任吳稚暉張繼等也已到了張家口，這許多黨內所視為領袖，及北方革命運動實際的指揮者，聯袂而集中於張家口，很明瞭地可以預知時局將有新的發展了；但是這次會議的內幕，直到現在，我們還是一無所知，歷史中本來有無盡藏的秘礦，人類是無法開掘的，除是局中人尙未變成歷史的人物而自願宣布時。

過了不久，喧傳民報英文主筆陳友仁被奉軍逮捕的消息。民報是西北軍在北京的關機報，分中文英文兩部，在中文部擔任編輯的，大約都是國民黨的青年黨員。這次事變的發生，其原因是爲五卅慘案發生以後，全國民衆，非常激昂，尤其是上海的民衆，浴着這時代的血，站在民族運動的最前火線。而目前革命的要人張委員學良，在當時是和毛延壽一樣，被人牙根咬恨，罵做賣國的好賊的。當他的正印先鋒邢士廉，壓迫上海革命民衆的消息，傳到北京的時候，民報社中文部許多青年記者，都氣得兩眼發直。第二天，報紙上就發載着『張作霖病死』的新聞，這樣滑

稽而咀咒的洩憤手段，自然引起北京駐在的奉軍干涉。第三天，就有二十多名奉軍，包圍了民報館，要施行搜捕，民報社的編輯，就急忙打電話給駐在旃檀寺的國民軍。這時在北京的勢力，國民軍比奉軍自然大些，不一會，來了四十多名國民軍，執着明晃晃的大刀，將二十幾名奉軍，壓迫得曳兵而走。但是奉軍對於民報社的報復，並不因此放鬆，於是在私邸裏，將陳氏捕送天津。陳氏對於民報中文部本來不負責任，但陳氏在社會上的名聲，使陳氏反至首當其衝，而蒙其禍，所以名聲有時真累人不淺的。

這事發生以後，馮氏躊躇不知所可，因為咀咒一個人，至於說他死，而且被咀咒的人，又是以萬歲自命奉天承運的孤王，這個交涉當然是難辦的，何況金蘭之盟，口血未乾的義兄，正在勃然大怒的時候，去辦交涉，無非多碰上一個釘頭。以馮氏素來以扭扭捏捏為政治態度的人，在這時，其一種猶豫和躊躇的情意，當然可想而知的。後來聽說徐季龍因馮氏對於奉軍沒有表示，而陳氏的生命，時時在業

已槍殺』的傳說中，於是痛責馮氏，不應對奉軍如此表示怯弱。馮氏沒奈何，才勉強派人去交涉，不久，陳氏釋放；但陳氏所釋放的原因，是否交涉的結果，我是模糊着。歷史所演放的幻化的焰火，在我的記憶中，許多都是模糊着的，由模糊而更進一步，便是忘却，但是忘却終於不肯忘却，有時還依稀恍惚的去追憶着，所以追憶終於成爲人類的深癖。

晨光稀微，我清夢正酣，雖然不至於見着周公，却忽然爲呼我的聲浪所驚醒，張目一看，却是衛隊旅第一團團長張自忠，站在牀前。我急忙起身延坐，一邊問：「團長有什麼事嗎？」他說：「督辦請黃先生，再另找一位同志，跟劉師長一同到甘肅去。」我陡聞此語，知道我生命的歷程，又向新的方面展開了。凡人在新的歷程的前面，是不經意地要發生猶夷的心理的，但是這祇是一剎那間的心境，在一轉念間，這種猶夷，立刻爲好奇心所消滅。我幻想一片瀚海沙漠，曠漠的自然，展開在我馬蹄前面，夕陽反照在古戍的殘壘，一幅秋深的晚景，朝日初臨河套，涼露默

默地濕着岸草，一颯秋意襲人的曉色，一切一切，將都要變成我生活的背景。我興奮着，流露出睥睨一切的情意。

我跟着張自忠去見劉郁芬，短小的身材，略俱精悍的氣概，微微的笑容，給與我以謙和的感想。他說：他今天就要西去包頭，而我和我的伴侶錢君，可和梁團長冠英同去。我於是辭出，去找梁團長，他這時本在高級軍官補習所肄業，任務使他不能畢其所業，因為他是劉氏部下第八團的團長，在見面後，我們就去新村後面草屋中，辭別馮氏。見面本無何話可說，他祇諄囑梁君，路上一切，處處給予我們以幫助。在晚間八時，張家口車站，汽笛一聲，響過天空，我從這汽笛聲中，被煤和水所起的作用，強逼着辭別了賜兒山的秋樹，和新村的晨景晚色，同時在月黑雲高中，翻開了這生命史新的一頁。

我本來想和濼卿同去甘肅的，但是這時候，他正病臥在醫院內，所以我祇好邀錢君同去。

人類當他的肺葉還在呼吸的時候，是證明他尙是佔領着宇宙。呱呱墮地以前，闔眼長逝以後，這生活的兩頭，都是空虛杳渺，祇有生活是僅有的現實。在這現實的生活中，從拿破崙到洋車夫，都有他獨到的享受和價值。一切人類，自沖積期以來，在宇宙中，沒有兩個生命的現實，能夠自始至終，完全相同，人們都是割取萬有的一瓣，以自成其命運，所以『扛轎小史』，也會自有其精采。

當我感觸到生活的兩頭，都是空虛杳渺時，使我不願再執筆而從事追憶，但是我終於續寫這浪跡生涯的另一頁了。

二千里曉風殘月

從車窗中回望張家口，祇有三五星火，錯落明滅，可以依稀認識，夜風淒厲，車向黑暗深處狂奔，宇宙祇有虛空，車外的一切，完全埋葬在迷莽的夜色中，車輪的單調而粗暴的聲浪，使人們感覺麻醉和不安。疲乏的旅客漸漸都入於睡眠的狀態，閉眼默坐着，隨車身的振撼而左右動搖，他們不論是強者和弱者，總之，都爲着自己的生命和生活而奔走，抱着各不相同的希望和目的，向那渺茫的『人生之路』匍匐前進，掙扎奮鬥。然而在這沉悶的黃昏裏，每人却都在他的生活史上著作這『平綏路之夜』的一頁。

夜色漸漸深了，車廂裏鼾聲四起，和車輪聲相調節，有時駛過小站，一聲汽笛，衝破了靜寂的寒夜，將旅客從各自獨有的夢境中，喚回現實的人間來；但是他

們略一張眼，又沉沉回到夢鄉去了，有幾個人口角還流出長涎，和檐漏樣的沾溼着衣襟。夜更深了，我爲着一種雜亂的思緒所激刺，精神非常興奮，默計此時全東方的所有弱小民族，都在呼呼酣睡之中了，而我還依然轉側不能成寐，我試盡種種通俗的催眠方法，但是結果往往仍歸無效，最後不知在什麼時候思緒漸漸模糊，由思緒模糊，更進一步而入於朦朧狀態。

天明，車外的一切，依舊是現實的宇宙，這是一個陰曇的天氣，彤雲密布在天上，遠山黯淡無色，火車在曠漠的大野中，瘋狂般的向西飛奔，在視線中，除了偶然有三五牛羊，躑躅着孤零地閒嚼枯草以外，我們沒有其他生物可見，羊角風捲起灰塵，和炊煙樣地旋上天空，大地完全爲沉悶所籠罩，一切和一切，祇是些引起人們感覺枯寂、頹喪、抑鬱、悲愴、的景象。在這裏，沒有詩人可引爲贊嘆的詩料，無論何人，走入了這個萬有屬於灰色的境界中，不會相信人間更有所謂『春之纏綿』的存在，地球是久遠已經喪失所有的熱力了。

過午，車到了歸化城，日光從雲隙中偷漏出來，恰似在獄吏嚴肅的鐵面上，微露笑容一樣，景象漸覺融和，旅客也都蕩漾着欣悅的情感。明妃的青塚，據說就在這城外；然而我不是憐香惜玉的才子，所以火車雖然在站上停留多時，我並沒有憑吊美人的雅趣，因為在歷史上，美人本來是屬於士大夫所有的玩物，而是到了美人變成一副骷髏之後，於是乎成爲才子詩集中香艷的題目了，所以青塚的價值，不過是供古今遊手好閒的浪人，做無病呻吟的詩題而已，我對於這種所謂古蹟，並不引起何種感慨。

同車西行的旅伴，除錢君以外，是梁團長冠英和營長高樹勛郭振忠，梁氏態度沉毅，從目光中透露出精悍的氣概，是一個令人肅然起敬的軍人，高君軀幹健壯，一切動作，也都足表示他曾經受過深長的訓練，惟有郭君，他所有的狀貌行爲，備具了天地間弱者所有的條件。當我們在車中閒談時，他總是默坐在行軍牀上，採取旁觀者應取的緘默態度，僅僅在聽到他感覺興趣時，微微地一笑，表示他不是一塊

石頭而已。

汽笛一聲狂吼，火車毫不留戀地離開了歸化城，從煙突中吐出蓬勃的黑煙，沿着大青山的南麓，向西狂進，嵯峨的山影，和獍鬼一樣地頂天立地，威嚇着塞北的一切，這是歷史的民族間相互掠奪的戰場。但是這些無名的千千萬萬的戰士，無論其爲冒頓的騎隊，或漢皇的貳貅，到如今都埋沒在藉苜草下，杳遠的往古，已經把他們的白骨，也消蝕成爲泥沙了，祇有這無情的山色，永遠留下了歷史的痕跡。

沿途經過了許多小站，祇見旅客紛紛地忙着上車下車，在他們的一上一下之間，冥冥中自然各有一種不可動搖的理由和責任，支配着命令着，這當然是沒有自由可言的，我了解這就是人類爲「生活之鞭」所痛苦着的奔走。

夜將半了，車抵包頭鎮，這是平綏路西端的終點，梁君等騎馬前行，我和錢君雇了一乘騾車，追隨着同赴第二師司令部。車站在黃河岸上，離市鎮尙有二三里地，月黑風高，夜寒襲人，更加飢火中燒，在笨拙的騾車中，不斷地左右顛簸着。

我幾乎震眩得要暈厥了。

到司令部後，梁君就領導我們，到副官長丁君處略事休息，自己就去見劉郁芬，見了之後，連夜匆匆回薩拉崎防地去了。我坐在副官長室，飢餓和疲憊交并，兩眼不斷地發黑，火車中震蕩的感覺，尙停留在神經上，我幾乎懷疑正在地震。勤務兵打水給我們洗臉，在洗嗽之後，神識漸覺清醒，但是當我偶然低頭看到面盆裏的臉水時，不禁微微驚詫，這簡直是大盆開明墨汁，諒來是從張家口到包頭千餘里路中間，所受的一切灰塵，完全都溶化在一爐中了。

副官長丁君，在每個動作中，都可表現他是官場的酒精所浸透了的製品；不自然而微含岸傲的笑容，時時在面上裝扮着，團團的面孔，便便的大腹，這是不待相命家的預言，可以知道他是屬於人間有福氣的一類人物。

飯後精神漸覺振作，就和錢君去見劉郁芬，室內的陳設，處處都足表示他是一個樸質無華的軍人，壁上所懸掛的祇是一架中山先生的遺像，和馮氏的像片，微風

飄動着糊壁的破紙，一切都是簡樸的象徵，坐在室中辦公案前的侏儒人物，就是這次遠征軍的最高權力者。

這種會見，不過是一種照例的進謁，常然是沒有什麼討論可言的，而且我們也已經很需要休息了，所以略坐一會，就興辭出來，副官長命我們暫時和軍需處長朱國斌同住。

第二天，起牀已是鐘鳴八下了，早餐以後，我和錢君同赴國民黨內蒙省黨部去，我們希望黨部的負責人，能夠告訴我們以此間一切情形，使我們所負擔的工作，容易進行。

晨光侵人衣袖，我們開始滲浴着綏西最大市鎮的陽光，牛馬糞依然點綴着通衢，深深的車轍，殘留着過去多少旅客的陳跡，街上的男女，遍天下初無二致的爲生活而忙碌着。我們轉了許多熱街冷巷，最後尋到了照牆上寫着中山先生遺囑的牆門，於是乎我們知道這一定是所謂指導內蒙民衆，進行民族運動的革命機關了。

常委李如愚君，是土默特旗人，穿着半舊的西裝，然而在僻陋的包頭人的心目中，已可算是不常見的奇裝異服，在街上行走，當然可以享受目迎目送的敬禮了。此外還有一位執委蘇君，是一個強健的中年人，言語動作間，都表示一種江湖英雄的氣概，他是哥老會內，地位較高的哥兒。又有一位執委黃君，是一個謹愿的青年，他正預備投入黃埔軍校，而且不久就要起程了；在當時『到黃埔去』的一句時髦話，幾乎變成中國青年普遍的口號，他們直覺地認為這是惟一的出路，人們幾乎用『黃埔』兩字，來註釋革命的意義，然而到了如今，我們祇有和小站練兵作同樣的感想！於是乎若干青年徬徨了，但是徬徨終於勝過墮落，因為墮落的青年，他們已經把所有的一切，完全廉價出賣給政權所有者，無論如何不會再了解徬徨是什麼意思了。在就坐之後，我立刻表示我們對於他們的願望，他們很欣喜而忠實地告訴我們以一切，最初所談的是黨務，在當時正是中國革命的初春，所以談談黨務也能感覺興趣，這是與現在不同的，因為到了現在，我們已經不了解黨務是什麼意義了！

在許多談話中，最引起我們注意的，是李君所敘述的關於哥老會的問題。在綏西方面，哥老會的會夥，幾乎佔了全人口十分之八，共有六十餘萬人，會中的規律從來非常嚴密，一切都在大哥支配之下。在十餘年前，如果大哥命令一個會夥去跳井自盡，這是沒有猶豫的餘地的，因為在這無上權威之下，猶豫和不猶豫，命運並不會因此發生變化，雖然近十年以來，紀律漸覺廢弛，然而大哥的權力，依然可以左右會夥的命運。會中通用着一種特有的江湖暗語及暗號，當兩個會夥陌路相逢的時候，祇要一言一動之間，雙方就可了解都是自己的哥們了。近年因為塞外生活的艱難，會夥也有落草行劫的，但是他們對於同會的哥們，從來是秋毫無犯的；他們在綏西撒開了劫掠的網，如果一個沒有加入哥會的商人，祇要他鞭叱着他的驛馬，揚長地出了包頭鎮五里以外，他就會喪失他鞍上所有的一切，或者他自身也被擄去做了肥羊。

從前會中的大哥，是六十多歲的老人楊萬增，在一年以前，他被綏遠都統李鳴

鐘驅去殺了。這些以爲「殺頭可以解決一切問題」的軍人腦筋，自然鹵莽滅裂得可笑。當時全綏遠的哥老會中人，聽到這個消息，全部騷動起來，用武裝來質問擄殺其領袖的理由，黃色的神秘的旗幟，領導着一簇一簇的武裝士民，對綏遠城取包圍的形勢，與駐綏軍隊以實力的威脅，雙方陷入嚴重的對抗形勢中。當時國民黨北京政治分會，接到綏遠方面黨部的報告，立刻電請馮氏，嚴令制止綏遠駐軍任意的屠殺，同時命令在哥老會中工作的黨員，勸哥老會切勿因李氏個人行動的錯誤，而對全部國民軍加以仇視，要暫時忍耐，靜候合法的解決，結果哥老會方面，因繼楊氏而興的大哥劉長富也不願因此釀成巨案，主張暫時退却。從來羣衆在一種猛烈的鬥爭的當前，祇要略形退縮，就不會再有效果的。我雖然並不承認哥老會這次的舉動，有何重大的政治意義，然而這次掀天的巨波，終於以永遠的靜候，算作合法的解決了。從這次事件發生以後，雙方雖然避免了暫時的嚴重的衝突，却從此留了深深的裂痕。在國民軍方面的重要人物，當然不會了解會黨在綏遠的經濟背景中存在

的意義，以爲這些不過是一種莠民的結合，是應該加以取締的；但是哥老會方面，以爲國民軍始終對於他們保持着壓制的態度，所以對國民軍也飽含一種敵意。

我們對於國民軍和哥老會間，發生這種不良的關係，當然是非常重視的，所以當時我和錢君就對李君表示，將努力於消滅雙方裂痕的願望。李君因工作的關係，新近也加入了哥老會，他熱烈的表示和我們共同努力於這種企圖的實現；於是我們開始磋商此事的進行，結果決定由我和錢君去要求劉郁芬宣示對於哥老會的真實態度，同時承認哥老會的存在，至於哥老會方面由我和李君同去勸告劉長富，允許青年會夥，接受國民黨的訓練，我們所希望的，是以共同努力於民族運動的一致性，來消滅雙方無意義的敵視意識，這樣決定之後，我們就出了黨部，回到司令部去。

劉氏因事出未歸，我和錢君祇坐在炕上看書，軍需處長朱國斌，也祇願自己辦公，室內非常靜寂。提起了這位姓朱的，直到現在，還教人感覺不快，這副尊容，

簡直是天地間所有兇惡，奸險，傲慢，卑鄙，的象徵，光禿禿的頭頂，鷹嘴樣的鼻子，再加上三角式兩眼，流露着詭譎而陰鷙的目光，下面托着一個和他合祖宗朱元璋同樣突出的下巴，這真是滑稽的藝術家所雕塑的『惡神之像』。無論何人，看到這樣五官的佈置，就會發生厭惡的情感的；所以我們雖然和他同住四五天，却不會有過一次尋常應酬上所應有的談話，因為我們幾乎會承認和他交談，是一種冒險的事業。後來，我們搬到司令部後面的空屋內去住了。

晚上，我去見劉郁芬，說明哥老會和國民軍間關係的惡劣，是引為可惋惜的事件，目前應該出一紙布告，宣示本軍對於哥老會明確的態度，以安人心。在最初，這些話並不引起他何種注意，後來我為他說明哥老會在綏西方面的力量，如果否認哥老會的存在，結果就會使羣衆對於國民軍懷抱疑忌；而且哥老會雖然是宗法社會中的一種組織和力，但是這裏面有深長的歷史，並非用壓制的方法所能消滅的，在目前，祇有慢慢設法使他們用革命的信念，來代替宗法的信念，如果無計劃的加以

壓制和取締，我們所得到的，恐怕除了反感以外，不會再有別的利益的。當時劉氏似乎略略有所感動，他說：「壓迫到並沒有壓迫他們，不過出佈告也不必，莫如出一種傳單，告訴他們，本軍對於安分的哥老會夥，是一律加以保護的；關於傳單的詳細內容，請你和參謀長去商議着決定。」他說到這裏，就命傳令兵領我到參謀長居室去。

在火爐的旁邊，坐着一個二十左右的美少年，安閒地用鐵箸撥着煤灰，從傳令兵的敬禮和報告中，知道這人就是師部參謀長楊耀東。我真不相信這眼前文弱的青年，會是掌握西征軍軍符的人物。當他聽到傳令兵的報告之後，從容的站將起來，放下了鐵箸，讓我坐在近爐的椅上，面上堆砌着官僚式的交際界通用的笑容，這是和他的年齡以及儀表，不相和諧的。近年以來，我對於這種笑容，已經由慣看而發生憎惡了；本來笑的作用，是表示人類喜悅的情緒的，而是一到了官僚和商人的面上，却代表着人世間的虛偽。在當時我因此就對於楊君發生不良的感想，爲工作的

關係，我說明了需要和他磋商的事件，這些事件，在他們是視為無關宏旨的，所以也不需要討論，祇是決定傳單的稿底，由我去起草，而是他擔任了付印的責任。

夜靜如海，我和錢君春蠶食葉地走着筆，各自工作，我起草的是告哥老會書，他起草的是告甘肅民衆書，都是豫備在行軍中散發的。告哥老會書的大意：是國民軍除了哥老會中流爲土匪者以外，其餘一律予以保護，同時希望哥老會，放棄其歷史錯誤的口號，共同努力於國民革命；告甘肅民衆書的大意：是國民軍將以固有的森嚴紀律，保障此後武力和民衆的親密關係，同時希望甘肅民衆，與國民軍共同爲國民革命而努力。其實在當時，國民軍對於革命的態度，甚至於連灰色都談不到，他們有些能夠很沉痛地談談國恥，或者激昂慷慨地，表示願意戰死在未來的中日戰爭的戰場上，這些忠實的愛國主義者，已經算是最進步的人物了。然而我們竟強姦式地替國民軍披上了革命的外氈，這祇能說是我們正在玩着吹胰子泡的把戲！回想當時，全中國的革命運動者，每每聽到一個小軍閥，偶然說出了一二句時代的漂

亮話，就會承認并宣傳他是一個大有希望的革命軍人；人們尋找革命的伙友，離開了經濟背景的觀點，祇是盲目的進行政治拉夫，於是在革命的失敗史中，留下了千萬頁時代的笑柄，到如今，從頭追憶，使我興了無窮的感慨。

翌日的上午，我將傳單的稿底交給楊耀東去付印之後，就到黨部去，李君正等待着我一同去見劉長富，出了黨部，曲曲灣灣轉入一條冷街，走進和城門一般大的大門，有一位六十左右的老人，僵僵地從上房裏迎將出來，由李君介紹，我確實地認識了這神秘的『河套之王』。

室內的陳設，是北方中上人家的氣象，朱紅漆的箱籠，排列在北壁，東壁懸掛一幅支配着江湖上人信仰的無上權威者關羽的畫像，在黑暗的光線中，我被他讓坐在客位的坑沿上，這時李君，還是恭恭敬敬站立在門口；因為從會內的規律上言，一個初加入會中的哥們，在大哥的面前，是不能獲得坐位的，然而李君因為是內蒙省黨部的常委，所以他終於命令李君坐在靠門的短檯上。

上炕的時候，無意中看到劉氏腦後，還垂着花白的小辮，我未免感覺奇異，一個反清復明秘密團體的領袖，當清室顛覆了十餘年之後，腦後還依然遺留着這滿人統治中國二百餘年的政治紀念物，自然是一件滑稽而矛盾的事實；然而這也無關宏旨，天地間以矛刺盾的事正充斥着，而且在黃河流域，看到一條髮辮，幾乎是和看到人有一個鼻子，會感覺到同樣平常的。

談話的程序，我漸漸踏入了教訓者的地位，我告訴他：如今清也不必反了，明也不必復了，壓迫我們的是帝國主義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夠變更會內的口號，一致加入國民革命的戰線。同時我又提出要求，請他允許會內的青年，接受國民黨的訓練。他對於這項要求，圓滿地承認了，並且說：『關於這事，也曾和李君提及，不過沒有切實的計議罷了。』

辭別了出來，他一直送到大門以外，據李君說，他對於尋常賓客，是從來沒有迎送的，話中的意思，是要我了解今天算是受了非常的寵遇。

第二天晚上，傳單都已印就，參謀處送來一張行軍中宿營地表，大軍準備明天起程西征。

西征的原因，是因爲當時甘肅軍務督辦陸洪濤年老多病，沉滯病榻，已經半年多了，部下一位甘肅陸軍第一師第一旅旅長李長清，覬覦陸氏第一師師長的兼職，演出了一齣逼宮的趣劇，於是陸氏被逼東走。第二旅旅長黃得貴是一個綠林出身的豪傑，爲知遇之感，自己帶了一營騎兵，護送陸氏出境；但是當他反旌蘭州的歸途中，他所有駐蘭的隊伍，完全被李長清繳槍改編了，黃得貴既然變成光桿，祇好率領殘部，落荒而走，奔避到靖遠縣。李長清於是就自稱甘肅陸軍第一師師長，在蘭州城內，關門稱王了。當時北京政府接到這個警報，想借用馮氏的威名，去鎮壓陝西的反側者，所以任馮氏爲甘肅督辦。在馮氏，當然不願自己遠貶西陲，而放棄支配北京的政治地位，同時却也不願失了甘肅的地盤，於是乎劉氏以甘肅總指揮名義，奉命西征。

甘肅的政局，是這樣分裂和渾沌，當時回族五馬，各自佔據防地，沉機觀變，其態度非常曖昧，隴東鎮守使張兆鈺，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，當然不願外兵入境，却和李長清相默契。劉氏以一師兵力，向着這勢亂的中心前進，遼遠的行程，接應非常困難，同時還要通過居心叵測的地方小軍閥的防地，隨時隨地，幾乎都有被邀擊的可能，所以這次行軍，是嚴重的戰備行軍。行軍的行列，共分七個梯隊，每個梯隊配備一團的兵力，師司令部是第四梯隊，以通信隊兩連，砲兵一營，迫擊砲一營，交替着擔任警衛的任務。這時一二三梯隊，已經次第出發向五原前進了，所以師司令部也準備明晨啓程，向西推進。徹夜的燈火，副官們都忙碌着裝載着大小接濟，在這萬里長征的前夜，我的心境爲一種興奮的情緒支配着，轉側不肯入睡。

曉日矍矍，淡霧尙停留在城樓上，大軍向西進發，驛車絡繹緩緩地出了包頭鎮西門，我坐在車前，有一種不可解釋的勝利之笑，蕩漾在面上。出了西郭，經過一

條小嶺，是一片平坦的沙原，車輪碾動一路的碎石，發出一種令人感覺不安的聲浪，首尾銜接的騾車隊行列，延長達二三里，車塵漲天，使人呼吸困難，笨拙的騾車，進行非常緩慢，大約離開包頭有五里路的地方，忽然間有一騎快馬，飛傳命令，「全部折回包頭。」這個晴天霹靂樣的命令，使我們都覺得十分驚詫，我們懷疑着前途發生了什麼變化，後來才知道是中途接到了馮氏的電令，要劉氏待命出發，於是乎我們重新走入了包頭鎮的西門。日影尙未過午，白雲懶懶地在天上移走，我們似乎被一種莫明其妙的失敗和沮喪所襲擊。

在這幾天中，我們真是一無所事，變成了無聊的閒人；惟有天下的閒人，都會咒咀太陽走得太遲慢，我們對於這些沉悶的光陰，始終沒有想出妥善的消磨方法。有時到卑溼醜陋的戲院裏去看一回舊戲，但是也不感覺興趣。

劉氏應馮氏的電召，從張家口回來，大約一切都已接洽就緒了，一二天後，我們又重新出了包頭的西城，正式開始了遼遠的長征。

從包頭往五原有兩條路，南道是沿着陰山的南麓西進，北道是轉過陰山的北面，沿北麓西進，我們這次所取的路線，是由北道向五原進發；因為北道雖然荒涼，但是比較簡捷。

日光漸漸黯淡，陰山的巨影，在雲霧中暗藏着，隱隱地呈露出陰森的面目，中國的詩人，兩千年來，慣用「陰山」兩字，和戍兵枯骨，閨婦殘夢，寫在同一頁的詩稿上。這是秦皇漢武導演屠殺的活劇的戲場，有多少所謂威震百世的名將，在這眼前的陰山之麓，飽蘸着千千萬萬無名小卒的頸血，將自己的姓名，寫在歷史上，這就是所謂英雄的事業。然而到了如今，一切都不曾遺留，所遺留給後人的，祇是一些感慨和虛空。

驟車在沙原上，緩緩地向着巍峨的陰山接近，驀然間，天氣劇變，一陣狂風，捲起了滿天的塵沙，天地陡然歸於晦暗，在這荒涼的原野，更覺得陰慘逼人。

完畢了四十里行程，宿營在陰山山麓的蒙古喇嘛寺附近，地名崑都倫照，隊伍

都搭下了營帳，我們搬入惟一的土室內，爭得一席之地。寒風繼續地吹着，一種突然凜冽的寒氣，令人不敢走出土室一步。

土室內和我們同住的，都是劉氏的便衣隨員，他們都有遠大的前程，預備在蘭山前，建築榮華富貴的王國。這些未來的貴人，不是劉氏的姻婭，就是劉氏的故舊，就中有一位張中和，名刺上刻着陸軍少將的頭銜，從一言一笑裏，都可以看出他是官僚的油鍋中炸過的麥花；還有一位姓劉的，是一位年過四十的胖子，一味喜歡唱大面戲。這樣肥胖的身體，唱大面戲，當然是最得體的，如果他要是偏偏喜歡唱花旦戲，這個結果，我真不敢設想了。這時他坐在炕上，斷續地哼着『探陰山』，我們都有意無意地聽着，門外是兵士造飯的一片喧鬧聲。

近晚風勢略住，我和錢君出去散步，四望曠野，除了喇嘛和土室以外，再看不到其他人類的建築。信步向南走去，轉入一條深溝的裏面，忽然看見溝的兩旁，密密地嵌築着板門紙窗，接連地有半里多長；原來這裏是一個地平線下的村莊，他

們穴居在溝的兩旁，過度着蟹的生活。在這寒風凜冽的絕塞上，爲生存而和自然猛烈地奮鬥，甚至於鑽入地底層，人生就是這樣，爲保持生命而和一切敵人酣戰。在這些事實的前面，厭世派的文學家，是沒有插嘴的餘地的。

天色黎明，淒厲的號角聲，驚醒了我們的酣夢，寒顫的語聲，從門外傳來，兵士們正忙着收拾營帳和行李，駝鈴丁當聲，騾夫駕車聲，雜然並起，死的大地，突然現出活躍的氣象。傳令兵王慶喜給我們打了一桶菜湯，和幾個黑饑，草草地完畢了早餐，我和錢君爲取暖計，就步行出發。走了十里左右，曉日映照在山前，寒氣漸漸緩和，在晨光中，自然界的一切，都帶着蓬勃的生氣，我和錢君都感覺興奮和愉悅，有幾位軍佐，和我們結伴步行，沿着一條溪澗向陰山深處猛進，溪水綠油般地向東南流去，和我們背道而馳。

從一座臨時建築的木橋上橫渡了溪流，走了幾里崎嶇的山路，到達一個山村，這是我們預定的尖站，在這山村裏，除了麥餅和哈德門香烟以外，我們再找不出其

他商品，等了一會，後面的隊伍齊來了，最前頭是迫擊砲營，其次是騾車和大車，其次是幾百駱駝所馱載的接濟，最後是砲兵營和通信隊，於是乎人喊馬嘶，幾乎鬧翻這靜僻的山村。

漸漸地繞到陰山的北麓，道路由崎嶇而漸歸平坦，經過多少草泥的淤濘，在日色平西的時候，到達了我們的宿營地，地名土黑麻井，是一個陰山北麓的小村，住戶約三五十家，在這裏，我們可以買到一些牛羊肉，以及捲烟砂糖之類，真是出於我意料之外的安慰。

晚飯以後，我獨自晚眺，倚軸的夕陽，反照在荒涼的小村上；反照在村外的營帳上；反照在村外的野原上，整個視線中，是一個深紅的宇宙，行軍竈的炊烟，裊裊地直上天際，大地是靜悄悄的沉默無聲，我懷疑眼前的景象，是名畫家一幅晚景的傑作。

離開了土黑麻井，向寂寞的荒野前進，我坐在車上看書，但是車身的震蕩，使

我眼前祇有一塊黑花搖晃着，我於是下車步行，同行的是牧師丁君。在當時，國民軍中凡是旅部以上的司令部，都派有一位牧師，散布着救世的福音，薪水每月是六十元。這位丁君，是一個俊秀的青年，出身燕京大學神科，當我們在張家口被徐香圃誤請去吃飯這一天，他也在座上，所以我們初到包頭時，他就認識我們，加以國民軍的長官，對於我們，每每作牧師一樣的看法，在行軍中，常常被指定在一處住宿，談話的機會，因此甚多；但是我們各有一個不同的信仰，這條唯神和唯物的鴻溝，使我們的感情，始終停滯在若即若離之間。一路上，我們所談的，都是些風俗人情無關緊要的談話，雙方似乎都矜持着，不談宗教和革命的問題，這是我們雙方都完全明白的，如果一談到這些問題，我們間所有埋藏着的衝突性，就會立時爆發出來的。

日暮，宿營在大余太，在這裏有一所設治局，預備十年生聚之後，將該地改成縣治，但是大余太四周的環境，和鎮內的狀況，不允許這種計畫容易實現。在中國

現狀之下，這種計畫，本來是談不到的，當我們看到帝國主義，造成一個殖民地市場的時侯，自然覺得可以詭羨，然而新市場的建築，其成功並不在野心政治家的悉心掠奪，而在於帝國主義國家的生產和資本的過剩，爲尋找尾間，當然地造成了新市場。至於像中國這種經濟和政治的情形，在帝國主義的束縛，沒有解除，革命的政權沒有確保以前，祇有盲人，可以高嚷着建設，不然，定是一件另有作用的政治騙案。

隊伍都露營在鎮外的曠地，副官李祿貞，給我們找了一家客店，和牧師隨員們同住，在馬糞燃燒着的熱炕上，我們安酣地過度了這客中的一夜。

從大余太往四櫃，路程較遠，所以起程也較早。經過了一片草地，越過了一條山嶺，渡過了黃河的支流，走入所謂「膏腴之地」的河套，紅日已下西山，遠遠地看到一泓綠水，曾經到過河套的旅伴，告訴我們，這臨水的村莊，就是四櫃，在那時，我正在飢餓疲勞中，看到這映入眼簾的宿營地，簡直和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第

一瞬間，發生同樣驚喜的心理。

四櫃是一個小村莊，年來因土匪的騷擾，客店頹廢已久。楊參謀長命我們和偵探隊長陳憲武，同住一個篷帳，夜餐後，全梯隊皆滅燭就寢，行營因靜寂而更顯肅穆的氣象，幽寥的寒夜，祇有衛兵叱問口令的聲音，時時驚醒了我的客夢。

從四櫃到五原，計程約八十里，我們到達五原時，天色已經黑暗了。燈火萬家，輝煌着街頭巷尾，使久客塞外的羈人，都會承認這裏是河套的上海。自從馮玉祥辭五原誓師以後，這五原的地名，使西北人民，更留下了深刻的記憶。

在五原休息一天，我們也曾出去散發些告哥老會的傳單，並且對羣衆講演國民軍對於哥老會的態度；因為五原是哥老會勢力支配下的城市，所以我們對於這問題，自然不能不加以注意。

五原的城郭，埋沒在車塵中，大軍向西南進發，第一天，宿營在鄔家地，這一帶都是有名的鄔腴區域，而且便於灌溉，但是地曠人稀，地價每畝僅需五角。這

時，馮氏尚在進行移民墾殖的計劃，山東方面已經有許多貧民遷移到五原來，他分配給貧民以官有的荒地，給與移民以種種經濟上的便利，每家准向公家借牛一頭，並洋一百四十元，然而這計劃，在不久之後，就被渾亂的政局，一擊變成粉碎。馮氏一生，始終想在濁浪排天的被漁船中，講求補網的辦法，所以什麼也沒有收獲，祇撈取了無數的遺憾，但是無論如何遺憾，仍不失為當然的報應。

從鄔家地出發，半途中陰雲密閉，天上微雨霏霏地下着，近晚，漸漸雲收雨霽，到達了楊福來。楊福來本是一個大地主，有地萬頃以上，牛羊成千累百地蓄養着，他現年六十多歲，以數十年的經營，使自己的姓名，變成地名，測量家明白地寫在地圖上。我們這天，就住在他的家裏，居室非常隘陋，是普通農民住宅的規模，和他的經濟地位，很不相稱。階下門前，穢臭不可嚮邇。我幾乎懷疑這小有天下的國王，所有的財產，祇是些累積成堆的牛羊糞。

由楊福來來到臨河，這裏也有一所設治局，在我們未來的前數天，曾經一度被土

匪佔領，後來聽到國民軍大隊西來，纔聞風而走。

從臨河向西行，走過一座木橋，橋離黃楊木頭二十里，從這木橋以西，直到糧台地方，二百里間，所有的土地，都被天主堂所佔有。神父是比利時人，蔚然爲這二百里內的統治者；他把握着經濟和信仰的秤紐，強迫佃戶，全家加入天主教，同時教堂保有相當的武力，可以任意逮捕區域內的人民，加以審判，這是中國政權脫的領域。從前有一隊美國旅行家，在內蒙倦遊的歸途中，投函上海西報，謂「河套附近，有一個獨立的小共和國，尙未爲世人所知，」就是指着此地而言。這事的起源，據說在光緒庚子以前，比國神父，就在該地傳教；後來因爲有一個教民，被蒙古人所殺，神父當即向蒙古王公提出黃楊木頭到糧台一帶土地，割讓給教堂的要求，同時恫懾蒙古王公，說：「你如果不答應，我自己到北京去對大皇帝談判。」蒙古的王公，本來可以代表世界最關茸的人類的，於是乎這一片土壤，就在世人憎憎之中，被比利時人佔去了。當我們開始聽到這種情形時，都似乎不勝其憤憤，但

憤憤終於不過憤憤，因為這是整個的政治問題的一部分。在此一年以後，聽到李鳴鐘曾派人去交涉收回，並宣言天主教神父，如果不自動放棄其不合理的權利，將以力量相對待云云。但是以後結局如何，我已經不能記憶，迷離的政變，使我許多見聞，從模糊恍惚中消失了。

到補龍淖，我們住宿在天主堂附近的一個教徒家內，天色尙未入暮，我和錢君同去教堂遊覽，在荒蕪滿目的河套上，看到這樣壯嚴燦爛的建築，使我們暗暗驚奇欺騙者力量的偉大。這是河套的農民血汗所堆砌成的賊物，偉麗宏富的經堂，四壁都懸掛着宗教上名貴的畫像，我們可以意想着，在這神聖的講台上，每天必有一位船來的騙匪，任意說誑哄嚇着低能的男女，用無憑證的死後的幸福，來索詐現實的金錢，這是罪惡麼；這是妖異的魔術者所玩的惡劇。

在野外晚眺中，聽到天際繚繞的鐘聲，有一種渺遠的感想，游絲樣在心境中縈迴着。炊烟徐徐遮護了補龍淖全村，天西一角，尙殘留着暗紅的暮靄，遠地微聞人

駝鈴聲，丁零地隨風傳來，這是一個含有詩意的宇宙。但是當我們回到村內的時候，喧鬧的人聲，使我們又回復到平常現實的人生意境中了。

晚上，我和錢君坐在屋上賞月，因為今天是中秋節，天無片雲，月色更加清明，我們閒談着，消磨這客中的清夜。最有趣的，是錢君敘述他本鄉的風俗，他說：「我們縣裏的女人，在中秋節，須到孔廟，將廟祝所種的南瓜，偷偷地摸一摸，稱爲『摸秀』，祇要摸了秀，生出來的兒子，將來就可中秀才。」我聽了不覺笑着說：「據你所說，吳佩孚和陳炯明，都是孔廟裏的南瓜來轉世的。」他也笑了。一笑說：「那一定是和馬桶一般大的南瓜。」清露沾溼了我們的衣裳，萬籟都靜寂了，惟有明月，冷落地送我們下屋就睡。

晨氣帶着涼意，我們向糧台進行，走過一片荒蕪的草原，野兔常常突兀地從路旁驚起，竄入高可沒人的蘆叢中去。我似乎懊悔這次沒有帶着獵槍，不然，就可以開始短時間的打獵生活，其實這種渺小的生命，在天地間，自生自殖，與人無所競

爭，但是人們偏偏以殺生爲娛樂，這種殘忍的心理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固定在我們的血液裏的。

黃河溶溶地流着，露珠映着朝暾，凝結在苜蓿草上，走過了草原，就是一片沙地。在這裏，我們所看到的，祇有閒閒的白雲，在天上移走，幾叢短短的紅柳，生長在沙堆上。我領略了這『河套之秋』，這眼前的景象，真使我懷疑人世間是否有所謂繁華的都市。

這天晚上，在糧台露營，夜氣甚寒，我夜中起來小洩，白露在地上凝結着，月光映照在衛兵的槍刺上，燦爛地生出光芒，一片灰色而錐形的營帳，靜寂在明月之下，却似一叢亂塚。塚亂雖然不是亂塚，然而在中國的兵士，當他們第一次睡宿在營帳裏時，可說已經把他們的一生，埋葬在裏面了。

在鄔家地時，聽說第四旅旅長孫良誠，有事從五原騎馬追上來見劉氏，路上看見一個便衣隨員，引吭高唱着大面戲。他於是告訴劉氏，劉氏就通傳軍中，以後全

隊人員，不得離隊參差亂走。這是當然無疑的，大家都知道是那位姓劉的胖子，在演唱他的傑作，許多軍佐，都背後抱怨劉胖子。但是這個禁令以後就鬆懈了；因為長途行軍中，紀律的通融，可以減少疲勞，而且在這曠漠無人的區域，這種形式上的風紀，本來也可以放棄些的。從糧台向磴口行走，遠遠地祇見沙山沙梁，高接青天，四十里後，漸漸地走入沙漠，兩足陷入沙內，其深至於沒踝。今天我偏偏超越了隊伍，獨自先行，意思是希望早到磴口，可以大嚼一頓，因為從五原出發以來，除了黑饑菜湯以外，我沒有吃過其他食物。所以在這沙漠中，我是孤獨的走着，人已疲乏了，勉強蹣跚地前進，走了半天，路上始終沒有碰見一個人。我才懷疑自己走錯了道路；果然，我走入迷途了，因為尋遍了前後左右，看不到一個人的足印。我於是爬上了一座沙墩，向四面瞭望，但是這黃色的世界，沉寂地依然不見人蹤，幕地裏，看到二三里地以外，有一片草地，旁邊一間土屋。於是我努力向這土屋走去，飢餓和疲勞熬煎着，更加沙深難走，這二三里地，使我當作十幾里的行程看。

勉強振作了勇氣，走到土屋的門前，有十幾頭牛，在草地上顧自嚼草，一個中年男子，在室內鋸着木頭，在這時，我覺得問路到是第二問題，當前的問題，是在解決腹中的飢餓。乞食真是人類的本能，於是我很從容地，開始有生以來第一次乞食了。我站在門前，和氣地對他說：「喂！老哥，我走錯了路，餓極了，你能給我一點饑饉吃嗎？」他抬起了頭，對我打量了一番，帶着驚奇的神情說：「這裏是沒有饑饉的。」我說：「那末你們吃什麼的呢？」他說：「我們吃的是牛奶餅，你能吃嗎？」我說：「好的，請你給我一點。」於是他放下了鐵鋸，在破櫥內拿出一塊厚約二分，和面盆一般大的牛奶餅給我，我吃了半塊，精神大振，將其餘的半塊，擊碎了納入衣袋，然後再問他：「這裏離往橙口的大路，有幾里路？」他說：「向東走七八里，就是大路。」我於是道了謝，向東前進，走上了一個沙墩，遠遠地看見了一道長達二三里路的黃煙，我知道這是我們隊伍的車塵，就毫不猶豫地，對着黃煙的方向走去，但是我的兩腿，已是疲乏得重如泰山了。

我坐在大路旁的沙堆上，正考慮着設法去找代步，在這沙漠上，坐車當然是無望了，就是空車，車輪也要沒入一尺多，至於乘馬，軍中又沒有餘馬可騎，如果請他們讓給我騎，這又非人情所許的。我這樣失望地思量着，預備休息一會，再蹣跚前進，忽然有一個傳令兵，押着二三十匹駱駝，遠遠地招呼我說：「黃先生，騎駱駝不騎？」我聽了，不禁喜出望外，就問他：「有駱駝空着嗎？」他含笑回答我說：「有兩個空着。」我於是連忙跑到一匹沒有馱着行李的駱駝前面，他將繩子向下一拉，駱駝就慢慢地跪將下來，我跨上了兩個駝峯的中間，拉着韁繩，一聲吽吽，這畜生就緩緩地起立，將我的身子，憑空舉在天空，恍如坐在屋棟的上面。本來這充滿着女性的巨獸，是沙漠的動物，足底生有肉墊，適應着沙漠的環境，不像騾馬等畜類的硬蹄，容易陷入沙內，所以牠在沙漠上走，祇顯出穩妥和輕快，這真是世界上最忠厚而沒有反抗性的奴才，龐大的身軀，所謂虛有其表而已。歷史的長期征服，使這些生物，忘却了自己生活的獨立存在，却爲人類的生活而生存着，這

是如何可以感慨的事情啊！

到了磴口，我命王慶喜將行李搬入客店裏，就和錢君一同出去買了些牛肉果腹，同時我把剩餘的牛奶餅，送給錢君吃。

磴口的居民，多數是回教徒，他們因為厭惡豬肉，同時厭惡到吃豬肉的漢人，他們平時把井蓋鎖將起來，過路的漢人，連討一杯冷水，也被拒絕，在他們看來，漢人的嘴，比什麼也骯髒；所以從北路入隴的旅客，到這個區域內，甚至於有因此渴死的。回漢兩民族間，嘗因此種小故，釀成極大的糾紛，一百年來，甘肅不斷地發生回漢衝突，直到現在，仍在一觸即發的狀態中。這兩個民族間的衝突性，却隱伏在日常生活的飲食上，就是吃豬肉和不吃豬肉的問題。聽說在金積縣方面，漢人甚至不敢明目張胆拿着一塊豬肉，在街上行走，大概都用一塊布包着，偷偷摸摸拿回家去，不然，被回教徒看見，就會被包圍攆毆。至於殺豬，必須在家內用布塞住豬口，然後屠宰，否則，回教徒聽了豬的哀鳴聲，不約而同地會破門而進，加以攻

擊。這種民族間不可索解的仇視，在甘肅現今所有的文化程度中，我想是永遠不會消除的，今天此間井上所有的鎖鏈，完全開着，兵士們都在紛紛地擔水造飯，這不言而喻，大約是刺刀的威力所致的。

磴口附近，有許多泥濘，表面上仍是乾泥，人們走到這泥濘上面，兩足就會霎時陷入泥內，如果是機警的人，立刻將身臥倒，橫身滾將出來，就可免了危險，否則，越是掙扎，越向下沉，不久就會沒頂，於是永遠埋葬在淤泥的底層了。聽說這次有個騎兵，連人連馬墮入這個天然的陷坑內，世界上，就此損失了兩個生命。

從磴口沿黃河南進，所過是一片沙磧地，荒寥不見人煙，人們在這裏，才知道天地的寬闊。沿途時見野生的甘草，一叢叢滋長在沙地上，然而一莖一葉之間，都殘留着先行部隊騾馬嚼食和踐踏過的痕跡。這種微小的植物，與世無爭，生長在這荒僻的原野，然而終也不能逃避政治劫數，在嚼環和鐵蹄之下，深深地留下了蹂躪的創痕；所以人們要想離開現實的社會，去尋求世外的桃源，這祇能說是一種妄

想，政治是無空不入的邏騎，能夠追捕一切遷世的弱者。

河拐子祇有一所頹廢的土堡，堡外黃河緩緩地流着，隔岸山色，隱隱在雲表裏，堡西黃沙連天，無涯無際。在我們眼前這個神祕的境界，一切祇有空虛和寥闊，這是最適於中世紀騎士的文學背景。在夕陽映照中，高低的沙邱，都閃耀着作黃金色，晚風吹動軍旗，河岸的號角聲，隱隱颺入天際，一片黯灰色的營壘，在軍令之下，靜悄悄無有聲息，更顯出肅穆而森嚴的景象。通過了石嘴子，這是綏遠甘肅陝西三省的衝要地，過此以南，人煙漸漸稠密，但是市場上，祇有哈德門香烟，是比較近代的商品，其餘都是些農產品，弓富魁的部隊就是在此地，被石友三繳了槍的。

在下營子，我們住宿在一家商舖內，掌櫃的告訴我們，鎮內有一位姓周的神士，是前清的武舉人，數十里內，一切大事小事，都可由他一言取決，人們祇知有周某，不知有官府。在農業經濟的社會裏，鄉村政權，本來都掌握在豪紳的手裏，

這是無足怪的，何況在這種偏僻的邊地，那是更不必說了。實際上甘肅方面整個的政權，幾乎完全被這些豪紳所割裂，地方政府不過是一種形式罷了。

從下營子向平羅縣出發，漸漸離開了曠漠無人的區域，而接近了長城。我們時時向路旁的村民，買取新熟的葡萄，因為買的人多，價格都一時抬高了。

這一路上男女老幼，都在路旁看賽會般的，看我們隊伍過去，但是在平常，當軍隊通過的時候，不會有一個人，敢大膽地站立在路旁。在路上，我每每聽到他們提起西軍——回回軍隊，和夜深談鬼一樣，畏懼得會颯颯地顫抖。據說：這個「左手拿着可蘭經，右手拿着刀劍」的民族所成立的軍隊，大軍所過，人民的財產，除了土地和豬以外，一切都會隨軍出發。所以西軍經過的地方，沿途村落，人民逃避一空，立刻陷入墜壁清野的狀態，在這種比較之下，甘肅的人民，看到國民軍這種軍紀嚴肅的隊伍，自然是歡迎的，所以我們在沿途上，處處可以看到軍民相習的氣象。

平羅縣的城樓，遠遠在望，危樓傑閣，使我的眼界爲之一新。渡過了城外的沙地，就進入北門，街道上的景象，却是非常蕭條。我和錢君，在街上散發了些告甘肅民衆的傳單，同時給他們講演國民軍將與民衆結合一致的意思。在這僻陋的小縣裏的人民，當然不比近年以來久被欺騙的東南民衆，聽到宣傳者的講演，都會頭痛，於是好奇的羣衆，包圍了我們。忽然一輛精美的騾車，前後擁護着十多個壯勇，這些壯勇，一色都是清朝的打扮，他們穿着大袖的黑色短褂，短褂的前後，綴着紅布剪成的「親兵」兩字，兩匹光黑的健騾，也聲勢赫赫地曳着車向前飛奔。這些富有歷史意義的親兵，汗流浹背地一路蜂擁着騾車飛跑，端坐在這車中的，就是平羅的知事。這時，他是前去謁見劉氏的，羣衆潮一樣地讓出一條大路，讓他們通過。我真榮幸，能夠在這裏領略了縣太爺的前朝威儀，然而錢君已是忍耐不住了，他高聲對羣衆說：「你們知道這騾子拉着的是什麼？」羣衆都笑了，背後有一個人帶笑說：「這是轎車。」錢君兩眼突出，高聲說：「不是，這是一口棺材，這棺材

裏面，殮着一個骸尸。」羣衆聽了，似乎顯出又疑惑又驚奇的神情。接着，錢君傾了滿腔的憤氣，他很淺近地敘述如今已經不是皇帝的時代，是民主主義的時代，所有皇帝時代一切儀式，都在掃除之列，皇帝的時代，在中國已經死去了十四年，所以現在車內的骸尸，就是十四年前死去的骸首。這些徧急而犀利的談鋒，在平羅縣的民衆，會承認這是一個天外的霹靂，他們從祖宗以來，從未聽見過這種荒誕的謬論，他們或許會將錢君看作一個瘋人，因為這位知事，據說從光緒三十三年上任大吉以來，二十年間，無論政治如何變遷，平羅縣始終在他治理之下，而且縣民都愛戴他，至於稱之爲青天，這真是一種有深長意義的現象。

經過了李剛堡，眼底的賀蘭山脈，莽蒼蒼地綿互在西方，我們於是到達了西北重鎮的寧夏。壯麗的城樓，高矗雲霄，保持着中世紀神祕的偉大和莊嚴。在這歷史的建築物前面，我們容易聯想到當時用弓箭長戟的戰爭情形。九百年前，這裏是西夏王趙元昊的首都，所以直到現在，還保有堅固的城牆。城內的街道，非常清潔，

滿街上祇見白布包頭的回教徒，回教堂和清真館，佔了城內不少的面積。在清朝的末葉，回族對漢族起了一次慘酷的仇殺，當時左宗棠督師西征，曾經閉了城門，搜殺回教徒，幾乎至於靡有子遺。然而不過幾十年，甯夏城依然成爲摩漢默德所支配的城市。在世界民族中。回教民族的繁殖力，真是一種令人咋舌的事實。

劉氏的行轅，在余公館內，在甯夏，除了馬福祥的將軍府以外，算是第一幢大廈，我們住在第二進內，仍然是和丁牧師以及便衣隨員們同住，全軍預備在此休息三天，再向蘭州前進。

第二天，我和錢君共同起草着一種傳單，因爲傳單中有一句詞句，發生疑義，我們各執己見，激起了劇烈的辯論，兩不相讓。隨員們恐怕我們鬧起架來，都紛紛前來勸解。這本來是一件常事，在行軍中，我和錢君每每爲一個問題，發生長時間的爭執和辯論，唾沫橫飛的醜態，和尖刻無比的語調，使旁人都惴惴然惟恐我們所有的友誼，歸於決裂；然而到了辯論終止的時候，我們似乎都忘却爭辯這一會事

了，就親密地同去遊玩。今天也是這種情形，我知道，我們這種行爲，在他們祇有驚詫，而永遠不會深切了解的。

傳單付印了，我們除了看書以外，真覺得無事可做，隨員們也都感覺無聊，室內非沉寂，丁牧師看着他關於天堂地獄問題的冊籍，祇有劉胖子，哼着『黑風帕』、『打龍袍』一類大面戲，同時他從容的斷續地洩着下氣，裂帛樣而低音階的皮肉顫動聲，驚動了四座，這種傑作，當然是他食量過人所致。我勉強忍俊着，恐怕笑出聲來，未免難以爲情，但是一種難以抵當的癢，在胸部騷動着，同室的人，似乎都在同樣爲難情形中，目光都迴避着不敢互相接觸。有一位李君，故意說了一句笑話，於是全室和決隄一般的哄堂大笑了，劉胖子也莫名其妙的汨汨地笑着。但是我們，實際上都沒有承認李君所說的笑話，有滑稽的風味，祇覺得李君是個聰明人，輕輕一語，將我們從萬分爲難之中，援救出來。

梁團長冠英，是第六梯隊，在我們到後第三天，也到了寧夏，露營在魁星樓附

近的空地上。我們在這裏，他算是相識較久的朋友，所以我和錢君同去看望他，不過在當時，我們的關係，尙是在初交的友誼中，隨意談了些路上情形，就興辭出來了。

從寧夏出發，一路上人烟稠密，我和錢君，沿途向羣衆講演國民軍軍紀的謹嚴。我們是革命的宣傳者，然而在這時候，我們却純粹做了國民軍的宣傳員。當時我們都有一種成見，以爲幫助國民軍，就是幫助革命，這種含糊不清的觀念，自己也不知道合於何種邏輯。而且這種成見，跟着工作的歷史，與日俱深。我們有時幾乎會忘却自己的立場，而成爲國民軍所雇傭的喇叭吹奏者。這種幼稚的意識表現，自然是我們沒有深切了解軍隊中革命運動的意義的結果。我們祇是一味尊重軍事領袖的意志，希望逐漸地影響他們，走上革命的道路，於是乎甚至於爲獲取他們的歡心，而替他們做着毫無政治意義的工作。在路上替國民軍宣傳宣傳紀律，本來也不算什麼，可是我想到這事，却發生了許多感慨，因爲在當時，我們幾乎承認和這種

相類似或者更沒有意義的工作，都是革命的工作。

在王太堡，我對着羣衆講演時，看見一位老人，老淚縱橫地從人羣中走上前來，我急忙問他：『你老人家爲的是什麼？』他拭着淚對我說：『從同治以來，我沒有看到你們這樣好的軍隊，先生！我提起西軍，』他向四面略略張望了一眼，繼續對我說：『天爺！這是比土匪不如，他們走過的地方，隨地敲詐劫掠，女人們更遠遠地躲避，人民偶然支吾，馬鞭子就立刻打來，那能像你們的軍隊一樣，在大路上頭都不側一側，唉！好軍隊！好軍隊！從同治以來，我沒有看到過。』他說到這裏，更哽咽了。我安慰了他一番，在離開了王太堡而向王宏堡進發的途中，我覺得有一種悲憤的情感緊張着。

在陰雲慘澹的近暮天氣，我們到了大壩，這是一個死氣沉沉的村落，深黑的溝水，圍繞着一帶寸草不生的土山，全村十九是頹牆敗垣，呈現一種久經兵燹的衰象。明天到達了廣武城，廣武城是一個古堡，堡外老木參天，紅葉在地，我們沉淪

在這戀人的秋色裏，從開始長途行軍以來，我沒有領略過這樣動人詩思的景色，但是我終於無詩，因為所有吟風弄月的雅趣，久已被我的思想和生活所燒燬了。

從雷家沙窩向石空堡進行，計程一百二十里，從黎明走到黃昏，我疲乏得眼暈頭昏，在路上逢着行人，每每問訊離石空的路程，但是有時他們告訴我們還有三十里，走了半天，再問時，反說還有三十五里，這些方向並不錯誤，而目的地反是越走越遠的趣事，在北方是常常會遇到的。

中衛縣的城郭，落在眼界中，依然先見壯偉的城樓，這些觀瞻，使我懷疑黃河上游的文化，完全鍾毓在城樓上。從丹堊如新的雉閣和護心雕欄中，更可以看出過去時代的人們，崇拜戰爭和讚美戰爭的心理。

在南門外扎下了營寨，斜日猶未近西山，中衛縣知事出城來謁見劉氏，兩名親兵，都辮髮長垂在車前奔走，內中一個親兵，高捧着長達五尺左右的旱煙桿，另外一個，拿着旱烟袋，從這副希奇的儀仗裏，我們可以推測甘肅一般的政治狀況了。

後來楊耀東告訴我，知事趙某，是旗人，任中衛縣的七品正堂，已經十餘年了，他的父親長庚，曾經榮任陝甘總督，我於是乎才了解他有這樣大的來頭。

在中衛縣休息一天，即向沙坡頭出發，曾經嘗過沙漠中旅行况味的人，聽到這種地名，自然會預先皺着眉頭，表示厭惡的。日色平西，就到達了沙坡頭，這是一個後依沙山的小村，黃河在村前湍急地飛奔着，水聲怒吼如雷，當夕陽下山時，混和着馬嘶聲號角聲人語聲，另成一種悲壯的情調。

翌晨人馬出發，部隊都爬越沙山前進，僅僅師司令部的軍官佐，乘船逆溯急流而進。方頭的大船，十多個人拉着繆，平均速力，每小時不過兩里，一步一步沿河前進。北方人真可說祇是陸地的英雄，有許多軍佐，在浪花飛濺中，就惴惴然恐怕葬身魚腹，動作不知不覺拘束起來了。走了十多里，已經繞過了沙坡，捨船上陸，沿着山溝西進，到達了稱爲長流水的山村，村在衆山之巔，天風毫無阻擋地吹入我的衣袖，入夜，更覺得寒風襲人。

在長流水，劉氏接到了李長清的歡迎電，就先行兼程前進，所有梯隊中一切事務，由楊耀東完全負責。原來劉氏在路上，曾經有好幾次打電給李長清，請他暫時維持蘭州秩序，借此試探他的口氣。但是始終未得覆電，大約因為電中稱他為李旅長的緣故。後來劉氏改稱他為李師長，於是乎李氏覆電歡迎了。在一碗泉和乾塘子這種地方，所得的印象，使我常常引用此種印象，來註釋旅行的困苦。大軍在大沙山南部分支中通過，陰雲密布在天上，白雪飄飄地飛上客衣，人們都顫抖着匍匐前進，車輪深深陷入沙內，喧鬧着一片騾夫吆喝的聲浪。

騾馬都口吐白沫悲嘶着，不斷地噴出蓬蓬熱氣，無情的鞭策，使這些疲勞而無可告訴的畜生，一步一步向這綿遠的行程，掙扎前進。然而這是騾馬鐵鑄的命運，當一匹初長的小駒或小犢，第一次的羈輓，加在身上的時候，這樣，命運就決定了。鞭策跟着牠們，走遍天之涯地之角，直到變成一堆白骨，才回復了自由。我從騾馬身上，想到在『生活之鞭』的威力下的勞働者，我熱血奔騰，幾乎忘記了天在



下雪。

乾塘子的臨時兵站，在惟一的破店內。天井中滿排着幾十隻水缸，缸內的水，都帶着一種羊臊氣，因為乾塘子附近，無水可覓，兵站裏的水，都是雇着許多驢子，每日在四十里外的黃河內，用羊皮袋馱來的。我在這天，就沒有洗臉，在這裏，使我們更瞭解水和人類生活關係的重要。

由一條山西進，都是滿目荒涼的地方，我們不會相信，這是接近省城的區域。途中看到居民在很深的礦洞中，挖取沙石，我們不知道他們作什麼用途，後來他們告訴我們，說是舖在耕地上的。在甘肅的土地，大半都是這樣；如果在耕地上不舖這些沙石，一切作物，就不容易生長發育，於是這窮山苦水中的居民，生活更加困難了。

沿路所看到的農作物，除了小麥以外，祇見滿坂的罌粟。這是大英帝國贈送給疲憊的中國民族的興奮劑，在中國，這種殺人的毒物，在政府冠冕堂皇寓禁於征的

口號之下，公開地販賣着，於是在農村經濟中，留下了一種極大的危險性。譬如在甘肅，有許多農民，因土地太少的原由，全賴種煙爲生，如果官廳無計劃的絕對厲行禁止鴉片，這些農民，就一時不容易生活，同時，官廳方面，因爲全省每年全收入四百萬元中，鴉片捐稅却佔了一百五十萬元，所以不敢再談禁種鴉片的問題，於是官民互相迴護着，做着鴉片的賣買。所以甘肅的政治問題，也每每以分配鴉片煙稅爲中心問題了。

從水伯河出發，天尙未明，此地離蘭州僅六十里，我和錢君，沿着山溝前進，天色昏黑，山徑僅能稀微認識，不意走錯了道路，迷惑在萬山叢疊中。放眼四顧，靜寂地四無人聲，祇好認定方向，沿着羊腸鳥道走去，直到近午，才走到一條山溝。我和錢君，認着騾馬的蹄跡而行，到了日影過午，走到一個山村，由村民的指示，方始走到大路。忽然看見我們隊伍，正在山口的村莊內打尖，我們不禁大喜過望，但是計算行程，已經多走了四十里，兩腿也酸而且軟了。

隔岸隱隱望見蘭州的城郭，同行的伙伴們，都驚喜地互相奔告。自然，這是一種應有的驚喜；四十三天以來，我們歷盡了千山萬水，飽嘗了雨露風霜，在這一剎那間，這最後的目的地，已經呈現在我們的眼前，不怕再會飛出視線以外去了，我們將從此暫時結束我們旅行的日記，而開始安定的生活。人類最愉快的時候，就在一種希望將要達到的一剎那間，所以無怪乎劉胖子，又在前面高唱大面戲了。

黃河奔騰而過西郭，向東北流去，有一座大鐵橋，長虹樣臥在河上，這是前清陝甘總督升允所建築的。我們走過了鐵橋，進了西門，直奔督辦公署，劉氏已先日進城了。蘭州城表面非常安謐，並沒有政治變遷的痕跡。

督署的大門前，並峙着兩株高入雲霄的大旗杆。這是明朝肅王府的舊基，清朝是陝甘總督衙門，所以規模非常宏大，幾乎佔了蘭州全城五分之一的面積。我走進大堂，大堂上排列着槍刀矛戟這一類的武器，前後密懸歌功頌德的匾額。走過了二堂，尋着我們暫時住處，却是在西偏院內，和參謀處同院居住。在這裏，聽說軍務

幫辦兼督署參謀長蔣鴻邁，早已先劉氏進城來了，他本是馮氏的參謀長，這次突然來甘，算是一個新鮮的消息，因為我們在路上，簡直是惘無所聞的。

傳令兵將行李打開在炕上的時候，忽聞同室的隨員們，都用徵求同意的口氣說着：『我們援一援例罷！』大約都同意了，於是乎他們忙着準備手本。我最初不懂他們所要『援』的是什麼『例』，後來才知道是指着『援例進謁道賀』而言，這樣深遠的意義，在我當然是不會了解的。當他們拿着手本，魚貫入室，喜氣盈盈地援例去的時候，我為一種內在的壓迫所驅使，匆忙地援例上毛廁去了。

懶懶地脫履上炕，懶懶地鑽入被窩，我正式完畢了三千里步行的行程。在枕上，回憶征途中所有的經歷，我真不會相信自己生存在二十世紀的時代，一切歷歷在目的現象，祇是一卷描寫十八世紀前後社會狀況的歷史影片。我所憂慮的，就是：如果我們永遠被包裹在這個封建社會的麻袋裏，那末我們的思想，不知道會落伍到什麼地步？

疲倦漸漸地襲來，在未入睡鄉以前，朦朧中，尙聽到那位陸軍少將張中和的咳嗽聲，和吐痰聲。

蘭城風雨

在督署西偏院內，暫住了幾天，國民軍中的重要人物，當這萬端待理的時候，自然忙不可言，而是我們，却閒得如冷寺裏的老僧一樣，每日祇是和錢君，同去街上喫糟酒沖雞蛋，這幾乎變成我們唯一的工作。後來碰到國民黨甘肅省黨部臨時執委田琨君，我們於是決計在這空閒的時間內，幫助他進行地方黨務的發展，介紹他見了劉氏和楊耀東，從此公開地在蘭州掛出國民黨的招牌，開始向羣衆活動。在甘肅方面，本來談不到國民黨的存在，北京政治分會，雖然派定了七個臨時執委，秘密地組織臨時省黨部：但是就中有一個，是腐敗的官僚，一個是劣紳，一個是土豪，一個是智識分子，蟄伏鄉間不來省城，其餘的兩人，是緊抱着飯碗，死也不肯放鬆的蘭州中學教員。這一批革命領袖，從黨部成立以來，他們幾乎還沒有知道黨

部的大門，究竟還是朝南或衝北，祇剩下一個田君，孤零地爬伏在這封建勢力的蛛網之下，一籌莫展地關着門圍爐革命。在這種滑稽的情形下面，簡直可說黨就是田琨，田琨就是黨，所以我們平時常常戲呼田君爲黨皇帝，因爲他祇要關上黨部的大門，儘可在土炕上稱孤道寡的。靜悄悄地，除了孫中山先生的遺像外，也不會再有一個人影去干涉他。

當時，我們又碰到北京政治分會派到西藏去的黨員延闕夫君，他本來是奉命隨同印度王子大天明的一行，取道甘肅，到西藏去做反英運動的；可是他到了西寧之後，却被渺無人跡的前途，所嚇倒了。同時，這個負着偉大使命的旅行團內部，起了一種內訌，而且達賴喇嘛也拒絕他們入境，他於是趁此機會，奔回蘭州城，憑他所有的交際天才，在劉氏門下活動，於是乎赫赫然做起官來，榮任了督署的交際處長。像這一類聰明異常的革命者，我是生平從來不敢加以批評的。

候補着肥缺的隨員們，自從『援例』以來，張少將榮任了督署的副官長，劉胖子

榮任了軍械廠長，其餘的也一個個都官服輝煌，氣概凜然的離開了西偏院。不過幾天，我們也搬到了督署後花苑內塔影移去住，於是留在這靜寂的兩間低屋內的，祇有了丁牧師，和他的隨身法寶一部新舊約。

花苑的範圍，非常廣大，後臨城堞，登城閒眺，汎濫的黃河，以及北岸諸山，都歷歷映入眼底。苑內花草雜蒔，老樹參天，然而在這初冬的天氣，滿地的落葉，和枯萎的草花，全是一片衰颯的景象，一切園林所有的美，都被無情的秋風所摧毀了。

塔影移佔據花苑的南角，曲曲的欄杆，迴繞着三間平屋，後院有偏門通着劉氏的休息室，有一座土山環抱着，屋外遍植桃李葡萄等各種花木，這是從前張廣建督甘時的書齋，現在却成爲我們小有的天下了。

督署的大堂，掃除了一切封建時代官衙的森嚴氣象，刀槍矛戟一類的陳列品，都已收拾得無形無踪，所有壘壘然的歌功頌德的匾額，也多變成了官長們和工匠

們的牖榻。這個陰黑和森羅殿一般的大堂，經半月的改造，却成爲光線透明的講堂。劉氏規定督署錄事以上的軍佐，每天聽講二次，所講授的多是關於軍事的課程，每週中我擔任了一小時的三民主義講演，錢君擔任了一小時的國民革命史。此外時間表上，還大書特書地寫着李師長訓話，但是我始終沒有聽過李長清的一次講演，所以這也可說是一種缺憾。

在第二師師部，我也擔任了一小時的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，和三民主義，聽講的是師部少尉以上的官佐，上課的時間，規定是上午四時至五時。天色尙未黎明，他們都在這寒冷的電燈光下聽着講，靜寂的空氣，使他們始終不易拋棄倦眼惺忪的狀態。我雖然盡力注意聽衆的興趣，而避免講經式的語調；但是後座的聽衆，終不免閉目扮着傾注全神靜聽的模樣，而實際上，他們早已一脚跨入黑酣鄉裏去了。在他們本是無足怪的，整天地忙碌着，沒有休息的時間，幕地裏從執被窩中提將出來，教他們聽這些無趣味的政治理論，自然厭厭生倦，而至於矇眊入睡了。我記得

自己幾年前，在杭州聽江亢虎講演新社會主義的一天，竟獲得了一次安甜無比的午睡，出了會場之後，我對於他延長二三小時的高談闊論，簡直一點印象也沒有，這些事實，都使我懷疑講壇式宣傳的效力的。

督署成立了一個宣傳部，宣傳員都是馮氏在張家口所創辦的『輔治人員養成所』的學員，他們從包頭隨軍來甘的，共有九人。當時蔣鴻遇邀我擔任宣傳部的主任，但我對他申述了我對黨所負的使命，僅僅限於軍隊中的宣傳，這樣就輕輕地拒絕了他一番獎拔的美意。我知道我如果真要擔任了這宣傳部的主任，我所有意志，就會從此完全埋葬了。

在打拉牌的時候，無意中碰到馬寒禪伍芹仙兩位英俊青年，他們雖然都穿着士兵的服裝，但是另有一種睥睨一切的氣概。我們第一次相見，就在宿營地附近沙堆上，以後我們就成爲好友。他們兩人，都在通信隊上充當司書生，到了蘭州以後，通信隊遂擔任督署警衛的任務，隊部也駐在花苑裏面，因此我們見面的時間更多。

不過幾天，芹仙升了營部的上尉軍需，寒禪升了師部的中尉書記，爲職務的忙碌，我們談話的機會，不免因比成少，但是過去的談話中，我們已經將他們的思想，拉近革命的主義了。

在督署中，最使人無法對付的，就是那批聰明自用的參謀官，這些殺人事業的設計者，無論其笨拙得和豕鹿一樣，偏也要自命爲不世出的智囊，盡情地發揮誇大和狂妄的醜態。他們祇希望從詭譎和僥倖中，擠上特殊的地位，所以一切言行，都被自私自利的情慾所支配着。但是談到革命，他們却又不肯示弱，總是老氣橫秋地，誇張他如何富有革命精神，或者說他自己在二十年前，已經加入同盟會了；或者說他的父親，曾經在清末參加過某次革命的，這樣一來，就證明他是革命的老前輩！其實這些都是無稽的謊語。我尋常到參謀處裏去，在這些『丑表功』的活劇之下，不知打了幾次寒噤。

有一天，我坐在參謀處閒談，有一位范參謀，是新來投効的人員，口口聲聲祇

是頌揚張勳的人格，他的結論是：『全中國祇有張勳一人，抱着主義至死不變，其餘的都是朝秦暮楚，無骨格的壞人。』我當時淡淡地對他說：『到死不變主張，也不一定算是有格，如果賣淫婦到死還要賣淫，小竊兒到死也要偷東西，試問這是不是人格呢？』我這麼一說，全室起了一陣笑聲，使他兩耳微微地發赤，過了半晌，才說：『我並不是思想腐敗，我早年就加入革命，就是我到陸軍速成校去念書，也是黃克強介紹我的。』我聽了他的話，真覺得肉麻得要嘔吐，不想到這個督署參謀處，竟是革命老前輩的黃金臺，多少括括叫的合於特種登記身分的人物，擠滿堂地，望風來歸，如何不猗歟休哉！然而我真傲慢，當時冷笑了一聲，對他說：『如果你真以為中國祇有張勳有人格，那末黃克強就錯認你了！』這話一出，他突然地面紅過耳，祇逼得啞口無言，我也覺得這話過於刻薄，向痰盂內吐了一口痰，就忽忽走出了。

氣節廉恥，乃是三綱五常的基礎，近來黨國偉人，也努力提倡着。因為他們

說：『這是中國民族固有的精神。』我相信這樣提倡下去，或者可養成許多和張勳一樣，有氣節廉恥的人才。從來拿玉璽的命世真主，當然喜歡人們講究從一而終的氣節，和義不降賊的廉恥：因為祇有這樣纔能拱手而治，使天下太太平平，金湯萬里，開子孫帝皇萬世之業。然而時代的演進，辜負了革命的偉人們，維持世道的苦心，在世風日下的趨勢中，無論如何提倡，結果祇好使他們嘆息着：『古之人不可得而見也！』

光陰和流水般過去，我們到蘭州已近半月了。在十一月中旬的一個午前，日光很明徹地照在紗窗，我一方面整理着案上的書籍，一方面和錢君閒談着，驀地裏督署後院起了一陣劈拍的聲浪，錢君陡然瞪圓了兩眼，說：『喏！槍聲！槍聲！』我當時却仍舊安然整理着書籍，淡然否認着，說：『胡說！這是他們喫得高興了，放着鞭炮。』原來這天劉郁芬正在宴請甘肅陸軍第一師營長以上的軍官，但是錢君反對我的判斷，仍舊固執着說：『這一定是槍聲。』這時我也覺得宴客時，點放鞭

炮，未免不近於情理。當時我們都靜默地側着耳靜聽着，幾分鐘後，斷續地又起了幾下槍聲，接着，一片歷亂的脚步聲，由東偏院向花苑內走來，我和錢君急忙跑到門外，祇見在陸洪濤督甘時所留下來的圍丁，拋了掃除落葉的竹帚，口裏說着：

『啊呀！李師長！李師長！』我們向月洞門方面看去，祇見十幾個大刀隊，高舉着明晃晃的大刀，押着三個人犯，轉過土山去。我們知道這三個犯人當中，一定有一個李長清。這時全花苑立刻陷入緊張和嚴重的形勢中，要路上和轉角上，都密布着手槍隊，大刀映着朝日，發出閃閃的光芒。我恐怕我們穿着便衣，如果碰到不相識的崗兵，容易引起糾紛，不得已和錢君暫退入室內。

有一個全副武裝的士兵，從門外走過，向我們看了一眼，等了一回，忽然有一桿匣子槍從門隙出現，槍口對着我們，我一看，拿槍的却是梁團長冠英，就笑着說：『你來捉拿我們的麼？』他看見了我和錢君，就把槍放下，笑了一笑說：『剛才席上有一個李部的軍官跑了，兵士們不認識你兩位，前來報告，我以爲是逃犯，

原來却是你兩位。」說着，勉強地坐了一刻，就匆匆向前院去了。

約莫過了半小時，花苑內的情勢，漸漸緩和，我們走上土山去探望情形，祇見第二師軍法處長王法仁，帶了兩名鐵工，從西苑門走向園丁所住的土屋內，給李長清去釘鐐。不一會，就有一個兵士，將李長清從土屋中，馱到土山西麓的土地廟內，一種狼狽的情形，教人可笑又覺可憐。李氏因在土地廟內以後，就有一位參謀，勒令李氏親筆下一個命令，大意是：部下切勿盲動，使他的性命發生危險，聽候劉氏改編云云。命令寫好了，劉氏就令李氏的參謀長魏道明，拿到東校場，宣示全軍。同時又釋放了所有在席上被捕的營長，加以安慰，而且哄着他們聽候重新加委。這些營長，平時本來祇能橫陳在鴉片炕上，伸伸腰，吐吐痰，去斷送光陰，在今天這樣驚浪駭濤之後，自然一點反抗的勇氣也沒有了。他們走出督署的情景，可想而知是舊小說裏所謂「抱頭鼠竄而走罷了！」

李氏同時被捕的，是他部下的旅長包玉祥，和一位姓滑的營長，因為這兩個

人，是李氏的死黨。還有一位營長，因赴席較遲，進了督署的東偏門，猛然聽到裏面幾聲槍響，知道事已不妙，急忙勒着馬想回出門去，被一個衛兵拉住絲韁，加以阻止，但是那位營長，還是用足跟力蹴馬腹，想衝出重圍去，忽然另一個衛兵，奔上前去，向他的腦後，奮力一刀，一片天靈蓋，就和瓜皮樣的，滴溜溜飛出一丈以外，從此他衝出了生命的重圍，走入另一世界去了。

當劉氏接到李氏歡迎的電報，兼程前進的時候，先一日即電告到達蘭州的部隊，說：『將於翌日的上午十時進城，』李氏聞訊，屆時就率領全城文武，向城外去歡迎；但是等待了半天，並不見劉氏的影踪，沒奈何祇得懊喪地回入城內。回到城內，又悉劉氏將於第二日的上午進城，他又按時出城去歡迎，然而鵠立多時，四山沉寂地，無聲無息，祇好又依然懊喪地歸來。誰知回到城內以後，在探訊之下，知道劉氏已經在早晨八時進城了。李氏心裏因此就十分感覺不快，他以爲劉郁芬，不應該這樣賣弄玄虛，去欺騙他。可是按例又不能不去謁見，於是帶了四十多名衛

隊，到省長公署去晉謁劉氏，當他被許多衛隊擁擠着，到了省署大門前的時候，忽然第三旅旅長張維璽，挺身出來，厲聲呵斥李氏說：『你是什麼人？敢帶了許多人到這裏來！』立刻就喝令衛兵，將李氏衛隊的手槍一概繳了。李氏在這個晴天霹靂之下，驚惶得無法可施，勉強說：『我是李師長，來見總指揮的。』張維璽說：

『那末拿名片來！』從名片傳入之後，不一會，裏面就有一位副官長引見。在李氏以爲這次性命的危險，是當然無疑的了；但是當他走進了大堂之後，劉氏早已迎將出來，在就坐談話時，劉氏又十分推崇李氏。最後李氏疑雲漸釋，囁嚅地說明衛隊繳械的情形，於是乎劉氏大怒，命傳令兵喚取張維璽，在李氏前面，加以訓斥，並命將所繳的槍，一律發還李氏的衛隊。從此以後，李氏自以爲他的生命，已經在安全的境界中了。

劉氏當初所以不敢擅殺李氏的原因，就是恐怕僅僅殺了李氏，要激起李氏部下的叛變，同時他也知道李氏的部隊，時時刻刻都在戒備中，於是玩出這些圈套，使

李氏放懷不疑。而且在劉氏到蘭州後的半個月中，李氏幾乎每天在督署進出，始終沒有看出劉氏絲毫的陰謀，所以終於在這宴會的席上，俯首就擒了。

從鴻門宴以來，人們對於宴會，本來都會覺得危險性的存在的。這天李氏和部下全體軍官去赴宴的時候，據包玉祥的意見，也預料恐有暗算，但是李氏恐因此引起劉氏的疑慮，沒奈何的都連翮上督署去。當李氏進了會餐室之後，督辦署的大門，就砰然一聲關住了，同時所有第一天晚上秘密調集的手槍隊，立時密布在督署的周圍。街上的行人，突然看到這種情形，擁擠着四散奔逃，婦孺的啼哭聲，和驚呼聲，雜然而起，商店都忙着關閉門窗，疑慮和恐怖，支配着蘭州全城，大街小巷，一霎時，靜悄悄陷入墳墓的狀態，人們都閉戶靜伏着，等待暗雲的開朗。

在宴會上，劉氏匆匆數語，就託故離座了，接着就是梁團的營長趙登禹，扮着傳令兵進去。這是一個力大無窮的技擊家，因為李氏在蘭州也是著名的拳術的慣家，劉氏恐其兔脫，所以用趙登禹單獨去擒捉李氏。當時他慢慢地走到李氏的旁

邊，突然飛出一脚，將李氏踢倒在地，李氏祇叫得一聲『啊呀！不好啦！』他的兩手，早已被趙登禹反接着，用繩子縛住了。同時會場外擁進幾個手槍隊，舉着手槍，將所有營長隨身攜帶的手槍，一律繳了，暫時就禁閉在客堂內。

當時李氏的隨從兵，見李氏被縛，拔槍意圖反抗，但是督署的衛隊，預先開槍示威，並且打死一人，其餘的也都束手就縛了。

李氏就擒第五天的清晨，芹仙走到我室內，態度很神秘地對我低聲說：『這是祕密的！你不要對旁人說。李長清和包玉祥等三人，昨天晚上二時，已經用布勒死了。』我問他：『埋葬在那裏？』他說：『在花苑後面，掘了一個土坑，半死半活的就拖入坑內，用土墊平了。這真是慘酷！我簡直也不敢看一眼。』芹仙去後，我獨在室內，覺得一種莫名其妙的感觸，在心的內壁壓迫着。翌日，督署煌煌的佈告說：已將李包等，解送包頭，聽候馮督辦面訊去了。

這件公案的內容，直到如今，還是祕而不宣的，蘭州城的市民，祇以為李長清

被捕解送包頭去了。然而從此以後，不但人世間再沒有李長清的着落，而且人們也
不久將此事忘懷了。

這真是一齣滑稽的趣劇，當我記述這故事的時候，我懷疑着，我自己正在這裏
編著詭譎的小說。然而我終於不敢攘人之美，這祇能說是劉郁芬小品的傑作。

當李長清尚未就擒以前，蘭州城的秩序，表面上雖然非常安定，但是一到晚上，國民軍就都爬在城牆上的壕溝內，徹夜對李部嚴密監視，同時駐在南門外五泉山的礮兵營，所有野砲，砲口也對着東校場李部的營房，祇要有一個警報，就可以不待瞄準，立刻施行轟擊。可是一到白天，兵士就都回營房內休息，砲位也用乾草掩住了。所以蘭州城人，雖然熙熙攘攘，過度着平靜的光陰，而國民軍在這種嚴重的對抗形勢之下，所享受的，完全是一種溝壘的生活。直到李氏就擒，以及他的部隊改編之後，國民軍才恢復了平時駐防的生活，正式開始訓練。我們也逐日向各營內講演三民主義，工作漸漸進行了。

有一天，我到駐在五泉山麓的一個步兵營去講演，領班的營副，見我穿着便衣，以為當然是一個牧師。他最先領導着全營的兵士，唱了一段讚美詩，再鄭重地指定一位連長，做一個禱告，那位被指定的連長，當時就合掌閉目，朗聲地做起禱告，全營士兵，就鵠立閉目靜聽着，他用外國人說中國話的語調，念着：『我的主！我感謝主，使我們能夠聽到主救世的真理。希望主給與我們很好的記憶力！使我們能夠永遠記住這救世的真理。』他念到這裏，全營兵士，都跟着他，雷鳴般吼着一聲『亞門！』我最初總是忍俊着，等到那位營副，介紹我講演之後，我才含着笑容開始對他們說：『我真是高興，在今天能夠聽到這樣悠揚的讚美詩，和這樣虔誠的禱告；但是我這個牧師，不是和諸位來講究死後的天堂的，乃是和諸位來講究如何來打破這生前的地獄的。我是一個革命黨的黨員，……』那幾位官長，聽了我這幾句開場白，都瞪着雙眼，爽然若有所失了。

在一個晴明的天氣，我和寒禪等同去遊五泉山。這是蘭州唯一的風景，有一泓

清溪，潺緩地從山內流出，一帶疏林，靜靜地飄着落葉。我們進了建築宏麗的五泉寺，所看到的祇是許多匾額和對聯，這些匾額對聯上的題句，幾乎都是本城的紳士劉爾忻所一手包辦的。我們真會懷疑，這幽雅的勝景，是他私有的樂園。這位紳士，憑藉着前清翰林公的頭銜，在這一切停滯於封建時代的蘭州城中，他保有極大的權威，歷任的行政官，都不敢不對他表示無上的敬意。聽說劉郁芬到了蘭州以後，也曾經去拜訪他兩次，但是這位古賢泄柳，却送給劉氏兩碗閉門羹。我們真不了解劉氏爲什麼要這樣去自討沒趣，事實上却更加抬高了這時代廢物的地位。

漸漸到了歲暮的天氣，陰雲連日緊挨在天上，大雪斷斷續續地飛降着，園林的雪景，含蓄一種靜的畫意。登城樓遠眺，銀一樣的山色，襯着淡黑的天光，世界已經被白色的魔鬼所佔領了。

黃河已經冰凍了，許多旅客不願迂迴地從鐵橋上走，就踏冰過河，後來河冰愈凍愈厚，於是乎在冰上推着小車走的都有了。

嚴寒的氣候，鎖鎖着我們的雙足，除了太陽光燭大地，或者爲工作上的必要，偶然出外時，我們每日祇是圍爐看書，消磨這殘冬的歲月。

從李長清消滅以後，蘭州的政權漸漸穩固。割土自王的各鎮守使，不能不和劉氏虛與委蛇地表示服從，涼州鎮守使馬麟，河州鎮守使裴建準，以及回軍師長馬鴻逵，都次第來蘭州謁劉氏，表明他們擁護的誠意，其餘各鎮守使，也和劉氏信使往返，幾無虛日，隴南鎮守使孔繁錦，並且和劉氏結爲拜把兄弟。這些拜把的活劇，真是中國政治上特有的玩藝，當每次政變爆發以前，一定有許多重要角色，派人互送用紅紙寫就的蘭譜，從此以後，就盟兄盟弟的，喊得非常親熱和肉麻了；但是到了一旦局面決裂，於是乎從前的盟兄盟弟，就立刻改稱爲該賊該逆了。我們真何幸，生在這謎的中國，能夠看到這種有趣的幻術。甘肅的政局，漸見小康，於是乎陞官圖攤開了，劉郁芬由總指揮代行督辦，升爲代理督辦，孫良誠升了第二師師長，梁冠英升了第四旅旅長，楊耀東升了督署參謀長，安樹德陞了甘肅陸軍第一混

成旅旅長，其餘的小官，也多跟着長官，晉級有差。委任狀幾乎用繩子一細一細地發出去，我們的兩耳，幾乎被他們升官的消息，聽得膩煩了。

軍務幫辦兼督署參謀蔣鴻遇，這時陞任綏遠都統。他是一位戲劇的人物，短小的身材，和滑稽的行動，使我們容易聯想到電影明星卓別麟。聽說這次國民軍來甘，李長清本來是預備武力抵抗的，幸而在劉氏未到蘭州以前的三天，蔣氏已經帶了十八名手槍隊，輕騎進入蘭州城，他用大膽的行爲，嚇退了李長清的野心。聽說：當時李長清曾經請他去檢閱軍隊，這種舉動，實際上是對國民軍的一種示威行動，然而蔣氏却十分從容地，無所介意似的坦然蒞場去檢閱。到了後來，李長清請他對隊伍訓話，於是他就大開其向天的大砲，他毫不客氣地說：「你們知道打仗麼？打仗不是簡單的事情！譬如這次我派了一千多名的便衣手槍隊，早已進入蘭州城了，而你們却懵懵懂懂的一無所知，假使你們的敵人，這樣來進攻你們，那末你們不是槍都沒開，就完全失敗了麼？」這一篇憑空捏造的誑語，輕輕地就把李氏嚇

得聲譽莫名，從此李氏就在猶豫不決中，斷送了他的性命了。蔣氏在國民軍中，本來算是一個有階級的軍人，不過在我平時的觀察，他的行爲，多少是帶一點精神病的徵候的。

喧傳着新任省長薛篤弼，輕車減從，已經到了蘭州。他是被稱爲國民軍中首屈一指的政治家的，從一個軍隊中的司書生，逐漸地擠上現在的地位，蔚然成爲馮氏的股肱，他一種勤儉耐勞的精神，是有令人可以佩服的地方。從他到了甘肅以後，爲時不久，滿街上就都表彰着他的德政，空牆上都畫着紅紅綠綠的國恥地圖，和二十四孝的圖像，所有電桿上，也滿釘着上寫古聖賢格言的木板，同時滿城的告示處上，遍貼着煌煌乎禁止纏足的佈告。這樣政治上的設施，如何不令人歎爲觀止。後來在西北的行政人員，祇要能夠提倡天足，已經算是了不得的革新家，如果再加上在牆上能夠畫畫國恥地圖，那當然是天字號的政治家了，所以薛氏終究可以稱爲名不虛傳！

這時教育廳長是沙月坡，一般人因他不大通的緣故，稱他爲沙坡頭，他是給馮氏講過易經的老師。自從他榮任了甘肅教長以來，天天祇是向省城各校，提倡講經，舊書攤上無人顧問的易經和左傳，受了他的吹噓，價值就立刻高漲十倍。在蘭州蟄伏着老生宿儒，都以爲賢人復出，蠢蠢然想望科舉的復活，其餘大煙榻上的甘肅教育家，也打算出而追隨廳長，維持唐虞以來的道統。蘭州的教育，於是乎煌煌然成爲大觀，伏羲氏左邱明在天之靈，其一種欣喜的神色，我們可以想而見了。

漸漸地度過了殘冬，春氣暗暗來到大地，草木都呈現一種興奮的氣象，新綠慢慢地支配了全苑：我們都等待着美麗的春的降臨。

在延闕夫座上，碰到兩位甘邊藏民的代表，他們所代表的是循化縣拉卜楞寺呼圖克圖嘉木樣，所統治的一部藏民。一位漢名黃正清，是呼圖克圖嘉木樣的長兄，一位漢名羅振彪，藏名叫做薩丹，他們是到蘭州來控訴西甯鎮守使馬麒的，我和他

們在幾次會面之後，就變成了朋友。

拉卜楞寺呼圖克圖嘉木樣，統治着甘邊川邊及青海東南部八十八族的藏民，管轄着一百零八個寺院，在民國十二年，因反抗西寧鎮守使馬麒的勒索，而遭馬麒的仇視，於是西甯鎮的騎兵，突然圍攻拉卜楞寺，嘉木樣在亂兵中，出奔甘邊剛察寺，嘉木樣的父親，漢名黃位中，藏民稱他爲「耶扶賽恩」，他當時號召附近的藏民部落，共計五萬餘騎，和馬麒在剛察附近的艸原激戰。最初的交鋒，藏民勇悍異常，他們都脫得一絲不掛，裸體持着長矛，奮馬向前直衝，使馬麒的騎兵，受了極大的損失，後因甘督陸洪濤派員傳令雙方暫時停戰，靜候督署的查辦，愚蠢而謹愿的藏民，以爲督辦既然出來查辦，一切當然可以靜候解決，漫無防備地屯札在無險可據的草原上；然而馬麒却從來沒有將命令不出蘭州的陸洪濤放在眼上，於是趁藏民毫無準備的時機，促兵進攻。當馬麒的騎兵，衝進藏民的營壘時，許多藏民，尙鼾聲呼呼，在睡夢中，驀地裏被一陣槍聲所驚醒，手足無措地，東西亂竄，無抵抗

地被馬麒殺了幾千人，其餘的也祇好保護着嘉木向川邊潰退。馬麒的騎兵，於是摧毀了附近藏民的村落，焚燒寺院三十幾座，被殺婦孺共計七千多人。

從這次慘案發生以後，三年以來，藏民不斷地向北京政府去控告馬麒，但是都如石投大海，並無絲毫影響。這時他們聽到國民軍來甘，所以重來蘭州控訴，希望劉氏能夠扶掖這一部分的弱小民族。就是我在當時，也盡我的力量，去援助他們，然而羣雄割據的甘肅政局，和國民軍現有的力量，終於使這事公正的解決，成爲一種悠遠的希望。

我常常告訴他們：你們的案件，不是某甲與某乙的什麼糾葛，乃是一個弱小民族，受地方軍閥壓迫的問題，這是不能完全依賴官廳來解決的，你們應該自己來講求生存的方法，不然，天下的馬麒多着，你們的官司會永遠打不完的。他們最初對於我的忠告，雖然爲要求立時解決的心理所蒙蔽，未免覺得我所說的理論，近於迂遠，然而經我幾度翻覆譬解之後，他們也誠懇地接受了。

我幫助他們，組織了藏民文化促進會，會員除留蘭藏民以外，青年的國民黨員，也多相繼加入該會。在成立這一天，蘭州教育界來參加的很不少，沙月坡也惠然蒞會，他演說文化的真義，延長達一小時有餘，幾乎將全場聽衆，完全催眠了。後來錢君登台演說，毫不客氣的攻擊沙氏，他說：「藏民文化促進會所提出文化兩字的意義，並沒有包括講經這一類的無聊事業在內，我們所提倡的文化，是民族的存在和獨立上所需要的文化，並不是奴隸文化。奴隸文化，祇好讓他們在蘭州去提倡，藏民是並不需要這些的。」這一段尖刻無倫的演詞，引起了許多青年黨員熱烈的掌聲和歡呼，同時逼得台下的沙月坡，面紅過耳，沮喪得一言不發。蘭州城講經的風氣，總算經錢君的一度猛攻，氣餒爲之少殺了。

革命的熱流，漸漸澎湃在北方的城市，在國民軍的防地內，由地窖的活動，而進入半公開的呼喊。北京天津一帶的革命民衆，也駁駁然日見飛躍。然而這些愚蠢的軍閥，他們所能認識的，祇是槍刺的威力，他們以爲喧擾的羣衆，是無足介意

的，而是對於新興的武力國民軍，認爲非消滅不可。於是奉直兩派軍閥，成立了諒解和合作的關係，給與馮氏一種重大的壓迫。直奉聯軍和國民軍的戰端，緊漲到一觸即發的程度，馮氏爲避免戰事計，不得不決意暫時出國，於是將指揮國民軍的軍權，交給張之江，自己就取道庫倫，到俄國遊歷去了。在他以爲這些衝突性，完全是他個人的問題，祇要他一走，衝突性就可從此消滅了。

從馮氏走後，張之江就繼任了西北邊防督辦，這真是威光掛帥，手忙脚亂地弄得不知所措。他自己也知道他的資望不足以統率全軍，所以每個命令的前面，都加上一句『奉上將軍馮諭』的冠辭。在這種情形之下，我們早知道國民軍，已經接近失敗的命運了。

有一天，我在室內看着申報，申報從上海郵寄到甘肅，費時二十多天，所以登載着的新聞，多已變成昨日黃花的消息了。在報上忽然看到張之江打電給段祺瑞，請求整頓學風。我看了這個可鄙的電報的內容，心裏正在不勝憤憤，忽然門簾一

掀，楊耀東走了進來，我就拿了那張報紙給他看，對他說：「請你看看你們大帥的電報！」他將電文略略看了一下，說：「這一定是他的秘書做的電稿。」我聽了他這句缺乏常識的遁辭，就輕蔑地答覆他，說：「誰起電稿都沒有關係，關係祇在發電人上面，反正你們的領袖，這種昏憤糊塗的舉動，比傷亡了十萬大兵的損失更重大，你們國民軍所有的聲譽，在這一紙電稿上，都掃地以盡了！」他聽了我這一篇憤激的言語，也無言可說，祇好拿着報紙，裝做出一種很引為惋惜的態度。

不過幾天，「三一八」慘案於是乎爆發，北京革命的民衆，又在用鮮血塗上了中國北方革命的紀錄。張之江對於這次慘案，事實上當然也應負相當的責任，像他這樣的糊塗蟲，自然不知道段祺瑞章士釗是要用槍彈來整頓學風的，所以終於是做了他人的傀儡了。整頓學風的電文，是由章士釗自己起草，交給張氏的某秘書，某秘書本來是章士釗的門徒，他請求張之江給與批准，然後秉承師命拍發的。

從這次慘案之後，北方民衆的革命陣線，和軍閥的營壘，進入於短兵相接的形勢中。直奉軍和國民軍暫時相安的局面，也立時宣告了破裂。

當時張之江，懵懂地還想屈膝長跪在吳佩孚的轅門，懇求收爲廝走卒，他發出通電，宣言：「一切政治主張，維玉帥之馬首是瞻。」但是吳佩孚並不因此引起了側隱之心，他給張之江的答覆，是：「將你們的槍都繳來，你自己親身可前來請罪。」於是張之江妥協的迷夢，完全驚醒了。

在「三一八」後十多天，國民軍在鹿鍾麟指揮之下，繳了段祺瑞衛隊的槍，完全退出北京城，據守有名的南口陣線，直奉軍閥的聯軍，遂大舉向國民軍追迫，同時劉鎮華奉了吳佩孚的命令，帶領鎮嵩軍攻入潼關，包圍了西安城，於是國民軍全部，都被封鎖在西北一隅了。

南口的戰事，雖然日趨劇烈，然而蘭州的政局，暫時仍然保有安定的狀態。我們都不相信天險的南口，會至於被敵人攻陷的。而且國民軍在甘的兵力，雖然薄

弱，然而他們却有最佳的戰鬥軍紀，所以我們也並不以甘肅土匪軍隊乘機進攻爲憂慮。偏僻的蘭州，使我們看不到一種時代的刊物和書籍，恍如封閉在鉄的罐頭裏面，思想是不知不覺地退化着，這真是一件無法救濟的憂慮。我們飽受着書籍貧乏的痛苦，有時在朋友處，看到一冊兩三個月以前的東方雜誌，就會當作珍寶一樣地看待的。從西安包圍以後，我們更陷於聾聵的境遇了，連東南方面的消息，都惘然無所聞知，有時偶然從郵件檢查處，找到一份上海報，就細細地讀着，甚至於連廣告欄，都不肯輕易放過；可是我們所得的消息，已經多少帶着歷史和故事的意義了。

春的天衣，披在園林上，桃李花裹住了塔影綫，土山四圍的牡丹和芍藥，也都含苞待放。政局是這樣沉悶，工作是這樣呆板，在這如海的春色中，使我們不知不覺間，煺了名士的習氣，每天除了到藏民文化促進會，去學習二小時藏語藏文以外，鎮日價祇是在花下讀書，這樣享受着詩的生活，有時自己思量，也會忘記自己是一個革命者了。這祇是所謂自附於風雅之末的詞人罷了。

然而我們雖然時時這樣反省着和自責着，在死氣沉沉的蘭州城裏，終於無法興奮起來！

爲防守和鎮懾上的要求，大部分的軍隊，逐漸地開出蘭州去，所以軍隊中的工作，漸漸地陷入停頓的狀態中了，我們爲不願安閒地度過無聊的光陰，就幫助田琨君去發展地方黨務。

在蘭州除了小規模的一所電燈廠，和一家小火柴廠外，其餘連手工業的工人都很少的，所以我們決定先向各學校中，去吸收比較進步的青年；但是在這爲宗法思想的雲霧所籠罩着的古城裏，我們要尋找進步的青年，真比沙裏淘金，還要困難。這批中學校的學生，大都是穿着土布的長袍馬褂，鼻上架着銅圈的古老眼鏡，我們雖然不一定以服裝漂亮，來做思想進步的標準，但是他們這種古色古香的前代衣冠，多少可以表示出他們保守的精神，未免使我們望而却步，踟躕不前了。普通的中學生，平時案頭上除了課本和古文觀止以外，簡直不會再有其他書籍可見

的，偶然有一二個學生看過了一二本雜誌，敢談談男女社交公開，同學們就認他爲過激派了。我們最初的活動，當然先拉攏這幾個寥若晨星的過激派，然而當我們領教了他們過激的論調以後，我們除了驚訝他們浪漫的風趣以外，再也不會有其他的感想，所以我們雖然想努力打入羣衆，然而黨務却依然沒有若何的進步。蘭州的羣衆，真使人懷疑是頑鉄所鑄成的。

有一天，有一位省長公署的郁科長，不知道爲着什麼，請我吃酒，陪客都是督署宣傳部的宣傳員。我從來不曾請過一回客，但是別人請我吃飯，我是永永不推却的。酒席預定在一家蘭州首屈一指的北京飯館裏，在白台布的前面，我開始認識了這位意外的東道主，當時他要求宣傳員們，給他向我介紹。那些宣傳員們，因爲眼前就要大嚼他的紅燒蹄子，除了報告他的芳名以外，自然還要說他是一位思想豐富的人物。這時菜尙未備，大家先在客座上閒談，那位堂堂乎的科長，不時拈着他短鬚，口若懸河地，向我背誦着官場應酬的套話。我真感覺侷促了，我覺得他的一言

一語，一舉一動，無論是叫一聲堂倌，點一點頭，噴一口煙，他的聲調和態度，似乎都是從百煉千槌中訓練出來的。尤其是吐痰時的一種說不出而特有的神氣，更使我歎爲觀止。如果在新劇上，扮演官僚的角色，能夠描摹這位科長十分之一的做派，那就可稱爲新劇家了。不過多時，堂倌預先來通知，說是菜要來了，他聽了這話，突然恭恭敬敬地走到上首，用袖子向椅上拂了幾拂，隨將雙手舉箸，高過額頂，鄭重地呼着：「黃先生！——這麼一來，我幾乎被他嚇昏了，我無可奈何地走上前去，紅着面向他說：『郁先生：我是不懂應酬的，大家隨便些罷！』但是他並不理會我，拿着雙箸，行了一個其大無外的鞠躬，端端正正地把雙箸放在我的前面，於是乎他用着同樣的法子，依次去窘迫宣傳員們了。

當我們離開了這狼籍的杯盤，道謝歸去的時候，我雖然仍未了解這次所以能夠狼吞虎嚼的原因，然而這次宴會，終於使我感覺愉快；因爲我開始領略了這富有戲劇意義的宴會儀式。

在這時，我們聽到甘肅的大紳士們，從前曾經籌辦一個隴右學院，陸洪濤走的時候，捐了十萬元的款子，作為該院的基金，後來劉氏到甘，因軍需的急迫，限令財政廳長張維，十日內籌出十萬元，張維一時間無款可籌，就把這十萬元的基金，挪借給劉氏，於是隴右學院的進行，就暫時停頓了。

告訴我這件事情原委的，是甘肅銀行行長火然君，因為他也是隴右學院發起人之一，而且也是新加入的國民黨員，我當時對他說：『如果你們能夠將隴右學院的名義，改成中山中學，那末我們願意代向劉郁芬索還這項款子。』在我提出這個意見的時候，對於索還這項巨款，當然沒有什麼把握，但是無論如何，總可使這個中山中學，成爲一種有希望的運動。當時火君對我說：『這事先須徵求牛載坤的同意，如果他同意了，別的人就不成問題。而且事情正湊巧，牛載坤三天前，正從狄道縣回到省城裏來了。』我說：『那末再好沒有，我們現在就和他商議去。』當時火君也表示同意，就和我同去訪問牛載坤。

牛載坤是甘肅唯一的大紳士，他歷充省議會議長，和甘肅銀行行長，在甘肅社會上的權威，遠在劉爾忻以上。因為劉爾忻雖然戴着太史公的頭銜，終究免不了名士的習氣，不喜歡多管閒事的，維有牛載坤，他是一個政治生活的紳士，在歷次甘肅政局變化中，他總是後台中的重要角色，其餘一切紳士的政治行動，幾乎完全維牛載坤的牛首是瞻。這次李長清驅逐陸洪濤，牛載坤實在是帳幕中的主謀人，李長清被捕以後，他賊膽心虛，就逃到狄道縣去了，後來打聽得沒有什麼風聲，才重回蘭州。

我和火君，在冷僻的小巷中，進入了一家黑漆的大門，我開始認識了這位甘肅紳士的領袖，黑而生光的連鬚長鬚，飄然地披在胸前，一雙鼠目，深深地凹入眶內，架着一副玳瑁的眼鏡，從五官的位置，和冷酷的笑容中，我常識地就認出他是一個可畏的陰謀家。

在寒暄完了之後，我就提出了這個問題，同時附帶着，以原有籌備人爲學董的

條件。但是他把頭搖了一搖，說：「你先生如果要創辦中山中學，我們幫助你募捐是可以的，至於隴右學院改更名稱，事實上未免有所困難。」我當時聽了他這樣堅決拒絕的口吻，希望火君能夠從旁給我轉圜，無如火君在這位大紳士的前面，一味祇是唯唯否否，不敢略參意見。我明明知道這事十九是歸於失望了，但是還不甘心就此罷休，就對他說：「你們創辦學院，無非希望教育甘肅的子弟，不必在名義上爭執，所以如果爲成立上計算，改變名稱，我以爲沒有什麼問題的。」他聽到這裏，突然低着頭，目光睽睽地從眼鏡的上緣向我注視着，兩手向左右一攤說：「那末隴右學院，不是從此流產了嗎？」我聽了他的話，就執帽起立說：「那末預祝你們的隴右學院的成功！」大家就不歡地走散，這件事也從此結束了。

三一八慘案的前後，中國北方的天空，徘徊着一個恐怖的幻影，這個幻影，就是所謂「赤化」，人們也不了解赤化終究是什麼東西，祇知道是一件極可恐怖而在黑暗中晃動着的魔鬼。這是中國軍閥從日本搬來的法寶，他們一犬吠影，百犬吠聲。

地自相哄嚇着，騷擾着，儼然如末劫已到目前了。然而一切封建勢力，却紛紛在這個歷史的謠言之下，集中起來了。他們當時把南蔣北馮，來做這個恐怖的象徵，於是乎中國的內戰，暫時離開了軍閥的混戰，而劃出了一條比較明顯的：舊式武力，和新興武力的戰線。吳佩孚張作霖孫傳芳的軍隊，同時向東南和西北兩個號稱赤化的營壘進攻。

憑空飛來的一紙戰訊，衝破了蘭州沉靜的空氣，吳佩孚所有的豆人紙馬，向蘭州進攻了。首先發難的是隴東鎮守使張兆鈺，他的軍隊佯稱修築道路，蹣跚了六盤山，向西面推進，打算進襲蘭州。幸而當時定西縣駐軍，實力充足，梁旅長冠英聞訊之後，即在城東清涼山一帶掘壕布防，雙方的戰事，遂由小接觸，而漸漸進入於猛烈的溝壘戰。

定西方面的戰事，以雙方的兵力相等，而且山路崎嶇，不易活動和前進，陷入一種持久戰的形勢。當時劉郁芬，集合第二師各部手槍隊，組織一個手槍團，赴定

西應援。這些兵士，除了匣子槍以外，身上還揀着一支步槍，一把大刀和一桿長矛，再添上子彈，工作器具等，全身幾乎變成一個兵器架，在出發的時候，劉氏曾經將一個兵士所負的武裝，稱了一稱，共計六十四斤，然而這二團負重遠征的兵士，從第一天晚上十二時出發，到了第二天晚上十二時，團長劉存簡就從定西打電話給劉氏，報告全團業已到達目的地了。在二十四小時內，他們完成了二百四十里的急行軍，我幾乎懷疑這個手槍團，都是超人所組織的，不然，每個兵士一定都是頑鐵鑄成的。後來我們聽說他們在行軍中，僅僅留着一些少數的收容隊，緩緩跟進，以便收容這些爲疲憊而落伍的士兵，其餘的却祇管自己向前猛進，然而無論如何，這種軍隊的活動力，容易使人驚爲難能而可貴的。

在手槍團出發以後的第四天，忽然一個石破天驚的消息，黃得貴的一旅，在城西四十里瓦崗鎮突然叛變了，原來黃得貴自被李長清繳械以後，劉郁芬當時還想利用他來收拾李長清，仍舊委任他做旅長，他於是收拾了殘部，駐扎瓦崗鎮，從事補

充。這次國民軍派了一個排長，帶着十三名士兵，向南路去辦理兵站，適逢黃得貴的隊伍，暗向蘭州逆襲，在離城十五六里地的山溝內，雙方就藉地裏遭遇着了，這一行負着辦理兵站任務的官兵，當然是什麼抵抗的準備也沒有的，於是乎除了最後的一個兵士，逃回蘭州報警以外，其餘的官兵，全被慘殺了。聽說這位排長，是先被剜去兩眼，再割兩耳和鼻子，然後剖腹取腸而死的。我真不了解人類這種殘忍的心理，是怎樣會發生的！

黃得貴叛變的時候，蘭州城非常空虛，城內祇有一團新兵，在張維璽指揮之下，進擊叛軍，同時駐在狄道的甘軍旅長宋有才，也響應黃得貴，向蘭州進攻。這時候蘭州的危急，真所謂到了千鈞一髮的程度了。當時督署參謀長楊耀東，向在定西贊助梁冠英對付張兆鉀和韓有祿的軍隊，遂由參謀處長張鶴舫和劉氏商議的結果，於晚上九時電話中，命梁旅於三小時內，由定西退守離蘭州四十里地的响水子，這天晚上，梁氏本擬乘黑夜進攻，圍繳敵人一部的槍械，一切部緒，差不多都

完畢了，忽然接到這個電話，直驚得瞠目咋舌，而且梁氏駐紮定西爲時已久，輜重堆積如山，絕對非三小時內所能運走，於是在電話中報告了這樣爲難的情形，要求劉氏再加考慮，劉氏在一度考慮之後，仍命梁氏立刻退却。因爲從狄道有一條路可通定西後方的甘草店，如果宋有才派一部軍隊，橫出甘草店，那末省方和定西軍隊的聯絡，就被截斷了，而且國民軍在常時的軍力，非常單薄，即使得勝也沒有消滅敵人的力量，爲固守待援計，也不能不縮短防線，所以梁氏終於不能放棄一部分輜重，向响水子退却了。

政局既然激起了這樣軒然巨波，妥協是不可能了，劉氏於是任命孫良誠爲討賊軍總指揮，出駐東門外的空心墩，策應東南兩路的戰事；同時蘭州宣布戒嚴，一到晚上，全城闐然如墟墓，和平時一樣燃着的路燈，這時也突然覺得幽綠如鬼火了。

黃得貴的軍隊，經張維璽一度的苦戰，總算驅逐到關山以南，關山離蘭州六十里，是蘭州西南的最高山，也是蘭州南方的屏蔽。張維璽自從佔領了關山之後，

就改取守勢，敵人也退據對面一帶的山頭，雙方在對抗的形勢中，各自憑壕劇戰，然而彈丸的蘭州孤城，已經離開了危險期，而逐漸鞏固了。

從這條戰線形成以後，戰事一時入於沉悶的狀態，國民軍方面在援隊未到以前，本來沒有攻擊和前進的企圖，祇是死守着從關山到响水子一帶的防線。而敵人方面，雖然奮力向這長達六十里的防線，猛烈攻擊，然而終究沒有尺寸的發展。

這次戰爭中，我們得到許多珍貴的笑林材料，最引人興趣的，是那位綠林豪傑黃得貴的軼事，據說他平時的打扮，和戲劇中的武生一樣，穿着緊身的短靠，鬚邊插着一朵絨花，這朵絨花，江湖上是稱之爲『守正戒淫花』的，在七俠五義和濟公傳一類的舊小說內，常常可以看到這個名詞。我們最初聽到這種故事，以爲這不過是刻薄的謠言而已，後來才知道確乎是一種事實。在甘肅的社會，本來是適合於這一類人物的存在的。聽說他在瓦崗鎮起義的時候，他誓師的誓詞是：『弟兄們！努力打進了蘭州城，每人賞給一個好老婆，再給你們一盞上等的大煙燈。』這樣空

前絕後的佳話，我們真是祇有在甘肅才能聽到的。

張兆鉀聲討國民軍的露布，也是一篇令人可以噴飯的奇文，孫良誠平時每每引為笑談的資料。他提出國民軍赤化的十大證據，在露布裏面，大書特書地寫着：

「私自招兵，此赤化一也；擅殺李長清，此赤化二也；信仰基督教，此赤化三也；……」煌煌然千古未有的妙文，恐怕陳孔璋討曹操的檄文，也要退讓三舍了。

甘肅討赤的軍隊，所有的都是舊式的武器，他們稱炸彈叫做轟天雷，機關槍叫做掃地平，他們衝鋒的時候，前面一個人，高舉着一面大紅旗，後面的隊伍，用四路縱隊跟進，大聲吶喊地向前直衝，這種勇悍的士氣，實在也令人心驚。在關山作戰時，他們這一羣古代的戰士，也是這樣堂堂正正地向前擁進，當時張維璽命機關槍加以掃射，偏偏機關槍忽然損壞了，後來他們不幸走入了地雷區域，驀地裏一個轟天雷，才將他們驚得鳥獸般四散奔逃。

全線雖然很沉着地抵抗着，應付着，然而在戰術的原則上，取攻勢比較取守勢

有相當的優越點，因為取攻勢的方面，可以選擇全線任何一點，加以攻擊，使敵人疲於奔命，而在取守勢的方面，不能不將兵力平均分配在全線上。在這時，國民軍以兩旅的兵力，支撐着兩萬多的敵人，忽而東線告急，忽而南線告急，一種無兵可調的困難情形，使國民軍的高級軍官，都感受無上的痛苦。當時最疲於奔波的，算是新成立的手槍團，當南線緊急的時候，他們就從東線調援南線；東線緊急時候，又從南線調援東線。有一次，敵人向南線馬場方面，以重兵猛攻，我看到手槍團從東線調到南線去，全團官兵，都穿着草履，雄糾糾地出了西門，每個人的面上，都塗着一層從艱苦中得來的黑油，我幾乎懷疑這是一羣魔鬼。

劉氏在這岌岌可危的孤城中，電調駐防甯夏的國民軍丁振國旅，迅速赴蘭應援，然而這時甯夏鎮守使馬鴻賓態度十分閃爍，在鎮署的周圍，掘了壕溝，和國民軍相對抗，形勢非常嚴重，同時綏遠都統蔣鴻遇，又電令丁氏，暫勿出發，等他所派的援隊，到達磴口之後，再赴蘭應援，因為甯夏如果一失，留甘的國民軍，連歸

路也斷絕了。丁氏當時將這種情形，報告劉氏，但是電線忽被敵人的間諜割斷了。等到電線修復之後，劉氏又電丁氏迅速赴援，偏偏電線又中斷了。於是劉氏憤怒非常，直接電令丁部團長程心明王春華兼程向蘭州前進，同時派了一位上尉參謀，去甯夏拿解丁氏到省。當丁氏郎常抵蘭的時候，劉氏即令按法槍決，後來經薛篤弼等的援頰，總算僅僅以免職了事。從這件事情裏，我們可以看出劉郁芬的焦灼情形了。程心明和王春華，以八天的急行軍，完畢了一千二百里的行程，在蘭州休息一天，即開赴南路增加，從此以後，前線是比較以前更形穩固了。

從青海東南部的俄拉草地，寄來一張黃位中的像片，高大的軀幹，吻合了人們理想中所謂大會長的狀貌，我於此更打動了草地遠征的念頭。從春間以來，我天天打算親自去視察俄拉一帶的情形，預備視察歸來以後，擬具進行青海一帶藏民運動的計劃，但是遼遠的路程，和交通的阻塞，使我一天一天地耽誤下來。光陰和水一般地過去，已經到了七月的天氣，我如果再不起程，一到十月天氣，白皚皚的瑞

雪，就會封閉這連天無垠的草地，縱使我自踏雪長征的決心，然而在白色征服一切的銀海中，馬蹄也踟躕不前了。

不過幾天，劉郁芬命我和錢君，代表他到東戰線去慰勞前敵將士，在陰雲慘淡的一個朝晨，我和錢君騎馬出了蘭州的東郭，順着大路過了空心墩，到達一個市鎮，滿街靜悄悄地呈出一種蕭條的景象，鎮民都閉門幽居，似乎正在靜待着這恐怖的戰雲的過去，有時聽到馬蹄聲，從門隙中探頭出來張望，立刻又將頭縮回去了。這裏辦着一個兵站，討賊軍總指揮部，就在該鎮的東端，我們在兵站裏略坐一回，就跨馬東行。

出鎮以後，所走的都是山路，有時轉入山溝，有時高臨河岸，二十里以後，到了一個山村，村名水泉子，就是梁旅司令部所在地。

在一家鄉民低隘的住室內，我們見了梁氏，相別幾月，地面上已加了不少風塵，這是疆場苦戰所留的痕跡。我們當即說明了此來的使命，略略休息一刻，他就

命一位傳令兵，領導着錢君到响水子去，自己帶着衛隊和我並騎向水泉子南方一帶高山去觀察陣地。我們沿着一條清溪，曲曲折折地南進，有時橫渡溪流，馬蹄蹴起了四濺的水花，飛上衣襟，沿途幾家錯落的山村中，依然保持着靜謐的景象，冷冽的水碓，嶙嶙地獨自轉動着。在一個山麓的村莊上，就是梁部趙團團部的所在地，我們乘馬步行上山，陡險的山勢，祇能匍匐着前進，一直到了山巔，看到一條延長到十里以上的戰壕，沿着山崗，蜿蜒地向西延伸，溝內的兵士，都沉着地對南面監視着敵人，那天，這條線上，因為沒有戰事，所以情形非常寧靜，我和梁旅長先在營長黃鴻忠的營帳內，暫事休憩，他一方命黃營長派人去集合隊伍，一方却自己到離此間五六里地的山頭上，去察看壕溝去了。他去了之後，我和黃營長在帳內坐着閒談，而且煨食山芋，聽說在山上因為給養不便運輸的原因，兵士們每每用煨熟的山芋，來暫時充飢。

在帳前的一片空地上，隊伍已經齊集了，我給官兵們講演了一番慰勞他們的套

話，這些工作，實在是無聊得很，我也不過借此到前方來看看一切情形罷了。

近暮的天氣，緩緩地下山歸來，在團部略略休息，就和一位旅部少校參謀董君同歸水泉子。

在水泉子暫宿一宵，錢君也從响水子歸來，據說响水子方面戰事，非常激烈。這天的午後，我和錢君就策馬同歸蘭州城。

在蘭州圍困的時期，甘肅的紳士，爲主張和平，要求各鎮和督署，各派代表，在平番縣開一會議，以解決一切問題。實際上這些紳士，要借平番會議的名義，來拉攏各鎮，共同對付國民軍。當時劉氏尚在猶豫不決中，我特去警告劉氏，如果真要上了他們的圈套，我們就都成爲釜中的游魚了。於是劉氏就下令逮捕主持平番會議的紳士，這批紳士，聽了這個風聲，就紛紛逃出蘭州城去，平番會議的趣劇，總算這樣取消了。

有一天，劉氏又命我到南戰線去，慰勞前敵將士，並察看壕溝和給養的情形。

我和一位宣傳員壽君並騎出了西門，沿着山溝南進，走過了一片沙灘，就是黃得貴慘殺國民軍辦理兵站員兵的地方，嶄新的一堆黃土，埋沒了南戰線最先犧牲者的尸骸，在這裏隱隱可以聽到前線斷斷續續的炮聲，我的神經，不期然而然的緊張了。日午，到達了瓦崗鎮，先去見張維璽，據他自己說，已經八天沒有睡覺了。

第二天朝晨，隨着張維璽從瓦崗鎮赴關山，走了十里崎嶇的山路，才到達山嶺。壽君跟張維璽赴右翼去察看戰況，我留在正面觀察一切，在一家山民的土室內，略略休息了一會，聽到右翼方面的槍聲，連續不斷地和爆竹一樣，我就和營長湯傳聲同去察看壕溝，據說：前兩天的晚間，有二三十個敵人，向防地暗襲，已經進入了交通溝，被附近一個兵士發覺，立刻加以側面的射擊，因為他們在溝內不能散開，所以五個子彈，打死了九個敵人，其餘的也都被大刀砍死了。我們當時沿着壕溝西進，繞過了山頭，到了一個完全暴露的障地，士兵們都很沉着地在溝內守望着敵人，每個人旁邊，都放着一桿長矛，但是我總覺得兵力未免太薄弱些，據湯營

長說：在壕溝內，晚上每人的間隔，是二十步，到了白天，每人的間隔，竟至於六十步之遠了。

忽然看到四五百米突以外的山頭上，走出五六個身穿便衣的兵士，我就問湯營長：『那邊出現的，還是我們的遊擊隊？還是敵人？』他說：『我們在前面並沒有派出遊擊隊去。』話猶未了，砰砰地一派槍聲，對着我們放來，自然，心內未免吃驚，然而羞恥心使我不敢狼狽地逃入溝內，祇好勉強裝着從容的態度，用同樣的步度和速度，矜持着沿着壕溝走去。看見一位連長在溝內站着，我就問他：『你連上共有多少新兵？』他說：『共有二十多個新兵。』我就告訴他：『請你將新兵隔離開來，不要教他們在一起，因為在馬場方面，有一排新兵，殺了排長和正目，去投降敵人了，所以對於新兵要特別注意！』當我和連長談話的時候，槍彈紛從頭上飛過。湯營長因為我們聚集在一處，目標未免太大，就帶了十幾名兵士，坐在離我二丈多遠的地上，那知他臀部剛一着地，就有一個槍彈撲的一聲，鑽入離他身後三尺

左右的泥底，如果他要是多站一秒鐘，他就喪失了他的生命了。然而我的前後左右，却並沒一個槍彈着地。

再向前走去，看到濠溝外面，有幾個橫躺着的敵尸，就是前三天黑夜衝進交通溝內的勇士。這些無名的犧牲者，他們爲什麼要去殺人？爲什麼又要被人所殺？這個答案，他們是永遠不懂得不會了解的。從今以後，他們對於這地獄的社會，無窮期的抱着緘默，雖然不再至於被人欺騙和蹂躪，但也不再能夠反抗了。

溝旁委棄着一條腰帶，帶上繡着鮮艷無倫的海棠，然而一花一葉之間，都沾污着殷殷的血跡，這是誰的腰帶？人間是永遠不會有人注意這個問題了。

一路的槍聲追擊着，我們剛繞過了山頭，驀地一個槍彈落在我們的前面，然而從此我們已經出了危險境界了。

山風吹送涼氣，近暮更覺寒意襲人，我因衣服單薄，祇好回瓦崗鎮去投宿。

翌日的近午，我再沿着南線東進，到了臯蘭山上，參觀了王團長和民試放七生

的五的野炮，這一帶尙無敵人發現。在日依西山的時候，我取道五泉山，鞭馬進了蘭州的南城。

蘭州方面，正在酣戰的時候，我們又得到警報，說是：『南口吃緊了。』奉軍集了他所有的巨砲，向南口的蓋溝猛轟，同時又用重兵密集衝鋒，不過國民軍仍是萬分艱苦地抵禦着。當時張之江訓令全軍官兵，每日爲南口的勝利祈禱，並且在訓令中，規定了種種祈禱的儀式。然而劉郁芬却將這個訓令，撇在一邊，總算這個有趣的訓令，祇成一種笑話，沒有變成事實。

望眼將穿的援軍吉鴻昌旅，到達了甘肅，劉氏自己笑容可掬地在督署門前，眼送着這一枝生力軍，一隊一隊地向東門外營房內走去，勝利，似乎已經操着左券了。

不過幾天，劉氏就下令全線出擊，於是所有吳佩孚在甘的蝦兵蟹將，從此就一擊粉碎了。

當我出了蘭州而向青海的前夜，才知道劉氏的義兄孔繁錦，也進兵狄道，援助宋有才黃得貴了。聽說他有電報打給劉氏，說要到蘭州來遊玩遊玩，說話是也儘說『漂而亮之』了，然而這些紙糊的人馬，未免太不濟事，我想當他倉皇逃出天水關的時候，或許還以未得向蘭州一遊引為憾事罷！

在全線開始猛烈反攻的第二天，我走上了俄拉草地的首途。

俄拉草地的蹄跡

從蘭州到俄拉去，導河城是必經之路。但是這時蘭州導河間的大路，被戰事所封閉了，狄道方面，雙方主力軍正在劇戰中，所以我們決計抄着小路走導河，再從導河向俄拉前進。

熙攘往來的人們，在晨光中奔波着。我們這一行遠征的旅客，從人叢中款段地出了蘭州西城。

在未出發以前，我們會費了好幾天的籌備，因為向這人烟寥落的草地上去旅行，應須攜帶的用具，真會使我們和遷地搬家感覺一樣的繁瑣，光是鐵鍋，篷帳，鐵錘，一類的傢具，我們整整的裝滿了三個騾馱子，這樣笨重而雜碎的行裝，從來是最容易引起旅行者的厭惡心的，但是到了後來，却件件都給與我們以不少的受

用。

我們這個旅行隊，共是七個人，薩丹夫婦，和我三人以外，一個是我的傳事兵劉瑞龍，一個是薩丹的僕人罕悉，其餘兩個人，一個是拉卜楞寺的喇嘛，他的名字我忘了，瘦小的身材，動作間都有一種冷雋的滑稽意味，每每使同伴者發笑，但是到了河州以後，他就和我們分道揚鑣了，一個是白崖寺的喇嘛，名字叫做準提，他是一個胖子，每天祇是靜靜的獨自坐在鞍上，用微笑的沉默，對付着人和自然界的一切，這真是一尊永遠坐在山門前的布袋和尚。一路上，我雖然常常用不完全而幼稚的藏語，去打破他的沉默，但是他的答語，總是非常簡單的，微笑仍然展開在圓團的臉上。

在街上最引人注目的，是薩丹的夫人，她穿着大紅的番服，頭上梳着許多的小髮辮，髮辮總結在項後，結上掛着一塊紅緞的飾物，飾物上面，普通的藏婦都是綴着四十五塊銅片，而她却綴了四十五塊銀圓，這樣累墜的重物，掛在髮辮上，我真

替她一髮千鈞的擔憂了。據說：她本來是拉卜楞方面有名的美婦，這時却已經變成半老的徐娘了。

出了西城，漸漸地走入山間，經過幾處荒涼的山村，曲曲折折地盤上一條嶺，走入一片平坦的高原，我們在一個山村裏打了尖，草草地完畢了午飯，鞭馬走上村後之高嶺，崎嶇的山路，馬行非常困難，有時蹄鉄擊着山石，發出一閃即滅的火花，我們爲顧惜馬力計算，緩緩地魚貫進行，到達嶺巔以後，山路又漸漸平坦，綠竹數百竿，圍住了近巔的山村，炊煙和雲霧般從竹叢中蓬勃出來。

五六里後，我們都牽着馬走下峻險的山坡，天氣已是近暮，陰雲遮蔽了日光，一切景物，使人情緒不歡。大家在一條深澗裏，沉默地騎馬緩緩走着，馬蹄蹴石的聲音，響震兩岸的斷崖。^移黃昏時分，纔轉入平地，投宿在一個稱爲張店的小鎮上。

從張店出發，走過了一片平疇，轉入一條山溪內，兩岸夾着峻峭的山峯，溪流

非常湍急，馬蹄所激起的水花，常常飛濺着衣襟。走出了山口，到達洮河岸上，我們將所有的騾馬，都牽入渡船內。因水流的湍急，所以渡船都用滑車繫在離水兩丈多高隔岸架着的鉄索上，船夫拉收着繫在隔岸大石上的繩子，於是船就沿着鉄索前進了。

渡過了洮河，在近渡的茅店內，完畢了早餐，走入一條淺涸的山溪，沿着沙灘，彎彎曲曲地到達一帶紅石積成的山下，我們的行程，轉入萬山叢沓的仄徑中了。

我們馬尾銜接地，登越這高插雲霄的牛心山，險峻的山徑，使我們不敢左右瞻顧，有時通過萬丈懸崖上逼人的狹道，心旌搖搖地，使我感受一種壓迫，緊緊地拉着絲韁，兩眼却祇是注視着遠天的白雲，我已將命運完全交給馬蹄去支配了，如果要是偶爾失足，當然的，一切一切，都粉碎在這不幸的一剎那間，讓空中盤旋的饒鷹，去享受這一次幸運的聚餐罷了。

控馬在萬山之巔，除了白雲和太陽以外，一切都在我們的足底，馬蹄蹣跚着起伏的岡巒南進。天色近暮，才投宿在一個山村內。

山內的住民，多半是回教徒，我有時口渴，命劉瑞龍向他們乞水解渴，他們看到是兵大爺，當然是不敢拒絕的。可是當我喝完了水，道謝走了之後，他們就將盛水的瓷碗，拋棄不用了。這是薩丹事後告訴我的，回漢兩民族間深深的鴻溝，在這個瓷碗的拋棄中，我們可以知道其大概了。

從鎖南壩出發，山路漸漸地盤旋着下降，在三十里以後，我們才走入平地，日影晌午，就進了導河城，宿在一家客店內，我和薩丹商議，在這裏停留兩天，以便採辦一切途上應用的物品，因為這是必要的。

在街上，買了些手巾，胰子，香煙，一類的零星什物，近晚，我就去見河州鎮守使裴建準，在鎮署門前，看到許多士兵和官長，都是些煙容滿面的病夫，衙署的形式，也完全保存着清朝總兵衙門原有的氣象。

裴氏本來祇有一營不完全的軍隊，命令的力量，不能出導河城一步，因為導河是馬麟馬廷驥等回族中擁有重兵者的桑梓地，回教徒的勢力，也因此非常澎湃。而且在導河城，却儼然像兩個營壘，漢人都住在城內，回人都住在南關，不相混雜。所以祇要南關出了什麼事，裴氏就無力處置了。

裴氏本身，是一個聰明而有幹才的軍人，他善於畫馬，因此更喜歡養馬；在甘肅，祇要有人得到一紙裴將軍所畫的馬，就會和寶物一般地珍貴着的。然而甘肅的社會，使他的朝氣，完全消磨了，除了畫馬一事以外，他依樣過度着一般官僚的生活，當我走入他的書室內的時候，一股濃厚的鴉片氣味，從間壁起居室內傳入鼻內，大約他又在過他的大癮了。

在談話中，他對我表示很懇切的友誼，一種耿耿的目光，和威毅的態度，更引起我直覺的敬意。他頻頻撫案太息着自己的抱負無所施展，但是這些太息，旁人是最難於勸慰的，所以我祇是默默靜聽着罷了。

第二天，裴建準請我和薩丹兩人吃晚飯，在席上，他告訴我，『今天上午十時，接到劉氏的電報，國民軍南路已於昨天攻破了天水關，東路也已經攻入平涼，孔繁錦張兆鈺黃得貴等，完全向陝西潰退了。』

這一個戰訊，未免使我感得驚奇，從我離開蘭州城，直到現在，僅僅不過四天的工夫，在這樣短促的時日中，不想到國民軍竟直搗了張兆鈺孔繁錦的巢穴了，行軍的神速，真使我懷疑這是一種含有宣傳作用的戰訊。所以舊式軍隊，大抵都是用虎皮紙糊成的方相。

第三天的朝晨，我們出了導河的南門，橫渡了大夏河，因為橋梁太窄了，驟馬不易行走，就擇河流較淺的地方，涉流過去。沿路的人烟，非常稠密，農村中都顯出安靜而快樂的氣象。

平常我稱呼薩丹的夫人為阿姆，這個藏語的稱呼，本來是薩丹教我的，在路上，我都是這樣稱呼她。但是有一天，在一家村店中，我依然這樣去稱她的時候，

她竟提出抗議了，她含着薄嘖，用藏語對我說：「你不應稱呼我爲阿姆，你既然和薩丹是好朋友，當然和兄弟一樣，應該稱我爲嫂子。」我聽了她這句教訓，不覺微微有些面熱起來了。薩丹却祇是在旁邊發笑，我當時就笑問薩丹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」但他祇是汨汨地笑而不言，好像埋藏一種神祕似的。後來我才完全明白所以碰這釘子的原因，原來薩丹夫人，還承認自己是停留在青春的黃金宮殿裏。她否認自己已經走入所謂衰老的境界內，從來阿姆是對於老年人的稱呼，因此她對於阿姆的稱呼，發生憎惡了。當然的，人們都不願衰老的襲來，我也希望薩丹夫人永遠能夠保持她固有的美麗，可恨的，就是無情的皺紋，深深地將人們逝去的年華，不刻劃在人體隱蔽的部分，偏偏刻劃在最易被人發見的額上，這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。不過從此以後，我却不能不改稱她爲嫂子了。其實嫂子也不一定是青年人物所有的稱呼。

這一天，我們的行程，是踰越西傾山脈，而走入藏民聚居的區域，七騎馬和三

個騾馱子，緩緩地進了山口。初秋的叢林，煊染着赭紅的顏色，山色是在微醉的狀態中，有一泓的清溪，潺潺地向山外奔流，四山喧擾着溪水的迴聲。我們穿過了無數的叢林，沿着溪岸，認着依稀的樵徑前進，有時幾乎懷疑層障遮斷了我們的路，可是一轉折間，我們却又走入另一幅畫圖中了。

我爲這清幽而奇秀的秋景所陶醉，祇感覺興奮而愉快，贊嘆着自然的美麗，但願永遠留戀在這初秋的西傾山中，但是我們的馬，爲這崎嶇不平的山徑所疲憊，不斷地喘嘶着，而且汗流遍體了。

準提仍是微笑而沉默的坐在馬背上，一搖一搖地走着，肥胖的身軀，壓得他所騎的紅馬，口吐白沫，不時仰天長嘶，在山谷中起了悲壯的迴聲。我回頭帶笑向他說：『喂！準提師，你的馬被你壓壞了，你下來，抗着你的馬走罷！』他仍然微微笑着，過了半晌，才慢慢地說：『抗不動，怎樣辦？馬就是給人騎的。』從此他微笑的沉默，又躡入在無言的四山秋景中了。

走了三十里的山路，到達了一片平岡上的草地，我們就搭起篷帳，解鞍休息，將馬足繫了繩子，放在山上。罕塞和準提，就用三塊大石，搭了一架臨時鍋竈，從騾馱上解下了預先收藏着的乾羊糞，打着了火石，然後加上一些馬糞，再向溪內取水來，煮茶解渴。薩丹笑着告訴我，以後路上的生活，除了有寺院的地方，大約總是這樣的。

這樣我就開始了新的生活，眼前的一切，都使我感覺興趣，在這草地上，東一堆西一堆的石頭，都留着火焰燒灼的痕跡，這不言而喻是過去的旅客所遺留下來的鍋灶。他們又留下了馬糞，給我們做燃料。同時，我們也將留下不少的馬糞，給後來的旅客做燃料，這是人類在不知不覺中，進行着的互助生活。

喝茶以後，我們又開始燒麵吃，在河州，我買了兩袋麵粉，作為我們的糧食，因為一入了遊牧生活的藏民部落境界內，我們就不容易再去尋取米麥來果腹了。

午飯就這樣完畢了，我們收拾了蓬帳，鉄鍋，和碗，筯，一類的雜物，將四散在山間的騾馬，牽了回來，重新給他們加上羈勒，壓上了重負，開始我們繼續登山的行程。

從這片草地到山巔，還有十里路程，在這十里內，我們已是看不到叢生的樹木，大約是因為山太高了，氣溫過低，不易生長的緣故。滿山祇有綠油油的青草，山巔被白雲封住，我們這一隊騎士，漸漸走入這綿絮般的白雲堆裏，薩丹從馬上回頭對我說：『這是瘴氣，你得留心一點！』我聽了，取了幾粒仁丹，噙在口內，同時又吸着紙烟，因為烟草可以抵抗瘴氣的。漸漸地踰越了山巔，穿過了白雲的迷陣，這裏已經是藏民的地域了。我們沿着一條小溪，向山的南麓走去，在長途旅行的經歷中，騎馬下山，是最感費力的事情，幸而這邊山路的斜度，沒有上山時這樣的陡峻，因為山南的地勢高於山北的緣故。

完全在曲曲折折的山峽中行進，野兔常常從草叢中躍出，二十里後，我們在溪

邊的沙灘上又搭下了篷帳，大家從事休息，馬匹都解去鞍轡，放在溪岸的草地上。這裏距剛察寺僅有五里多路，薩丹命罕塞騎馬去通知寺內的喇嘛，說是扎希崔倫來了。

扎希崔倫，就是黃正清和薩丹給我所取的藏名。半年以來，我曾經爲援助他們，費了不少的心力，雖然實際上沒有絲毫的功效，但是我所有忠實的同情，已經被甘邊藏民所接受了。所以寺僧們多是知道我的名字的。

驃馬都飽了，我們就收拾起程，沿着溪流南行，走出了山峽，道路漸見平坦，遼遠地有一帶葱鬱的樹林，林外隱隱露出紅牆的一角，眼前就是剛察寺。轉過了樹林，全寺暴露，金壁輝煌的建築，和宏大的規模，包含着目所未見的壯麗，夕陽映照著寺殿的金頂，更顯出莊嚴無比的寶相。在這樣荒僻草地上，看到這樣壯麗的建築，我懷疑這祇是我的眼花，或者是一座空中的蜃樓。

馬蹄雜沓地到了寺前，許多喇嘛，都在寺前迎候，有一個喇嘛，就拉着我的

馬，引入寺旁嘉木樣的行臺。

一切行李，都搬入了嘉木樣的行臺，我和薩丹住在一所精緻的平房內，室內沒有桌椅，僅有蒲團供我們趺坐。潔淨的矮几，和光滑的地板，使我回憶着常年在日本所過度的學生生活。

等了一會，剛察寺的僧官，前來訪問。他是嘉木樣所派定的剛察寺一帶權力者，他不但管理着剛察寺的喇嘛，而且統治着附近一帶村落的居民。在進門的時候，雙手捧過一條白綾，這是他們代表名刺的，普通的藏民，平時互相通候或慰問的時候，都是交換着一條白紗布，地位高的喇嘛和會長，就用黃綾白綾或藍綾了。我因為藏語太幼稚，命薩丹給我翻譯，略略地談了一會，他就走出了。

從河州出發時，我們又多了兩個伙伴，一個是西軍統領馬定國的差弁，一個是回教中的阿洪，就是回教中的傳教師。他倆是奉馬定國的委派，去問候嘉木樣，順便買取馬匹的。在路上，他們和我們，除了煮茶以外，總是兩鍋分炊着，今天因為

僧官給我送來一隻羊，薩丹送了他們一大塊的羊肉，但是他們一定推辭着不要。後來才知道，凡是漢人和藏民所宰的羊，他們總是不愛吃的。當時我就對薩丹說：『以後若再有羊，教他們宰殺好了。』因為這兩位回教徒說，照藏人的方法來宰羊，羊肉是不乾淨的。從此以後，一路上凡是有羊送來，都教他們宰殺。而且我常常喜歡喫他們所煮的羊肉，原因是他們所煮的羊肉，比較熟爛一點，至於罕塞所煮的，每次總是半生不熟的，有時使我啃了半天，不能啃動分毫，恨得我憤地將羊肉遠拋了，爲這件事，我曾經對他發了好幾次肝火。

翌日的早晨，我們向買吾莊進發，沿路經過幾處藏民聚居的村落，他們的生
活，已經進入原始的農業經濟社會中，熙熙皞皞地正在收割麥子，一細細的收穫物，從牛背上載到晒場上去，無上的愉快，充滿在他們的眉眼間，一路上，高唱着快樂的農歌。

在他們的社會裏，工錢制度，尙未產生，人們却是在互助的換工制中，經營着

生活，這是薩丹所告訴我的。

從剛察寺到買吾莊，計程是八十里，在近暮的時候，我們到達了買吾莊會長的家內。這位會長，據薩丹說是許多會長中最有膽略的人物，這時，他正在起造新屋，樓下尚有一部分，沒有建築完竣，我們就在新屋的樓上，入晚，呼呼的山風，吹入窗櫺內，寒氣襲人衣袖。

夜間，薩丹夫妻，不知道爲什麼勃谿了，嗚嗚地鬧了半宵，使我因此不能成寐。

翌日，我們離開了買吾莊，迂道向舊洮州進發，因爲薩丹的家，在離舊洮州十里地的山村內，借此順道送他夫人歸家。我們逾越了一條小嶺，走上周圍四五十里的一片大草地，時節雖然已經到了初秋，但是草地上因氣候較遲，還是春深的天氣，滿地雜開着黃色和紅色的草花，襯着一片新綠的草色，我們真似在一片天樣大的彩色絨毯上，馳騁着，奔逐着。我贊嘆這美麗的草地，這是自然一種別有風致的

藝術作品。

走盡了草地，轉入紆迴的邱陵中，沿途看見許多灰色的小獸，這些小獸，藏名稱為『撻拉』，天真爛漫地見人也不畏懼，但是當我們舉槍預備射擊時，就非常迅捷地鑽入穴內去了。

越過了一條蜿蜒的山嶺，是一片狹長的平疇，馬左一帶高山綿亙着，山谷中隱約露出一帶白牆，這是白崖寺窺伺着山下行人的一角，準提就此和我們告別回寺。長途旅行的伴侶，在一剎那間遽爾分離了。我們都不自覺地顫抖着一種依依惜別的情緒。

由白崖寺到薩丹所住的山村，計程不過二十里，我們到了薩丹家內的時候，斜日尚停留在西山之岫，村外的晚景，使我忘懷了馬行的勞倦，尤其是薩丹的夫人，幾乎欣喜得要墮下馬來，因為一轉眼間，她就可擁抱着她的愛子了。

我們都住在薩丹家內的樓上，室內非常精潔，但是樓下却養着兩頭牛，兩個

豬，一陣陣的糞溺氣，時時沁入鼻管，未免使人感覺不快。

薩丹的兒子，是個伶俐可喜的孩童，薩丹預備在歸途中，帶他到蘭州去讀書，我也竭力地慫恿着。同時我見了他的養女，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姑娘，工作的勤勞，使她的兩手因此僵硬而粗糙，但是娟秀的眉目，和緋紅的雙頰，顯出一種強壯的美，在藏民中，我所見的女子，算她是最美的一人了。從罕塞的一舉一動中，可以看出，大約對她是抱着無限野心的。

晚上，薩丹命他的大姨，以及他的夫人和養女，舉行藏俗的歌舞。藏民婦女的服裝，本來和中國古裝相彷彿，所以長袖招展地舞着，另有一種風致。尤其是她們的歌喉，聲帶比內地一般婦女爲高，振金裂石的歌聲，驚破了幽靜的黃昏，我的情緒，完全被歌聲所征服了，直到臨睡以後，枕上還留着繚繞的餘韻。

歌曲本來是人類感情的自然和美的發揮，環境可以左右歌曲的情調，所以生活在野原的民族，所有歌曲的音調，大抵都是壯邁而渺遠的。他們生息在曠漠的原野

上，四望無際的一片平坦的大地，視線中，祇青空的天和閒閒的白雲，人們在這樣寬闊的環境裏，當然會發生壯邁而渺遠的情感的，這種情感，就完全從歌曲中流露出來了。

在薩丹家內休息的一天，村民正在收割青稞，絡繹的黃牛，負載着收穫物，堆積木架上。他們唱着男女間戀愛的秧歌，每一次收穫物送到晒場時，每個農民，就都喝一杯麥酒，歌聲和邪許聲，從此就喧擾着天空了。這真是富有文學意義的生活，我站在屋頂上，看着他們愉快地工作着，茫然出神，幾乎忘却傾山外慘酷的社會了。

明天，我們離開了薩丹的故鄉，取道白崖寺前，向阿姆曲霍出發，天氣晴朗，我們的旅隊，順着曲折的小道，轉入重疊的草山中。薩丹的姊丈，這時也和我們同行，他和罕塞，都揹着一支快槍，槍梢裝着兩腳架，是在臥着放槍時，作支架用的，他們對於槍的重視，幾乎當作第二生命，在交通不便的窮鄉僻壤裏，要得到一

桿槍，自然不是容易的事，所以我們如果有一桿槍，就可以換取三四匹馬。至於槍彈，更是難得的珍物，尋常每粒售銀五錢，就是每百粒售銀五十兩，這真可說是空前未有的價格了。

投宿在依山臨野的小寺裏，四圍荒寥，入夜，但有秋林風吼的聲音，斷續地傳到枕上，這樣涼夜的靜境，使我追憶三年前浣溪山寺中讀書的情景，不意從此却勾起了我無限的鄉思，轉側不寐，所有過去在故鄉享受浪漫生活的舊事，歷歷都上心頭。最使我難於忘懷的，是七年前的元旦，我和長兄及長弟，跟隨着父親，同去村外的溪畔，折取梅花，這一件事，在我追憶中，恍然如在目前。然而我的長兄芒父，竟在我將離張家口時，已經溘然逝去了！舊事懷念，使我悲感交集。從枕上拭淚探望窗外，涼涼的明月，沉浸在空庭上。

在朝寒襲人中，離開了寺院，走盡一帶邱陵地，馬蹄前又是一片大草原，薩丹用鞭指着前面，從馬上回頭告訴我說：「這就是那年藏民被馬麒襲擊的地方，在當

時，無數戰士的毡帳，掩蓋了數十里的青草，聲勢非常浩大，然而我們終於從愚蠢和疏忽中，留下了失敗的創痕！」他憤慨地草草敘述了這一頁厄運的戰史。

我縱目遠眺，眼前祇是一片象徵着和平的綠茵，一泓灣灣的淺溪，縈迴在草原上，僅有三五叢紅色的草花。孤零地開放着，這或許是戰士碧血所幻化的痕跡！別的是什麼也沒有了。

近暮，陰雲又擁在天上，我們走上一條小嶺，遠遠就望見阿姆曲霍的寺院，平原上，一帶紅牆，圍着許多頽垣敗牆，一部分歷劫危時的寶殿，却仍舊使我感嘆輪奐的宏麗。從前阿姆曲霍，是甘邊有名的大寺院，但是三年前，在馬騏的騎兵一炬之下，二百餘年偉大的建築，就十九變成劫灰了。

我們到達了寺內，略事休息，薩丹和該寺僧官，領導我察看火災的痕跡。最使人扼腕的，是高大無倫的經堂，也賸有幾片殘垣，危立在晚風中了！據說：當馬家軍焚燒經堂的時候，正在唸經的千餘喇嘛，也同時葬身在火窟中，偶然有突火衝出

的，也被他們所槍殺了。這真是一羣殘忍的魔鬼，他們毀滅了阿姆曲霍天際和平的鐘聲。我想不到民族間的仇視，竟演出這樣驚人的慘劇，這種獸性的發揮，我們真是不會了解的。

離開了阿姆曲霍，渡過了一條溪澗，盤着羊腸鳥道，走入蒼松夾道的叢山中，漸漸轉入山峽內，日影已經過午，我們就在溪岸的草地上，搭下蓬帳，開始造飯果腹。

飯後起程，向西昌寺進發，二十里後，我們到達了洮河岸上，深綠色的河水，湍急地向西北流去，我們沿河南行，路右是一帶懸崖，忽然間，前面道路，被亂石壘斷了，薩丹是早已知道這事的原因的，他對我說：「西昌方面和阿姆曲霍方面的藏民，因為爭奪一片草地，雙方正在械鬥，這是西昌方面，防禦阿姆曲霍人襲擊的工事。」我當時就命劉瑞龍和罕塞將亂石搬去了，投在洮河內，費了二三十分鐘的時間，大家才鞭馬前進。

西昌寺的建築，雖然次於阿媽曲霍，却遠勝於剛察寺。高聳雲霄的經堂內，排列着五百尊銅羅漢，寺殿的金頂內，藏着價值數十萬的珍寶，一樓一閣，都盡了畫棟雕欄的能事。在這裏，沒有經過馬家軍鉄蹄的蹂躪，所以一切仍能維持其固有輪奐。從河岸上，遠遠望見這洮河流域著名的巨剎時，我幾乎懷疑這是海上的宮殿。

晚上，我和薩丹正在閒談，忽然間，起了一陣槍聲，接着男女老幼的呼喊聲，震天而起。我當時喚寺內的喇嘛來問，他們說：『從和阿媽曲霍方面械鬥以來，恐怕那邊夜間來襲擊，幾乎每天就是這樣的。』我聽了他們的話，就不理會了，等了一會，轟地又是一陣槍聲，接着仍是轟天動地的男女呼喊聲，我這時未免有點發急，我想如果再不警告他們一下，當然的，我們今夜睡眠的權利，就會在他們這種膽怯的示威行動下面，全部剝奪了。當時我就命寺內喇嘛，領劉瑞龍去喚西昌莊的酋長來，不一會，那位酋長來了，我就嚴厲地對他說：『不許你們這樣自己哄嚇自』

己的胡鬧着！你要半夜三更裏再開，就先拿你去辦。如果他們打進來，我們在這裏，不必你管。回去好好睡覺罷！」這一席老爺口氣的官話，直嚇得那個會長諾諾連聲而去，然而我們從此却得了一霄的安眠。

從西昌寺曉發，走過了木橋，由洮河東岸南進，從此就走入遊牧生活的藏民部落中。寥落的人烟，有時幾乎從朝到暮，極目遠望，不見一個人影，祇有成千累百的野羊，被馬蹄聲所驚起，驀然從草叢中竄出，四散奔逃。

將近日暮，到達一個藏民的部落，數十家毡帳，聚居在一處，帳外無數的牛羊，三五成羣地散嚼着秋草。我們就在毡帳的旁邊，搭下了兩座蓬帳，我和薩丹劉瑞龍住在一座圓錐形的蓬帳內，其餘的共住在一座方形的蓬帳內，所有騾馬，完全都放在草地上。夜餐依然是羊肉煮麵片，近來我因為每日奔波的結果，食量的增加，每每使薩丹當作談笑的資料。

毡帳中有幾個婦女，時時探頭來窺伺我們。她們都帶手鐲一般大的銅耳環，醜

惡得和殍鬼一樣，我懷疑我自己置身在傳說中的羅刹國了。如果人間的婦女，要是都備具了這樣的一副尊容，我想天下的男子，或許不會了解性的衝動是什麼一會事的。

部落中的酋長，夜間來問候我們，穿着光羊皮的長襖，鼻涕和垢穢，塗擦得羊羶發生光亮；但是普通藏民的衣服，差不多都是這樣，所以這也是不足奇怪的。在西昌莊，洋布每尺的價格，已經是需銀一兩。因此，藏民中除了婦女以外，男子十中之九，都穿着光板的皮襖，而且無論如何炎熱的天氣，也不肯偶然脫去的，僅僅租着一臂罷了。

這時那位酋長，匍匐在蓬帳門口，兩眼露出驚奇和神祕的表情，不斷地看着我們，薩丹對他說，教他明天預備十個人，帶着槍護送我們到黃河岸上，因為從這裏到黃河岸上，所過是幾百里曠漠無人的荒地，為防虞意外，不能不有這種預備。酋長連聲答應着，叩了一個頭，就回入毡帳去了。

夜風漸吹漸緊，寒氣驟然襲人衣袖，帳外的明月，冷清清的獨自照着大地，我爲一種孤寂的感觸所圍困，無聊地脫衣就寢。

天明以後，即收拾一切，預備登程，曉風吹面欲裂，馬背上也凝結着一層濃霜。酋長所派定的十個藏民，也雄糾糾地荷槍齊集在帳外，等候出發了。我用小刀匆匆地割着一大塊羊肉，放量大嚼，以謀暫時的果腹，在東方紅霞流動中，我們就開始踐踏着寒霜，向西南前進。

在綠草連天白雲繞地的草地上，控馬緩緩地走着，我感覺茫然了，我懷疑着我們是預備走向天的涯岸上去，除了偶然的看到幾堆乾燥的馬糞以外，我們再尋不出其他會有人跡到過的證據。宇宙是這樣空虛而闊大的，地球却塗飾着一層綠釉，除此以外，我們什麼感想都沒有了。

馬上常常看到巨大的烏鴉，在草地上行走，遠望以爲是一種獸類，展翅飛起，和車轎一般大小，這些烏鴉，據說：都是吃人肉長大的。薩丹告訴我，藏民死了的

時候，親族就把他的尸身，脫得一絲不掛，拋在山上，去餵飼烏鴉。他們以為埋葬在地下，等於打入地獄，而葬身鴉腹，纔算得超升在天堂裏。

這種風俗，真引起我不少的興趣，但是我想：如果內地有一個人，要行施這樣的葬禮，恐怕兇惡的禮教，就會將他生生地喫了。

日影過午，在一條小河旁，搭帳煮飯，牛馬糞是在昨夜住宿的部落旁，收了一大袋，從騾背上馱來的，因為薩丹知道在今天的路途上，沒有燃料可找的。罕塞和劉瑞龍用鉄鏟在河岸上挖了幾坭土，搭成鍋竈，薩丹的姊丈，用羊皮做成的風袋，壓氣吹火，不一會，炊煙就繚繞捲起天空了。

有一隻野羊，突然從深草中竄了出來，我急忙從劉瑞龍手中奪了手槍，向野羊一槍打去，但是幸運的野羊，連一條毫毛也沒有打傷，我癡立着，目送這流星般的亡羊，滅沒在不可見的雲影裏。薩丹的姊丈，却不斷地爲我惋惜着浪費了這粒珍貴的槍彈。

紅日懶懶地擱在地平線上，我們走上一帶草山，山下有一片平地，依傍着一條小河，夕陽映照河水，蕩漾着胭脂般的紅波，罕寨等先在平地上搭架篷帳，大家準備在這裏過度一宵。我在山岡上，下馬休憩，藉草而臥，仰面看着天上的殘霞，鎮日奔波的疲勞，在這一剎間，飛散在暮色蒼茫中了。

夜間，我們都將手槍的槍彈，送入膛內，扭了保險機，墊在枕下，以備意外的襲擊，昨天會長所派來的十人，輪流着守衛場上的騾馬。夜寒侵入帳內，靜寂的大地，祇有續斷的馬嘶聲，時時驚醒客夢。

天明，陰雲張開了慘淡的天幕，我們絡繹地涉水渡河西行，預備先走三四十里的路程，再進早餐。途上霏霏地下起雨來，漸漸愈下愈大，斜風吹雨，打在面上，兩頰凍得發痛，但是在這種荒寥的大野中，我們當然不會發生向何處躲避的念頭，所以祇好仍然冒雨前進。我穿着雨衣，薩丹披着大紅氈氍的斗篷，漸漸都被雨水所溼透，那十位護送我們的藏民，却祇把頭向羊皮襖內一縮，笑迷迷的騎在馬上，什

麼斜風狂雨也不管了。

約莫走了四十里，在一處草山上，搭下篷帳，溼草上鋪了狗皮褥子，我跌坐着，從事休息，微雨依然霏霏地下着，疲乏和飢寒交迫。罕塞等在雨中燒水煮飯，斜風吹送炊烟，進入帳內來，使人鼻管不快，洗漱以後，用小刀割食了一塊大羊肉，精神漸覺興奮。

薩丹在鍋旁割了一塊生羊肉，津津有味地咀嚼着，口中不絕地稱道這佳味的難得。同時，慫恿着我，去嘗試這少有的珍味。我笑着說：「珍味讓你去領略，我祇要有熟羊肉果腹罷了。」這本來是很平常的，一路上，他們常常恠然地割食着生羊肉，好像正在享受天廚珍饈的滋味，祇有我，在旁替他們爲難罷了。

雨勢漸殺，我們又跨馬登程，走盡了一帶草山，渡過了一片泥濘的沮洳地，進入左右峯巒陡險的大山峽中。山風喧號，澗水潺湲地流向峽外，馬蹄蹴水，曲曲折折地前進，峽盡，走上一條高嶺，山雲漸開，雨也從此住了。因爲下嶺的道路崎

軀，牽着馬徒步走了六七里，在嶺下的平地上，搭下篷帳，完畢了這雨中的一日行程。

明日，我們越過了一帶草地，又走盡了一帶重重疊疊的草山，峯迴路轉，侵入了一片牛羊所管領的天下，數十里縱橫的大草灘，幾乎完全被牛羊所遮蔽了。當我們這一隊旅行者，下山走過毡帳附近的時候，驀地裏幾頭高大異常的獐狗，吠聲喧喧，向着我的馬上撲來，薩丹急忙催促我向前，我竭力向馬腹一踢，才衝出了重圍。如果略略遲慢一點，我這條左腿，就會被這些孽畜所咬斷了，最少也使我的衣服，撕成懸鶉百結，狼狽的情形，自可想而見了。

這時一羣獐犬，正在包圍着攻擊罕塞，還有幾頭用鉄練鎖在木椿上大如小牛的番狗，也獅吼般地向我們狂吠。然而罕塞是早有準備的，他從羊皮襖內，摸出一條一端繫着小木椿的繩子，在馬上呼呼地轉舞着，護住了人和馬，同時就馬向前，漸漸地離開頑敵的勢力圈；但是這羣草地的權威者，嗚嗚地一直歡送我們橫渡了一條

小河，隔着河，還是遙遙地大聲示了一番威，才肯奏凱而歸。這樣威猛無比的牧羊犬，真使我無法應付，每每到達一個部落時，我總是戒備得儼然如臨大敵，有時幸賴犬主恐怕我們開槍射擊，自己走來給我們解圍，才免了不少的糾纏。這次草地的旅行，番狗算是我們唯一的敵人，牠們比警察對付窮人，更兇猛多了。

這天約莫走了九十里路程，在離黃河岸二十里的山坡下，安下了篷帳，天氣晴朗，夕陽反照山前，晚霞在天際流走着，宇宙整個是紅色的。

明天，我們向黃河岸出發，那十位護送我們的藏民，辭別我們，要回到自己的部落裏去，我們送了他們一大袋羊肉，就此南北背道而馳了。

走過了一帶毡帳，到達黃河岸上，這裏是黃河的上游，河流雖然湍急，却是清可見底。渡頭祇有一艘長方形的木舟，構造非常簡單，沒有帆檣和柁櫓，僅有一桿木篙。我們把騾馬的鞍轡，和負載着的行李，都取下堆在船內，每人在艙前，拉着一條韁繩，力鞭馬背，同時，大聲鼓噪着，吆喝着，於是十多匹馬，拉着這方形的

木舟，水花亂飛地漸漸離開了淺灘，向隔岸浮水前進，到了中流，逐一放了韁繩，讓牠們自己浮水過去，祇剩下五六匹馬，縶着木舟渡河。費了半小時的時間，我們到達了彼岸。

在河岸上，煮茶解渴，大家坐在日光下，用小刀割食大塊的羊肉，等待着馬身的乾燥，天氣和暖，我的精神也異常愉快。

我和那位教中的阿洪，坐在行李堆上，一邊吃着羊肉，一邊閒談着，他告訴我關於河州方面回民的風俗，最引起我的興趣的，是關於青年回民求戀的一段。

在晴明的天氣，青年的男女，都在麥地上工作。如果有一個青年男子，對於附近工作着的女子，發生愛感時，他於是高聲唱着第一回的戀歌了，歌的意思，是說：『在你的麥地上，有沒有你的父母伴着你？』如果女子同意了的時候，就接着也唱一曲戀歌，意思是說：『我的父母在家裏，這裏祇有孤零零的我。』於是男子又唱着第二曲戀歌，意思是：『我愛你！如果你允許我伴着你？』如果女子再唱一

曲同意而表示歡迎的戀歌時，這樣就開始野合了。

這是和嚶鳴求友有同樣意義的戀愛，這是如何含有詩意的兩性生活！但是如果給女子的父親發覺的時候，非將這一對情侶，立刻殘忍地置之死地不可。其所以要殺却的理由，我當然不能了解，就是阿洪也不能有所申述。這或許就是禮教的模型罷？有幾個騎牛的藏民，也從隔岸渡河過來，他們不需要那方頭的木舟，僅僅從羊皮襖內取出一個羊皮袋，用氣吹漲了，將脫下的衣服，頂在頭上，就叱牛下水，拉着牛繩，騎在羊皮袋上，緩緩地渡過河來，在中流，浪花飛濺他們的臉上，他們高呼着：「佛爺！佛爺！」這是所有甘邊藏民，對於嘉木樣的尊稱。在危難中，他們希望着佛力的援救。

驢馬身上都乾燥了，我們就起程向昌札赫寺進發，黃位中就住在這寺內。呼圖克圖嘉木樣，雖然是這一帶藏民信仰的象徵，然他現在不過是一個十二歲的孩童，所以一切大權，完全在黃位中的掌握中，我所以先去昌札赫寺就是這個原因。

從黃河岸到昌札赫寺，計程六十里，按轡緩緩地走着，覺得十分疲乏，幾乎在鞍上熟睡了，勉強振作精神，但是睡魔仍然不時襲來。我想縱馬飛跑一程，以舒筋骨，就用力將韁繩一勒，那知這匹馬看到地上一條舊繩索，吃了一驚，猛然向旁邊一蹶，我一不留意，憑空從馬上跌將下來，幸而跌在草地上，尙無創痛可言。然而我懊惱了，立即重新攀鞍上馬，用力向馬腹一蹴，這樣一氣飛跑了五里左右，直跑得這馬汗流浹體，胸中的憤氣，才覺漸漸出完了。

到達昌札赫寺，天色尙早，黃位中在寺前迎迓，偉岸的狀貌，穿着棗紅綢子的皮袍，巍巍然沉着地站在門前。我躍下了馬，就和他攜手進入他的客室，初次見面，當然是無話可說的，而且我疲倦極了，所以略略地談了一會，就回到他給我們預備着的住處去休息。

晚上，黃位中到我住處來談話，我因自己的藏語太幼稚，命薩丹給我翻譯，最初，他敘述在過去如何受馬騏種種壓迫的情形，言語非常沉痛而憤激。然而這些事

實，我幾乎聽了薩丹十次以上的復誦了。我安慰着他，而且對他說：「這次遠來的動機，我並不是僅僅爲你們和馬麒的糾葛而來，我希望能夠在你們民族的存在和獨立上，有微薄的幫助和貢獻。至於那件官司，我想不久就會解決的。」他聽了我的話，表示他對於我感謝的意思，同時，他留我在這裏暫住幾天，以便暢快地談話。在燈昏茶冷以後，我才目送這巨影，埋沒在門外黑暗中。

明朝，我隨着薩丹，同去寺內和黃位中談話，這次我們整整談了一天。我告訴他：「一個民族祇有提高自身的力量，才能不受外來的侵略和壓迫。在目前，關於其餘的事業，還是談不到的，第一步就是先來團結近地的藏民，再慢慢由近及遠，去聯絡所有的藏民，在整個組織之下，集結起來，然後再設法提高一般人民的文化，充實自身的武力，祇要這樣，就有十個馬麒，也不敢壓迫你們了。」我翻覆譬解地給他申述這項意見，一直繼續到四五小時之久，最後他才覺悟似的奮然地說：「聽了先生的話，我明白了。你是在說，馬麒的壓迫，是我們自己找來的，的確！

但是在目前，佛爺和我們，遠奔在草地上，一切都是難以着手，祇要佛爺能歸拉卜楞寺，我們願意完全聽先生的教誨。」我當時就說：「關於佛爺回駐拉卜楞寺一事，我願意負責任，可是我希望你，現在能夠開始團結附近一帶藏民的工作，在我未歸蘭州以前，先行召集附近的會長，成立一種同盟，我也可以趁此機會，親身參加，你的意思怎樣？」他連聲承諾着說：「這樣很好！一到俄拉，立刻就進行。」談到這裏，我就和薩丹辭了出來。

回去時，有兩個喇嘛，帶着一幅藍綾，從俄拉奉嘉木樣的命，前來問候。我收了藍綾，取了一幅黃綾，囑付他們兩人代我回候嘉木樣。大約昨天我們到這裏的時候，黃位中已經命人去通知嘉木樣了。

翌日，我和黃位中，商議關於組織同盟的各種事宜，決定先行召集四百里內的會長，組織甘青藏民大同盟，我代他們做了一篇宣言，由薩丹翻成藏文，預備在開會時，宣讀之後，攜赴蘭州付印，再向甘青藏民分發。

晨曦帶着喜氣，映照在昌扎赫寺前，我們從一片馬嘶聲中，向俄拉草地出發。
黃位中騎着一匹高大的白馬，和我並騎而行，一路上閒談着，走過了幾片草地，就在山中紆迴地轉着，馬蹄飛蹴露珠前進，野羊時時從草叢中竄出。從昌扎赫寺到俄拉，僅有六十里的行程，所以日影近午，已經離俄拉不遠了。

在離俄拉十里左右的地方，驀然間，右前方的山坡上，三四十匹馬，飛一般地遠遠向我們方面馳來，馬上的人，都穿着黃綢馬褂和棗紅色的大袍，頭上戴着金頂僧帽。薩丹告訴我，佛爺派堪布來迎接了。這一隊堪布，到達我們的前面時，很敏捷地翻身下馬，雁行般整齊而嚴肅地站在鞍旁，爲首一位青年的大堪布，就是嘉木樣的次兄，兩手捧着一幅黃綾，走向我的馬前，恭恭敬敬地說：「佛爺問你先生好！」我急忙跳下馬來，但是不知道怎樣應對，回頭向薩丹看了一眼，薩丹說：「你如果客氣，就不要收受這條綾子好了。」我於是雙手向那幅黃綾一推，那位大堪布，也就老實地將黃綾收回了。大家重新上馬，三四十騎，簇擁着我們前進。轉

過一個山頭，遠遠望見草地上一帶帳幕，薩丹用鞭指着一座上有金頂的帳幕對我說：「佛爺就住在那個有金頂的房式帳幕內。」二十分鐘以後，我們就到達了帳前。

在黃位中所住的蒙古式圍瓢中，休憩了一會，我就和黃位中薩丹，同去晉謁呼圖克圖嘉木樣。

到達了一所房屋式的帳幕前，黃位中揭開了帳簾，一位十二三歲的小喇嘛，穿着黃緞的僧衣，斜披着大紅的袈裟，從裏面迎將出來。這就是象徵着草地最高信仰的嘉木樣。他將手拱了一拱，捧着一幅黃綾，背書一般地說：「願你安好！」我收了他的綾子，也從衣袋中掏出一塊藍綾，雙手捧給他。這樣，大家就進入帳內，我和嘉木樣坐在兩條短橈上，黃位中雖然是他的父親，但是在嘉木樣的蓬帳內，是沒有坐位的，薩丹是更不必說了。

我和嘉木樣就坐以後，驀然間，看到薩丹將兩手一舉，就撲在地上，對着嘉木

樣叩着響頭，一會兒，又起來，仍是高舉着手，撲在地上，叩着響頭，大約所行的是三跪九叩首的大禮。禮畢之後，就拿着糖果手巾一類的禮物，匍匐膝行前進，安放在嘉木樣的足旁，嘉木樣就用手輕輕地在他的頭上，摸了一下，同時，將一條五六寸長的紅綢帶，擱在他的項上，這條綢帶，是佛力迴護着的記號。於是薩丹匍匐後退，到三四尺以外的地方，將綢帶繫在項上，站立起來，開始給我充當翻譯。

這是一個神秘的孩子，他雖然被一部分人類高舉在天上，教他代表萬有和一切；然而他終是天地間的兒童，侷促地坐在短橈上，至於不敢向我正目而視，祇是注視着足下的狼皮地毯。我開始說：「在路上，聽到佛爺身體很好，我很喜歡。」他囁嚅地說：「謝！謝！」我又說：「這件官司，請放心！我願意盡我的力量，在短時期內，請佛爺回駐拉卜楞。」他又說了一聲謝謝，於是乎我們的談話就完畢了。我覺得這次短時間的談話，多少是會有戲劇的意義的。

回到黃位中的團瓢內，略事休憩，和嘉木樣的叔父稱爲「相座」的，談了一會，就回到自己的篷帳內去。

第二天，黃位中派人分頭去召集四百里以內的酋長，我和薩丹，同去隔山的部落內遊玩，在一家毡帳內，吃了一頓羊肉。在洮州時，看到他們還有一種羊肉的吃法，是將羊肉攪灌在豬腸內，和內地的香腸一樣，蒸熟之後，用刀割着，一段一段拿在手內大嚼。但我因爲生平怕蛇的緣故，看到這種容易聯想到蛇的形狀的食品，心裏就微覺發嘔，所以未敢領略這種佳味。近晚，大家騎馬同歸帳內，今天我騎的那匹黑馬，本來是「相座」的，在路上發起性子，幾乎將我掀下馬來。

有一天，近地的藏民，叩請嘉木樣到部落中去念經。七八十個穿着黃緞馬褂的堪布，擁着一乘黃緞所紮成用八個人扛着的轎子，儀仗非常威嚴地向草地走去，遠近牧馬的男女，都向着轎子伏拜。據薩丹所說，嘉木樣每到一個部落中去念經，部落中每家就得孝敬一百兩銀子，佛駕光臨的代價，總也算不輕了。

在會長們未來以前，長日無事可做，僅有幾位堪布和喇嘛，不時和我們來談話。嘉木樣的幼姊，是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，天真爛漫地穿着男子的裝束，也常常到帳內來遊玩，我變通了兒時「捉曹操」的遊戲，教他們「捉馬麒」，光陰就這樣無聊地消磨過去。

常常有些從近地來的男女，整天繞着帳幕走圈子，他們以為這樣可以讓災得福的。

有一天的下午，看到同來的阿洪，向一個藏民，買一塊羊鬚所織成的氈。那個藏民，討價是二兩銀子，阿洪給他兩塊錢，還是不肯出賣，後來阿洪用帶來的一斤紅糖，和他交換，就欣然答應了。從這件事上，我們就可想見草地上物質的缺乏了。

七八天後，會長們陸續應召到達了俄拉草地，共計來會的二百三十餘人，每人還帶着四五個護送者，廣大的草灘上，搭滿了各色帳幕，炊烟漲大，人喊馬嘶地，

衝破了草地所有的寂寞和虛空。

半晴半陰的天氣，二百三十幾個穿着羊皮襖的會長，圍坐在黃位中圍瓢前的草地上，最初由薩丹給我當翻譯，對他們解釋甘青大同盟的意義和組織。在演講時，忽然天空降下一陣豆大的雹子來，但他們僅僅把頭向羊皮襖內一縮，依然很鎮靜地諦聽着，到我演講完畢時，於是幾位勢力較大的會長詞鋒展開了。

藏民真是一個善於說辭的民族，他們口若懸河，滔滔無有歸宿地，說明此後對於大同盟的擁護和責任。一個完了，又是一個，延續到三四小時之久。最後由盟主黃位中宣讀誓詞，各會長起立表示敬意，同時，黃位中又宣布這年十月間再在西昌莊舉行正式結盟，並邀我屆時也去參加，我當時雖是慨然答應着，但是事不由人，終於使我永遠對他抱着失約的缺憾。初次的會盟，就在這天閉幕了。

晚上，有許多會長到我們帳內來，他們對於我所說「團結起來，自求生存」的勸告，表示完全接受的誠意。

會長們將要陸續回到自己的部落裏去，我也覺得此間暫時無事可做，決計先回蘭州，幫助他們解決和馬麒的糾葛。事前，我命薩丹代我聲明，所有餽貽，一律不受；因為我知道藏民的風俗，如果臨時拒絕餽貽的禮物，就會使他們感覺受着一種極大的恥辱樣的。但是在臨行前的一天，黃河南岸一百多個會長，都滿坐在我們的帳外，最前的會長，拿着一百兩銀子，誠懇地說：『不算什麼餽貽，不過給先生路上喝喝茶罷了。』我當時拒絕收受，我對他們說：『拒絕你們的厚賜，我知道你們或許以為是一種恥辱，但是我們漢人，無故收受別人的餽貽，也是一種恥辱，總之，我心領你們的盛意是了。』但是他們仍是堅執着，擁擠在帳前，不肯讓步。我後來想出一個辦法，就對他們說明，將這一百兩銀子，以二十五兩給薩丹，其餘悉數代他們捐入蘭州革命青年週刊社，這樣，他們才一齊退去了。不一會，黃河北岸的會長，也拿着一百兩銀子到帳前來，我沒奈何祇好仍是用這個辦法發付了。

明天，騾馬都配備待發，我去辭別嘉木樣，這次見面，他不比初來時靦覷了，我一進了帳門，他就天真爛漫地，用兩手拉着我的右手，向裏面走去，笑渦留在頰上，顯出兒童固有而可愛的活潑態度。

這真可說是一個人間可以憐憫的幼童，他的一生，被人們在一種模型中雕刻着，每天關閉在帳幕裏，餵他一些酸奶和羊肉，從朝到晚，教他念着經。有時偶然說出一句不祥的話，他的師傅，就拿着戒尺，先在他的面前，恭恭敬敬地行了三跪九叩首的大禮，然後再用戒尺，打他的手心。所以他平時祇要看到他的師傅，向他跪拜的時候，就知道惡運已經來臨，哇然地哭出來了。

出了嘉木樣的帳幕，馬前擁擠着許多草地上忠實的朋友，大家戀戀不捨地相對默視着，我忍着心，用鞭向馬一揮，馬蹄踐踏着含露的青草，於是乎我們就走上蘭州的歸途。

三四十位堪布們，騎着馬，護送我們直到十里以外的山坡上，我阻擋着他們前

進，大家遂從此分別了。

渡過了黃河，仍向舊洮州迂道回蘭州，前後計程五十多日，當我回到蘭州的時候，猛然如夢中被春雷所驚醒，中國的時局，正在劇烈的發酵了。南方的國民革命軍，已經攻下了湘贛，遠竊莫斯科的馮氏，已和于右任聯袂回國，收集南口潰退的殘兵，九月十七日，在五原誓師，參加國民革命。兩個月的草地旅行，使我和這個世界隔絕了音息，然而當我再投身到這個世界的時候，我竟突然看到東方的天際，

流動着縵爛的紅霞，曙光一線，映照着大地了。



別矣阜蘭山

南口陷落的消息，傳到墨斯科附近的村落中，馮氏就倉皇地和于右任劉伯堅等，取道庫倫，向五原馳進，將近五原，宋哲元前去迎迓，馮氏匆促地問宋哲元說：「在五原還有多少部隊？」宋哲元回答說：「僅僅祇有四千餘人了。」當時馮氏豪氣萬丈地說：「多了！祇要有四百人，我們就能有所作爲的。」

一輛天外飛來裝載着新生機的汽車，到達了五原。勇氣奮發的馮氏，集合了所有的殘部，站在一條短板橋上，激昂慷慨地完畢了一場講演，這些士兵，受了這唯一的領袖的激刺，士氣就漸漸振作起來。

南口失敗後，國民軍中石友三韓復榘鄭金聲三位軍長，爲保存實力計，算暫時投降了閻錫山，駐兵在綏遠包頭一帶，當時綏遠都統商震，僅帶一旅軍隊，駐紮

歸化城，實際上完全是在韓石鄭等武力監視之下。

不過幾時，馮氏就了國民軍聯軍總司令職，親自到包頭去收拾舊部，韓復榘就從歸化到包頭去見馮氏，一見面，就對馮氏說：「總司令如果要商震，我今天就乘夜車給你帶來。」但是當時馮氏祇笑了一笑，勸他不要魯莽從事，暫時回防地去等待後命。

不久，閻氏也派代表到包頭來見馮氏，解釋這次出兵大同，截斷國民軍的歸路，乃是一時的誤會。」馮氏也謙虛地回答說：「自己遠在異國，小兄弟們，了解閻省長的衷懷，以致引起雙方的誤會，兄弟深為惋惜！但願此後永遠推誠相與」云云。「誤會」兩字，在中國歷次內戰結束以後，應用得非常巧妙而廣大，殺人的魔王和魔王的中間，每每借着「誤會」兩字，當戰雲初消的時候，就握手欣然地聚餐，在這次閻氏代表和馮氏的談話中，更加將「誤會」兩字的精義，發揮盡致了！

後來閻氏的代表，對馮氏說：「總司令有援陝東征的計劃，閻省長以爲莫如派一路軍隊，從隴東進攻，另派一路軍隊，穿着晉軍的服裝，假稱晉軍援助劉鎮華，取道山西，渡河向西安前進，雙方夾擊，陝西的局面，就可不日而定了。」馮氏當時笑着說：「這是最好沒有了！我可以派韓復榘一軍，假道貴省，截擊敵人的後路。可是我們現太窮困了，槍械缺乏，裝服也不易設法，而且連開拔費也一時無着，怎樣辦呢？」閻氏的代表得了這個答覆，當即愉快地說：「這倒容易，閻省長是很願熱誠援助的。」

不久，從山西送來一萬套服裝，五十萬現款，和許多的槍彈，當時韓復榘，預備即時向山西開拔，到包頭來，向馮氏請示。馮氏冷冷地對他說：「我們還是從甘肅走罷！多走一點路，不要緊，因爲這條路是安全多了，如果在中途被人繳了槍，這不是玩的。」當馮氏自己在西安敘述這段趣事的時候，面上充滿着勝利的微笑。

潰兵漸漸地收容起來，整理起來，馮氏以國民軍聯軍總司令，自兼第一軍軍

長，同時第五軍長方振武，第六軍長弓富魁，第三軍孫岳所部徐永昌，也都率部來會，軍勢因此大振；但是這時聯軍中部隊，非常複雜，而且河套荒涼，糧秣非常困難，加以大敗之後，軍紀因此廢弛，至於無法維持。劉汝明的一師，在開入甘肅時，沿途常常槍殺住民的牛羊，來暫時充飢。至於弓富魁的一軍，完全是土匪所組織，因為中途搶劫石友三部的槍械，被石友三在石嘴子，完全將槍繳了。聽說弓富魁每每提起這次繳槍，就將桌子一拍，高叫一聲『啊唷！』表示無限痛心的意思。自然，在後來有許多土匪軍隊，大做着革命的賣買，不過弓富魁是其中的不幸者罷了。

當我回到蘭州的時候，孫良誠的軍隊，已經掃蕩了甘肅的敵人，追擊到陝西鳳翔以東。我見了劉郁芬，告訴他一切情形，同時要求他迅速命令馬麒的騎兵，退出拉卜楞。當時劉氏蹙着眉頭說：『現在我們的隊伍，都在陝西境內了，我要下這個命令，他如果不服從的時候，我就更沒辦法了。要是隊伍在這裏，我就可以用力

量，教他服從。所以這事，祇好待我慢慢設法辦理的。」我聽了他的話，覺得也是一種事實，所以祇好將這事，暫時擱起。直到後來，我到了西安，去見于右任，要求于氏，電促劉氏迅令馬麒撤兵拉卜楞，那時，馬麒因為不敢違抗，祇得遵令退出拉卜楞，這事才算告了段落。然而我和黃位中臨別時約定在次年同赴西康一帶，進行聯絡藏民的工作，終於成爲一種虛願了。

九月二十七日，青天白日的旗幟，開始飛揚在五原的天空，馮氏舉行了誓師的典禮，同時宣布有名的出師誓詞。從這誓詞的發布，西北的社會，跟着就起來了一種蠢蠢的騷動，當時人們對於誓詞的觀念，是認爲非常嚴重的，不比得現在，人們都已有了相當的經驗，祇當作官樣文章看了。一批一批的政治領袖，到了環境變動的時機，紛紛然就將當初的誓詞，拋到廁所裏去，自然，這些聰明才智的人物，他們當然不會再來怕五雷殛頂，或者死在千刀萬剗之下的。至於信義，沒有官和金錢來得現實，更可以不必顧慮了。其餘像宣言通電之類，不過都是些暫時遊戲的小

品，和市僧們『秋季大減價』的廣告一樣，更談不到實踐的義務的。

但是無論如何，當時的西北，却因此激起了革命的潮頭，潮頭衝擊着西北的城市，於是平蘭州沸騰了。真的，在革命的高潮洶湧而澎湃的時代，黃狗都會嗶嗶然狂吠着，來參加革命的，然而這些骨子裏反革命的東西，一到了熱潮偶然低落的時候，牠們就立刻掉轉尾巴，鑽入反革命的狗窩中，向整個的革命反噬了。

不過這些祇是我們在以後經驗中所得來的感想。在當時，我們以為革命的石碑，將永遠鎮壓在這些巨龜的背殼上了。我們也明明知道革命的隊伍中，麀雜着許多投機的分子，但是我們以為在革命的命令之下，他們是無法叛變的，終究我們是變成時代的傻子了！

墟墓樣的蘭州，立時顯出一種新的氣象，我們都以為革命的黃金時代，就在目前，連冷廟裏的土偶，也似接受着動員令了。尤其是那些蘭州教育界的聰明人物，每天都在設法證明他們對於革命，是有如何相當的歷史的。有一天，在一位朋友

的家內，碰到甘肅第一中校的校長張璞，他對我唾沫橫飛地表揚他曾經在十幾年
前，參加過革命。據說：當時這位偉大人物，曾在上海和中山先生商議集合同志，
在甘肅起事，中山先生就接濟他二十萬元的公債票，而且預備從俄國，用飛艇運送
軍械到甘肅來，後來因為沒有相當的飛艇場，所以此事終於作罷了。言下不勝其扼
腕太息，懶懶地打了一個呵欠之後，就走到小便桶旁邊，吞了三顆煙泡。老前輩的
革命精神，就是這樣令人五體投地的。

除了張璞以外，宣傳着自己是同盟會老會員的，更是滿坑滿谷，如果將他們每
人的銅腳眼鏡，收集攏來，恐怕就可以開設一月眼鏡店了。然而無論如何的醜態畢
現，在當時，我們都不曾感覺厭惡。我們以為，最少，這些人都能為革命吶喊助陣
的。

省黨部的門前，漸漸地熱鬧起來。穿着土布大褂的中學生，不斷地來索取關於
黨的宣傳品。北京方面也來了幾位國民黨的黨員，幫助辦理黨務，於是蘭州市黨

部，也組織起來了。

刊物方面，除原有的革命青年週刊以外，同時，在督署方面捐了一筆款子，創辦了一種民聲週刊。後來第一中校學生所辦的醒獅週刊，因為經費支拙，打算停刊，市黨部常向醒獅社交涉，以學生中的黨員接辦為條件，經費可由市黨部接濟。於是蘭州的出版物，完全清一色了。

黨員日見增加，我們開始了訓練黨員的工作，這時錢君已到陝北去運動井岳秀的部隊，參加革命，因此我的工作，更形忙碌了，加以黨部經費的支拙，使我們更感覺許多黨務上進行的困難，後來我向劉郁芬去接洽，暫時由督署每月接濟四百元，才勉強支持過去。

革命的初期，人們都會將革命當作一種喜劇看的，許多青年的黨員，喜歡尋找東奔西走的工作，事實上就借此逃學了。有時他們都擠在黨部內，談些閒話，剪些紙花，厭惡講堂的生活，至於極點，我們有時勸他們回去上課，雖然也垂頭喪氣地

上課去；但是看他們的神情，好像和逮捕入獄同樣感覺痛苦的。

不過幾天，馮氏派了沙月坡鄧長耀兩位代表，從五原來蘭州宣傳三民主義，一時蘭州城裏，來了這兩位革命的明星，波濤更覺洶湧萬丈。蘭州市黨部，在沙鄧兩氏吃了劉郁芬洗塵的筵席的明天，召集市民，開了一個歡迎大會。

朝日映在督署前的曠場上，講演臺的前面，交叉着黨旗國旗，各團體和市民，在臺前擁擠着，於是猴戲就開演了。最初由省市黨部和各界的代表，致了歡迎詞，沙月坡就從容地走到臺前，準備宣傳三民主義，我一方心裏不免暗暗替他着急，一方却要看看這麼一位理學名臣，怎樣來做這篇三民主義的八股文章，或許他這次由蘭州去謁見馮氏的一箇月中，已經學習了不少的革命理論，亦未可知；然而這些都不用我多管，因為這時他已經站在臺前，手舞足蹈地發揮着宏言讜論了。第一股的民族主義，從頌揚孝弟忠信的民族精神中，草草地說了過去，第二股民權主義，就繼續開場了，他吐了一口革命的痰，然後大聲說：「什麼叫做民權呢？」扳着指頭

數着說：「就是立法，司法，行政，選舉的四權，」說了之後，祇剩一個小姆指高高地翹着，於是臺下的羣衆，都默默地點着頭，可是我真覺爲難了，我似乎被個天外飛來的強人，批了一個嘴巴。

沙月坡鞠躬而退，鄧長耀就緩緩地走到臺前，他是西北次於薛篤弼的二等政治家。其所以獲取政治家的條件，惟一的原因，是因爲能夠提倡天足。在有一次演說中，他曾表揚自己的功績說：「常兄弟在綏遠道尹任上的時候，唔！唔！綏遠全體婦女的兩腳，差不多是都擱在兄弟兩肩上的。」我爲他這幾句妙談，曾經發鬆了好幾天。到後來，他在陝西民政廳長的任內，限令各縣縣長，按月繳送若干婦女的纏足布，以纏足布的多寡，作爲銓叙的標準；同時民政廳的大堂內，纏足布成阜累山地陳列着，這就是鄧長耀一生偉大的所在。同時他還有一種絕技，就是長於高唱梅花大鼓，咬字辨聲，都有獨到的工夫。每次講演開首就唱他自己編著的鼓詞，所以一般人，都送他一個尊稱叫做「鄧大鼓。」

常時，他在臺前，態度莊嚴地站了一會，慢慢地說：『諸位！今天承蒙歡迎，兄弟不敢當，唔！唔！兄弟有幾句鼓詞，請諸位聽聽。』於是乎鋸木般的歌聲，突然破空而出：『中華民國十五年，……嘍……嘍……嘍……先烈創造多艱難，……唉……唉……唉！』鄧長耀開始發揮他的天才和絕技了，台上台下的人，都用手掩着口，不敢笑出聲來。唱完了一段鼓詞，再繼續講演。但是我從頭到底，沒有聽出他所說的是什麼！我祇記得他不斷地重複說：『唔！唔！五原有最高特別黨部，唔！委員有馮總司令，有劉伯堅，唔！唔！有馮總司令，……』其餘的話語，我什麼印象都沒有了。講演完畢以後，還有一次遊行，鄧沙二人，在隊伍的最前頭走着，和迎神賽會同樣的熱鬧可喜，然而這是什麼一會事！

表面上黨務是日見發展了，我們祇要看見省黨部常委田琨君，換上了新馬褂，整天價喜盈盈地工作着，就可想而知了。

在歡迎沙鄧二人的一天，市黨部常委邱君，在會場維持秩序，因為指揮偶然失

宜，和五族學院的教職員起了衝突。五族學院是沙月坡所創辦的私塾。我們當時雖然竭力調解，然而終於無法消除芥蒂，因為五族學院的教職員，多數是基督教徒，不滿意國民軍的棄捨基督教，而加入國民黨，滿腔的醋意，無處發洩，所以始終不肯放棄這次攻擊市黨部的良好機會；同時蘭州教育界的人物，也都別有懷抱，乘機思逞，所以和五族學院的教職員，也通了聲氣。他們從封建思想的窗戶中，已經看出了國民黨是鵬程萬里，飛黃騰達的出路，但是他們不甘追隨在人的臀後，充滿着領袖羣倫的慾望，他們想衝進黨的內部來支配一切，使其餘的黨員，都變成他們的羽翼。爲欲實現這個春夢，於是處心積慮地，圖謀推倒過去在黨部比較有信仰和權威的黨員。因此這次小小的衝突，就變成我們和封建勢力爭持的導火線了。

雙十節到了，市黨部函邀各校參加慶祝大會，但是教職員們，一致地藉口須有教廳的命令，故意和市黨部爲難，他們甚至於說：「市黨部是什麼東西！」明白地對市黨部挑戰。我們知道這種一致的行動的後面，一定還有背景存在，決定調查清

楚以後，再行應戰，所以表面上仍舊保持鎮定的態度，祇派人要求沙月坡訓令各校參加慶祝，總算草草地完畢了這次慶祝的儀式。

這天晚上，督署內人員，在大講堂內舉行慶祝，餘興項內的「笑林」，歷來是沙月坡包辦的。這位講學鉅子，用着講經的態度，來說笑林，聽的人真要替他爲難。可是他每到自以爲精采所在的地方，自己就不自然的格格地先笑起來，希望引起臺下的聽者，跟着他也同聲一笑，然而滿場總是寂然無譁，前面的幾位官長，勉強裝着笑容，敷衍他的面子；祇有我，却發聲笑了。不過我所以要笑的原因，並不是覺得他所說的笑林有什麼興味可言，我是因爲看到他的鼻子旁邊的黑痣，來得特數，不知不覺地就笑起來了。

從雙十節以後，蘭州教育界的人物，由互相呼應的關係，而進入有組織的結合，漸漸向市黨部進攻。我們也嚴密地整飭黨的陣容，以備應戰，同時祕密命令已經加入國民黨的兩位第一中校教員，灰色起來，去參加他們的會議，以便探悉他們

團體的內容，和進攻的計劃。暗潮從此日漸激蕩，不過表面上，暫時還保持着各守陣線的形勢。

在當初，我們曾經用普通的觀念，來觀測蘭州教育界的人物，我們以為無論如何，他們總比一般人的思想進步些。然而我們根本錯誤了，我們根本沒有認識他們的政治背景，我們祇以為他們是一批簡單地過度着粉筆生活的清苦職業者，這種粗忽的觀察，幾乎使我們臨陣至於驚惶失措。

然而最後，我們認識了這羣狐狸的原形，除了少數外省人受聘來甘，和離開北平學校生活未久的教員以外，其餘都是甘肅的小紳士。這些人，在社會上都有相當的權力，他們所以要溷跡在教育界內，無非為便於活動起見。在歷次甘肅的改變中，他們都在牛載坤指揮之下，搖旗吶喊，一迎一送地扮演過「跑龍套」的角色。最近李長清事件，和平番會議的活動，他們也努力在暗中奔走，高呼着甘人治甘的口號。後來狄道城攻破，牛載坤和其餘幾位甘肅自治委員會的重要人物，都活捉住

了，脚镣手拷，縛在牛車上，解送蘭州，寄押在督署軍法課內，這批小紳士還假借着教育界的名義，聯名向劉氏要求保釋他們的領袖牛載坤。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，就去警告劉氏，切勿輕易放釋這個政治商場中的市僧，劉氏自己，也以爲他人尙可原宥，惟牛載坤罪在不赦，就將他們的保呈，置之不理。從此他們的氣餒，雖然因此稍殺，然而他們爲圖謀恢復過去的地位，時時刻刻仍然存着蠢蠢思動的念頭。於是趁着時會，先向我們攻擊了。

從邱君和五族學院衝突以來，沙月坡不時向各校演講三民主義，有一位中學生，給我轉述沙月坡一段精采的理論，他說：「三民主義就是三不主義，何以三民主義會是三不主義呢？就是說，民族主義實行之後，『不』亦說乎！一『不』也；民權主義實行之後，『不』亦樂乎！二『不』也；民生主義實行之後，人民衣食足而知禮節，『不』亦君子乎！三『不』也。所以我說：三民主義，就是三不主義。」這樣古奧奇妙的理論，自然大有篡奪戴季陶先生王道正統的希望。然而他的任務，

不僅僅在於傳道說教，而且進行着一種搶劫黨權的陰謀。在演講中，他不時攻擊市黨部的職員，同時誇張他自己是在五原「國民軍聯軍最高特別黨部」加入國民黨的，所以他是一個特別黨員，他用這樣明顯的態度，來示意蘭州的教育界，一致反對市黨部，於是乎這些代表封建思想的遊魂，就遙擁而起，希圖吞食了市黨部，同時借着市黨部的尸骸，來支配蘭州了。

不過幾天，蘭州各校教職員，假教育會開聯席會議，沙月坡主席，反動領袖的黃袍，披在他的身上，有兩位教務主任，威風凜凜地站在會場門口，不許閒雜人等，進內旁聽，門禁深嚴，儼然和軍事會議一般。然而我們的偵探，却冠冕堂皇地坐在會議席上，他們這些蠢才，不知道第一中校教務主任王君，已經加入我們的陣營內了。議場中態度最激烈的，就是那位曾經預備從俄國用飛機運送軍械的老革命家張璞，和女子師範校長楊肯堂，他倆算是蘭州教職員中資格最老的領袖，大約可想而知的一定是一口氣抽了幾十槍大烟了，所以在會議席上，怒氣勃勃，精神煥發

地，攻擊市黨部，至於體無完膚。鴉片的神力，使全場充滿着敵愾同仇的氣概，於是乎他們正式團結起來了。同時，他們看到這樣一位官居廳長之職的特別黨員，做了他們的總帥，自然更覺得膽壯氣旺，目空一切，而穩穩操着勝利的左券了。

明天的下午，蘭州市上，遍貼着教職員聯席會議肅清市黨部的宣言，他們開始發揮了巧妙的戰術，宣言的意旨，共分三段，最初敘述他們對於三民主義和中山先生的信仰，幾乎把中山先生要抬到天上去，其次表示他們愛護國民黨的誠意，最後沉痛地說明爲愛護國民黨，所以非將邱某等一類不良分子，驅逐出蘭州以外不可，而且立誓不達目的不止。

我的賤名，雖然當時未曾被他列入這一篇檄文內，然而無疑的，像我這樣不願意和他們對臥在鴉片炕上，談談鑽營的惡徒，當然也逃不出他們所謂不良分子的定義以外的。不過我們這些不良分子，自然不肯輕易地服服帖帖地，自動的退出蘭州，我們歡迎着他們用力量將我們拋出蘭州城外去。這天晚上，省市黨部，召集聯

席會議，討論應付他們的方法，結果決定：暫時取以靜制動的態度。

第二天，市黨部發表宣言，摘發教職員聯席會議內容的黑幕。告訴蘭州市民，這些都是小政客的反動結合，他們永遠不會配談革命。他們不敢公然反對國民黨，却用卑劣手段，想鑽進國民黨的內部來篡奪黨權，市黨部爲掃除封建勢力計，將爲教育界驅除這種敗類。

宣言發出以後，同時命兩位同志，持市黨部的公函，去警告沙月坡，此後不許再去出席教職員聯席會議。然而這位清黨運動的領袖，當然不肯放棄他所負的偉大使命，表面上雖然含糊接受，實際上却依然出席第二次教職員聯席會議，他甚至於向馮氏電控市黨部，這樣滑稽的控案，真算是使人耳目一新的趣聞了。

然而我們對於他們的攻擊，初時用沉靜態度對付着，等待着他們把所有的力量發揮出來，看看他們能般給與我們以什麼損失。市黨部祇命所有青年黨員，向各學校活動驅逐張璞和楊肯堂等的敗類校長，學潮漸漸地起來，他們似乎有些慌忙了，

同時我們將各刊物的內容集中在這個鬥爭問題上，猛烈地向他們攻擊，從我們反攻之後，蘭州的社會空氣，也似乎漸漸緊張了。

越日，我們覺得沙月坡反動的行為，日漸顯著，要求市黨部召集全體黨員大會，討論處置的方法。初時我們因為他是新加入的黨員，而且是馮氏駐甘的代表，所以攻擊時，還迴避着他，然而到了這時，為黨紀的要求，我們更無法再遷就了。

市黨部通告於翌日下午一時，在戲院內召集黨員大會。我恐怕有些廳長們為調和來麻煩着我，暗暗躲避在督署秘書處馬寒禪室內，因為他這時已經升任督署監印官，職務非常清閒，關於編輯刊物等工作，都在他室內動筆。

第二天清朝，我就到市黨部去，市黨部和省黨部本來都在一院內辦公，我就到田琨處小坐，閒談未畢，他忽然堅決地主張延緩黨員大會開會的日期，我當時問他什麼理由，他支吾了半晌，仍然堅決地說：「今天開會也太急促了，我的意思一定

延緩到明天下午。」我說：「會期的決定，是市黨部的權力，省黨部沒有干涉的理由。現在通告已經發出了，如何能輕易更動？況且急促也無所謂急促。我也是一個蘭州市的黨員，不願接受無理由擅自改變會期的通告。」他聽了這話，突然怒氣衝天地站將起來說：「無論如何，我是主張明天開會的！」我初時總是不懂他要延緩會期的用意，到了這時，才恍然大悟，我知道這是沙月坡的魔力的表現，大約田琨君預備在這一天的猶豫裏，預備給沙月坡効勞了。一個省黨部的常委，在這樣劇烈的鬥爭中，態度忽然閃爍起來，而且這些新加入而意志幼稚的黨員，如果一經他的活動，我們的陣線就會完全崩壞了。我想到這裏，就驀然起立，從袴袋內掏出手槍，憤怒地說：「不論是誰！要是反革命，我就用這個東西對付他。」這真是一服靈藥，他一言不發就頹然地坐在椅上了。

在幾月以前，因為黨部要開除一個土豪的黨籍，他惴惴地對我說了幾次，他說：「那位土豪，是拿着手槍亂放的暴徒，開除了以後，假使來找我尋仇，怎樣好

呢？」我從此就知道他是怕手槍的，今天一經試驗，更證明他對於生命的寶貴了。

邱君等聽到我們的爭論聲，都進來訊問爲什麼事。我問邱君說：「市黨部會期的通告，是否有所改更？」他說：「當然是不能改更的。」我就默坐在椅上，決計坐待開會時間的到臨，監視着一切，不給任何人以活動的機會。

不一會，警察廳長趙席品，派了一位科長和督察長，到省黨部來，給我們和教職員們調和。我當時對他們說：「如果我們有什麼擾亂秩序的時候，就請廳長派警監視好了，至於調和，你們廳長還沒有加入國民黨，這是我們黨內的問題。他的善意，我們雖然感激，可是他是不便來調和的。」那位督察長當時就說：「那末我們請鄧道尹來調和，好不好？他不是已經加入國民黨了嗎？」我說：「如果鄧道尹要來調和，無異給敵人說話，照黨紀就得開除。」這話一說，他兩人都哄然笑起來了，那位科長說：「據你先生說，趙廳長因爲沒有入黨，所以不能調和，鄧道尹既

入了黨，又是不能調和，那末這事怎麼辦呢？」我也笑了一笑說：「這是很明白的，換言之，就是不能調和的意思。反正你兩位回去告訴廳長，我們儘量注意社會的秩序就是了。」他們再坐了一會，覺得沒意思，就興辭走了。

十時左右，省署政務廳長胡叔惠騎馬到黨部裏來，一進門，就向我說：「黃先生：在花苑裏找了你好幾趟，都沒有見面，今天可碰着了。」我知道這又是一位難於應付的和事老，當時我心裏想着，祇有教他沒有開口機會的一法。連忙迎上去說：「前幾天失迎了，胡廳長今天大約是來調查事實的真相的，那是地方長官當然的責任，我們很願意詳細的給廳長報告一下。」他諾諾地應認着，向炕上一坐，我於是從頭到底敘述這次事件的始末，故意地延長話頭，講演般的，滔滔然無有停止地說去，有時我看到他要想開口說話的樣子，就突然將聲浪提高，使他沒有插嘴的機會。這時田琨君大約已經覺悟了，不時地補充我雄談中遺漏下的意思，但是等到他說話將完的時候，我又緊接着大發宏論了。

胡叔惠在這樣情形之下，大約坐了一個鐘頭，始終沒有發言的機會，沒奈何，祇好站將起來說：「這件事情，可以和平解決，總是和平爲上，我此來也不過想來明白這件事情的內容罷了。」於是我們都恭恭敬敬地送他到大門以外。在回到黨部辦公室內的時候，我滿滿地喝了一碗茶。

匆匆完畢了午飯，就到戲院裏去開會，黨員都陸續來到，到會的共計一百十餘人，惟有沙月坡大約事前微有所知，不但沒有出席大會，而且到省教育會去參加教職員聯席會議了。因爲教職員們知道我們今天要開大會，所以也召集會議，討論對付我們的方法。戲院在督署東邊，省教育會却在督署西邊，我們和敵人隔着督署，而遙遙對壘着。

大會推舉督署宣傳員李印平君爲臨時主席，開會以後，會場空氣非常緊張，李君指定我報告這次事件的經過，我約略敘述了教職員聯席會議，對於我們進攻的情形。同時揭破沙月坡借黨外的反動勢力，來篡奪黨權的陰謀。當我走下講臺的時

候，就有一位同志提出先行懲戒沙月坡的動議，多數黨員都拍手歡呼，有一位同志起立，主張永遠開除黨籍，同時，黨員中却有一位警察署署員殷旸，表示反對，他主張由大會派出代表警告沙月坡，如果他不接受，再行討論處置辦法。田焜君也從而附和，我當時起立大聲說：「警告，對於沙月坡是不適用的。因為市黨部曾經警告過沙月坡，但是他完全沒有理會過。我們現在要去警告他麼？可以的，到省教育會議事場裏去，他正在做教職員聯席會議的主席！大會如果對於這樣反動有據的黨員，還要他侃侃地敷衍着，那末我們可以將黨部附設到省政府裏去。主席：我主張開除黨籍六個月，這是比較和緩的處置，因為我們不願因此和省政府造成過深的裂痕。」

我剛說完了話，殷旸就驟然站了起來，臉上的麻點，點點飛紅地大聲說：「兄弟在北京的時候，是常常開過會的，……」我接着說：「可是今天却在蘭州！」後座譁然起了一陣笑聲，他似乎神氣沮喪了，聲浪就低了下去，支吾地說明，仍然

保持先去警告的意見，就默然就坐了。於是主席將這三項意見付表決，結果沙月坡獲得了開除黨籍六個月的處分。

在大會將畢時，我演講中有一段說：「在過去我們的黨，是停滯在半生不死的狀態上，現在敵人向我們進攻了，我希望同志們大家興奮起來，從奮鬥中去培養黨的權威。」誰知這幾句話，却觸動了田琨君的憤怒，他立刻站起來說：「黃同志！我是半生不死的，那末我走好了。」說着就向門外走去，有幾位同志就拉住他，並代我解釋說：「他並不說你，你爲什麼要介意呢？」我也走到他面前，對他說：「黨並不是你個人，陷入半生不死的狀態裏，黨員都有責任，而且我說的是黨在某種環境裏面，客觀的就會現示半生不死的狀態的，所以請你不要誤會！」他聽了我的話，才漸漸氣平了。在散會的歸途中，我要求他不要介意今天上午觸犯他的前嫌，他也欣然表明對我完全諒解的誠意，我們從此就握手言歸於好了。

明天，市黨部滿街散發特別啓事，說明沙月坡開除黨籍的理由，並派黨員沿街

講演，攻擊沙月坡和教職員聯會。沙月坡在這樣意外的猛烈襲擊之下，才瞭解不良分子的權威，同時羞恥心也發現了，整整的在被窩內睡了三天。

從沙月坡開除黨籍以後，蘭州市所有黨員，全部動員向反動派進攻，教職員聯席會議，竟就此震慄而退縮了。他們以為這些不良分子，甚至於對馮總司令的駐甘代表，和現任的教育廳長，都漫無所忌地加以攻擊了，於是乎嚇倒了，驚退了，銷聲匿跡地，仍然躲進鴉片炕上去。無論沙月坡以後還想撐持門面，向他們聲明：「我是特別黨員，他們是不能開除我的，」然而他們終於再沒有勇氣來對我們應戰了。

這時，省府各廳長，和督署參謀長楊耀東，都紛紛來從中調和，糾纏着我們，使我們無法拒絕，沒奈何，提出了最低的條件，讓沙月坡自動的將張璞和楊肯堂二人，驅逐出蘭州教育界外，同時解散教職員聯席會議的反動組織。然而他們對於驅逐張楊的條件，却始終不肯答應，於是我們不得不拒絕調和。

有一天晚上，許多廳長們，正在督署參謀處包圍北京新來的黨員李寒山君，李君在甘肅青年中，是比較有些羣衆的黨員，而且也是田琨君的舊友，他們這時認爲我是一個激烈分子，是不大了解圓通的意義的，所以就轉念到李君身上去了。那時我正在省黨部，有一位軍隊中的同志進來，神祕地向我說：「楊參謀長在參謀處等着你，有事相商。」我於是就匆匆地走到參謀處，跨進門限，一大批廳長大人，都圍坐着，偏偏不見楊耀東。沙月坡正和李君說着話，李君笑迷迷的聽着，因爲我進來，語聲戛然地停止了，沙月坡面上更現出一種沮喪的神氣。我這時完全明白了，那位軍隊中的同志，是用計教我來破壞他們的勾當的，我於是將帽掛在帽架上，默然無言地坐在椅上，監視着他們，全室就此靜默了。

偶然回過頭去，看到楊耀東探頭向門內張了一眼，就立刻縮回了頭走去了。等了一會，參謀處的傳令長走進來，附耳向我說：「參謀長請你。」我雖然明明知道這是調虎離山的把戲，但也沒法，祇好起身到參謀長室去。就坐以後，他開始勸我

將這事和平了結，我說：「照我們的條件辦了，就是和平了結，否則，祇是所謂含糊了結，等於不了不結。況且關於黨的事情，個人也沒法作主的。」他又低聲表示很親切而機密的神情說：「我的意思，我們現在，表面上不妨暫時和他聯絡，到將來，我們祇要暗中一擊，就可將他們擊潰的。」說到這裏，用拳向桌上一敲，表示這是一個奇計。但我却冷冷地說：「這是國民軍慣用的計謀，你看聯絡張作霖之後，又去聯絡吳佩孚，聯來聯去，現在的南口怎樣了！這些計策，我們不敢取法。革命黨對反動派，是永遠沒有聯絡的機會的。」他聽了這番話，兩頰上紅雲湧了起來，更添了不少的媚態，我又笑了一笑說：「總之，像你這樣一位大參謀長，費了這番苦心來調和，如果你還要徑徑地成全張楊二人，讓他們仍然在蘭州搗鬼和胡鬧，這是我所不了解的。」他想了一回說：「我們慢慢再設法轉圓罷！請你去轉請黨部，暫時停止攻擊，好不好？」我說：「不過時間要有限制的，我們爲尊重你們的意見，暫停三天，是還可設法的。」說到這裏，他出去小便了，我就叫一位傳令

兵，去請李寒山君，說是參謀長請他來談天。不一回，李君來了，見我獨坐室內，笑着問我說：「不是參謀長找我麼？」我笑着對他說：「不是，是我給你來解圍的。」過了一刻，楊耀東回來，見了李君，微微現着驚詫的神情，他知道調虎離山的計劃失敗了。

第二天，劉郁芬派人來找我和田琨君邱君李君等談話。他洋洋洒洒，用地方長官的口吻，勸告我們從速將這件爭端和平解決，我打斷他的話頭突然問他說：「那末督辦主張在什麼條件之下解決呢？」田琨君用教訓我的態度，向我說：「等督辦說完了話，你再說罷！」我聽了這句訓話，心裏有些發起癢來，掉頭不去理會他，祇聽着劉氏答覆。劉氏面上現出不悅的神氣說：「我的意思，就是這麼算了！雙方都不提什麼條件。」我正色地說：「今天我們來見督辦，是早已覺得有一種困難的，如果我們不聽督辦的勸告，似乎有些難以爲情，要是聽了督辦的話，我們就對黨不起了，所以這點，祇好請督辦原諒。如果張璞和楊肯堂兩人不驅逐出蘭州教育

界，我們是不敢不憑自己的力量，和他們奮鬥的。」劉氏笑了一笑說：「那末慢慢設法解決罷。」我站了起來說：「如果兩天內不解決，我們就得按照黨部的議決案做去，今天就此預請督辦諒解。」於是我們都出來了。

第二天，楊耀東到塔影移來向我說：「條件是這樣，張璞限十天內撤差離校，楊肯堂限二十天內撤差離校，就請你們算了罷！」於是這一個革命的鬥爭，在衙門的和解之下，暫告結束。我們是舉着勝利旗幟的，而實際却宣告失敗了。

不久，馮氏下令各師旅組織政治處，劉氏因為在甘肅尋找政治工作的人才，是一件困難的事情，辦了一所政治訓練人員養成所，命我擔任教務主任，最初辦了一期特別班，受訓練的都是督署的宣傳員，生吞活剝地三禮拜就畢業了，以後續招了三十名的中學生，繼續從事訓練，預備三個月畢業的，但是在未畢業以前，劉郁芬委我為第二師政治處長，於是乎我做了官了。

這時，孫良誠率領着第二師，已經進援西安，在咸陽一帶，和劉鎮華劇戰，因

衆寡的懸殊，情勢非常吃緊。

我匆匆地找了幾位工作同志，少校科員劉少祖和王魯楫，本來都是督署的宣傳員，教官王奮驊，是蘭州市黨部青年部長，馬寒禪爲友誼關係，也願意隨我去當少校書記，還有一位是錄事澹台雲，連我自己共是六人。

採辦了些旅行中應攜帶的物品，雇定了三輛騾車，預備即日起程，向前方出發。

在一個初冬的朝晨，我辭別了送行的朋友，車聲轆轤，離開了消磨我一年餘光陰的蘭州。塔影簷前的明月，和五泉山麓的清溪，都使我輕輕拋棄了。芹仙戀戀不捨地直送到空心墩前，然而人間從來是有別離的一會事的，所以我們終於分別了。

蘭州的城堞，漸漸滅沒在樹梢頭了，離緒縈迴在心頭，車去叱騾前行，四野都
淡然無色。讓我去瞻臨這長安古都。

時代的黃昏

近暮，車抵响水子，戰後的山村，更覺得觸目荒涼。投宿在一家頹廢的旅店中，三個車夫，輪流看守着騾馬，爲警戒盜賊，徹夜曼聲地呼喊，使人時時從夢裏驚醒。

曉發甘草店，陰雲漸漸遮蔽了紅日，大地陡然現出慘淡的氣象，下午，天上飄颻地飛下雪來，我們冒雪前進，人馬都覺得寒顫了。

在稱鈎驛一宿，到達了定西縣，雪已住了，投宿在城外的客店中。澹臺雲的長兄澹臺浚，在此充當縣長，就進城去看望他，圍爐閒談多時，直到夜深，才踏雪回店。

從定西東行，就走上清涼山，天氣晴好，我騎馬先行，想藉此玩賞雪景，山路

崎嶇，更加宿雪已凍，滑溜得不易行走。約莫走了一點多鐘，到了山巔上的一家小村，村名十里舖，村外一帶岡耕，還留着梁冠英和張兆鈿軍劇戰的痕跡，積雪中尚可隱約認出蜿蜒的壕溝。等了一回，寒禪和少祖等，也陸續步行來了。我們向居民買些煨芋吃着，借橈坐在門外，曝日取暖，等待騾車的來到，山谷中時時迴蕩着一陣陣車夫吆喝聲和鞭策聲，但是始終不見騾車的影子。過了半天，才見車夫汗流滿面地趕着十二個騾子，拉着一輛空車，到了村前。原來滑溜的山路，空車也不易轉動，車夫祇好將三輛車上的騾子，先行集中在一輛空車上，拉到山巔以後，又回到山麓，拉上一輛空車，所以到了第三輛車子，到達山巔時，我們在十里路的行程中，却費了五小時的時間了。

沿路都辦着兵站，供給麵粉和藜豆，所以人馬都沒有飢餓的憂慮，要是沒有兵站，在這些沿途兵災匪災蹂躪過的劫後驛站上，我們真不知怎樣來解決我們的腸胃問題。像會寧和靜寧這些縣城內，除了麵條和大餅以外，也找不出其他的食物，至

於隆德縣，簡直是一座空城了，當我們的騾車，進了西門的時候，車旁祇是一片荒蕪的空地，等到走入有幾家舖面的冷街上，我們却已經到達縣城的東門了。冷落的景象，真使我們發生置身在荒僻墟落的感想。這一帶的人煙，從前本來是不像這樣寂寥的，在一九二三年大地震的浩劫中，不少的村鎮，連人連屋，埋在地底層了。除是百千年後的考古家和地質學家，或許偶然去發掘一二出來，不然，就永遠不會再來佔據這個世界的空間。其餘劫後幸存的城鎮，也多被摧毀成一片頹牆敗垣了。在經濟和文化落後的甘肅，我們真不知道什麼時候，才能恢復災前的原狀？沿途上，我們常常看到許多大樹的枝杈，從泥土內探頭出來，這些植物，也從天地巨變中，注定了幾萬年後變成煤炭的命運了。

離隆德縣後，沿路常見紅柳夾道成林，這些樹木，本來是左宗棠領兵到新疆去的時候所栽植的。從長安西門，一直栽到玉門關，數十年來，經樵斧的採斫，和牛羊的踐踏，所剩已屬無多，其碩果僅存的，却不管世事的廢興，已經大可數抱

了。

踏着白皚皚的晴雪，我們登陟了素服的六盤山。這裏是蒙古大可汗成吉思汗馬蹄最後踐踏的泥土，然而嵯峨寂寞的空山，祇有白雲自來自去，我們尋不出這位橫軼古今的怪傑一絲一毫的遺跡。山道逼仄，僅僅能通車轍，驟車由山麓經過六度的盤旋，才到達了山巔，隴西道上的旅客，沒有人不將六盤山當作畏途的。但是這次戰爭中，張兆鈞軍隊，據守着六盤山，國民軍僅僅向山上開了三炮，他們就放棄這險要的陣地，向平涼方面潰逃了。

在平涼，我們預備休息幾天，準備一些傳單標語，和旅行上所必需的物品。暫時住在張兆鈞的私邸內，富麗堂皇的洋樓，玻璃四敞，在甘肅真算是不經見的瓊樓玉宇。我們不知道他壓榨得多少民脂民膏，堆積了這樣近代式的建築物，然而到了如今，祇落得給我們做臨時息肩的館舍了！我們都分住在三層樓上，我的臥室內，還留着一張鐵牀，兩年以來，我嘗盡了板榻土炕的滋味，當第一次投身在這富有彈

性的被窩裏，全身祇感覺一種發癢的舒適。

明天，隴東鎮守使安樹德，請我吃飯，滿桌擺着清真式的盛饌，然而這不過是他裝做着回教徒的門面罷了，其實他平時是常常關着門偷吃豬肉的。席上，他告訴我：「第二師已經攻破了鎮嵩軍，八個月來關閉着的西安城，總算就此四門大開了。」

從平涼出發，到白水鎮，鎮內的客店，都已歇業關閉了。我命魯楫去找住宿的房子，他看到一家有白布門簾的房屋，就走了進去，訊問有空房子沒有？有兩位脂粉滿臉的女子，笑迷迷地回答他說：「空房有在這裏。」他於是滿心歡喜地出來了；在門外，碰到一位商人，告訴他：「這是娼寮。」才惘然若喪地歸來，後來我們在閒談中，每每將他這件事，做笑謔的資料。

沿涇水東下，到達了涇川縣，縣長楊君，本來是第二師四旅旅部的軍法官，和寒禪等都是朋友，他本來是一位謹愿的青年，但是從就任縣長以來，就沉浸在嫖賭

的日常生活在內了。所以人們祇要放在大人老爺的環境裏，就會變成大人老爺的，環境是始終支配着人類的行爲。

從涇川向東，全是走着崎嶇的山路，我們開始踏入陝西的境內。這天，我所騎的那匹紅馬，不知道被什麼東西，吃驚起來，突然向旁邊一躡，要不是我敏捷地勒住絲韁，人馬就都葬身在懸崖之下了。這匹紅馬，本來是黃位中在俄拉送給我的，牠生長在青海的草地上，除了青天和青草以外，什麼世面也沒有見過，一到內地，和鄉下人進城樣的，什麼東西，都能引起牠的驚奇。有一次，在蘭州城裏，迎面來了一輛自行車，牠就猛然向店舖的門前一躡，那根椽子，幾乎將我的腦殼，碰得粉碎。近來牠還算是已經增進不少的閱歷了。

車過長武城外，祇見大路的要隘上，東一簇西一簇的紅槍會，都拿着槍刀，把守着；但是對於我們，並不加以何種留難，默默地面送我們通過。不及幾里，我們到達了水口鎮，這裏有紅槍會的機關，我帶了寒禪和傳事兵劉興龍，去問他們把守

要隘的原因。原來是長武城內有一部國民第二軍的軍隊，因為搶劫近城的村落，被紅槍會包圍在城內了。

晚上，我寫了一封信給馮氏，請他派兵將城內的土匪軍隊，繳槍遣散，勿使居民時時惴惴然防禦着。聽說不久之後，這部分匪軍，就被石友三部，將槍繳了。

在邠州，駐着一部分第二軍的軍隊。兵士都散着軍衣的鈕子，拖着鞋，在街上亂跑，有些赤着膀子，坐在人家門口太陽下面捉蝨子，一個一個，放進口內咬殺，營門口都高挑着紅布的旗子，旁邊寫着部隊的番號，中間斗一般大的寫着主官的姓氏，飄飄然翻飛在空中，使我聯想到舊劇中趙子龍上台的時候，背後高舉着『常山趙』一面大旗的情形。最使我忍俊不禁的，就是內中有一面旗子，寫着某團某營某連某排『排部』。排也稱部，這真是別開生面的趣事了。

出了東門，走上一帶山坡，有一塊石碑，刻着『太王舊治』四字，旁邊橫臥着

許多斷碣殘碑，大半埋沒在泥土下。從山坡轉上了一條高嶺，兩壁都是懸崖，中間僅能通過一輛車子，車夫們大聲地長嘯着，通知由嶺巔下來的車馬，在寬闊處等候，以免發生狹路相逢，進退兩難的事情。到了半嶺，忽見一頭病着的軍用駱駝，伏在地上，擋住我們的去路，騾車從此就擱淺了。我們費了許多的時間，用盡種種方法，使牠起來，甚至於用小刀刺着牠的臀部，但是終於沒有效果，最後我拿着一把乾草，在牠臀後燒了起來，才悲鳴了一聲，緩緩地站起來了，我們機不可失地急忙拿了手杖木棍，一邊打着，一邊齊聲吶喊着，才將牠慢慢地趕到嶺巔一片空地上去，騾車總算這樣通過了。

永壽縣，是一個山間的小城。在城內，我們連一點肉類都找不到。但是無意中竟看到有些學生，在空地上打網球，這真是出我意料之外的事情了。

過了乾縣和醴泉，到達了咸陽，我們不會相信這是二千年前秦皇的故都。在這裏，逼仄的市街，和寥落的景象，沒有一事一物，可以引起秦始皇帝曾經在這裏統

治過天下的感想。歷史上所傳『複道行空』『長橋臥波』的盛事，除是去訊問城外，
永古長流的渭水，人們是久已忘懷這些典故了。

從咸陽渡過了渭水，向西安進發，計程不過六十里。天氣寒冷，所以我們都睡
在車內，道路是非常寬闊，騾車以最大的速度向前進。將近西安，忽然一陣風吹開
了車簾，我無意中看到我們的車子，正向一塊常路的大石奔去，不覺惶急起來，拚
命向車夫一脚蹴去，高聲警告他：『快點拉住騾子！』誰知這位車夫，因為煙癮正
在大發，搖晃地坐在轅前打盹，驀然被我蹴醒，要拉住騾子，已經來不及了。轟然
地一聲，騾車憑空翻轉，將我和寒禪兩人，壓在下面，車夫也跌出幾尺以外。當時
寒禪壓在我的身上，我問他說：『你傷了沒有？』他說：『我沒有。你呢？』我
說：『現在不知道。』忽然看到我的手上，沾染着許多血跡，我就吃驚說：『這個
血是誰的？你快倒爬出去罷！』於是他爬了出去，我也隨着爬出騾車，那位車夫，
已經嚇得面無人色了。少祖魯岸等，都驚惶着下車來問訊，我檢查全身，並無創

傷，後來才知道手上所沾的血跡，乃是寒禪被車箱的碎木，擦傷了頭皮，流到我手上的。這總算是不幸中的大幸，加果車箱內被褥墊得厚些，我們兩人，就得在覆車之下，撒手人間了。

我們越過了幾條深寬一丈以上的殘壕，走入劉邦李淵的壁壘。圍城中的一切慘狀，這時已經被人們絕地逢生的欣喜所掩蓋了。滿街懸掛着許多奇形怪狀的青天白日旗：有些和車輪一樣的，有些和菊花一樣的，有些簡直像一隻螃蟹，最引人興味的，就是那些祇在一塊青布的當中，用白粉畫上一個大燒餅的旗子。在飢餓的中國，燒餅本來比什麼天日也來得重要些，如果真要用燒餅來做革命的旗幟，我想或者不至於走錯了道路。我們所引為慨歎的，祇是到了如今，什麼都變成畫餅了。

暫時假第三中校內開始辦公，我們印刷些入黨表和小冊子，預備向前方去工作，因為第二師的隊伍，這時正駐防在渭南華州一帶。

在西安勾留了一二十天，這一二十天中，無論大街小巷，人們都在紛紛地追述這次圍城中的慘象，我們祇要碰到一個朋友，完畢了兩三句的寒暄以後，就是談論圍城中飢餓的情形了。有幾位身當其境的黨部同志，他們聲淚俱下地，很文學的歷述這次慘劫的始末，更使我們發了不少的慨歎。

原來這次劉鎮華以號稱十萬的大兵，從二月間，包圍了西安，不斷地猛烈攻城。城內守軍，是李虎和楊虎的部隊，人數不過一萬餘，據李虎的意思，是早要出城投降了，但是當時楊虎却表示反對，他對李虎說：『如果你要投降，就請出城去！讓我一人來死守西安。』李虎無法，祇好協力在城上防禦。依賴西安城池的堅固，尋常口徑較小的砲力，不易炸動分毫，而且城內糧食充足，所以沉着地支持了五六個月。但是到了最後的兩月，西安的市民，就開始走入厄運了，兩虎的軍隊，分段向市民徵發糧食，有幾家商舖，因無糧可徵，勒令他們每日繳納五十元的款子，虎狼般的官兵，分頭闖入民家，搜取麵粉，連一顆一粒也不肯剩留。從此全

城所有的糧食，都集中在軍營裏面。於是軍營中出賣糧食了，麵價每斤一元。但是這些可憐的市民，當他們拿着用高價換來的些許麵粉，走出軍營，到了街上的時候，又被巡邏的軍隊，從衣袖中搜奪回去了。

悲慘和悽愴的呼聲，充滿在西安的天空，市民爲生命的要求，想努力衝過那飢餓的死線，紛紛集合在一家油廠的前面，他們用高價買取做肥料用的油渣，用水煮爛來充飢。油渣本是一種不易消化的東西，積滯在胃內，使人時時感覺腹部疼痛，而且大便也固結不通了。然而油渣已經是他們最後維持生命的食物，除此以外，祇有滿街永古長存的泥土了。所以腹痛只管腹痛；他們終於將苦澀難於下咽的油渣，去填塞腸胃了。

誰知不久以後，兩虎的軍隊，又將油廠的油渣，全部收沒歸公了。於是西安市民的『生命之舟』完全擱在礁石上，人們祇坐待這死神的降臨！有許多市民，爲出衆求食，就倒斃在大街上，餓鬼的數目，日漸增加，由每日數十人，逐漸到達每日

數百人。他們有氣無力，搖晃着在街上踉踉跄跄地走着，從完全失望中，還希望在這沙漠的西安城裏，尋找到一片麵包的碎屑。他們徘徊在人和鬼的界線上，祇要一剎那間的暈眩，就倒在街上，永遠永遠，再不需要什麼珍饈了。

有一天，天空飛下了雪花，街道凜滑異常。這些一息幸存四肢無力的弱者，依然爲圖謀最後的果腹，搖頭晃腦地浮游出來，祇須兩腳偶然一滑，就此不再起來，跌入另一世界去了。統計這天倒斃在街上的，甚至有一千六百餘人之多。這個陰森的餓鬼道的西安城，如果十天以後，再不能解圍，全城就會變成一個其大無匹的墳墓了。

城外隱約的炮聲，傳入這些餓鬼的耳鼓。這是孫良誠和劉鎮華猛戰的確實消息，砲聲愈聽愈近，人們對於生命的希望和留戀，也隨之增加。同時，他們被飢火所熬瘋了，於是在市黨部領導之下，召集市民大會。當時楊虎雖然派兵制止羣衆開會，然而人類在『祇有鬥爭，才能找到一條生路』的時候，本來是不會顧慮生命危

險是什麼意思的。所以他們終於衝破了軍警的防線，在軍隊的機關槍和刺刀前面，奮激地開會了。

人們都存着『如其餓死不如槍殺』的決心，天空充滿着悲壯的聲勢，他們堅決地向楊虎提出『油渣解禁』和『出兵夾擊劉鎮華』的要求，楊虎也終於爲羣衆無上的聲威所屈服，一一答應了。

於是西安的市民，總算在這次鬥爭以後，重新獲得了腹部疼痛和大便固結的權利；至於出城夾擊，不過有這麼一個要求罷了。

從五原公布了十路援陝的命令，孫良誠以第三路總司令率領一師久戰的兵力，應西安市民代表趙城乞援的要求，孤軍突進，和劉鎮華八萬餘人的軍隊，猛烈搏鬥，衆寡的懸殊，不斷地使全線陷入潰散的危境。在咸陽附近作戰時，梁冠英和吉鴻昌兩位旅長，同在一堵土牆內，指揮督戰，潮湧般的敵人，向前衝鋒，距土牆祇有五十米突，如果不是他們槍殺了幾個後退的兵士，猛烈反攻上去，將敵人擊退，

兩個旅長，就同時都被俘虜了。

漸戰漸進，雙方在離西安城十餘里地的一帶小村落間爭持着，敵人的兵力，益益結集了，戰線向兩端延伸，長達數十里，國民軍軍力的配備，非常稀薄，同時後方的援兵，又遠在平涼一帶，所以前方各段的防線，時時從電話裏來告急，孫氏每天祇是拿着聽筒，勸他們勉強支持着，後來連總部的守衛兵，也都加入火線了。

當時孫氏，曾經憤憤地從電話中，告訴劉郁芬說：『你如果不速派援兵來，我就要把槍繳給敵人了！』劉氏答覆他說：『繳槍不繳槍，由你！誰教你孤軍獨入的？你這樣子急進，我就是用飛機輸送援軍，也來不及的。』孫氏在這樣失望的答覆之下，直急得淚流滿面了，幸而不過幾天，劉汝明的一師人到了，孫氏就命他由南山繞攻西安城東的十里舖。敵人經此首尾一攻，同時又不知道援軍的兵力多少，於是劉鎮華下令全軍總退却，據守城東二十里灞橋之線。但是劉鎮華的軍隊，平時送達

命令，每每利用就地土民，這次，土民竟誤將劉部第二師遊擊營的退却令，送到孫部第二師的遊擊營來。於是孫氏知道敵人已將退却，就乘敵人全線動搖的時候，集合所有的騎兵，沿大路向東猛衝，步炮兵也不進西安，繞過城外，繼續追擊前進。於是號稱十萬的鎮嵩軍，受此意外的猛襲，落花流水的四散奔逃，毫無抵抗，逃出潼關以外。全軍八萬餘人，祇剩得三四萬心驚胆戰的殘部，一部退據同州，大部退守函谷關一帶。孫氏因孤軍不敢深入，就命前部停止在河南閿鄉縣，掘壕防守。於是陝局暫時歸於底定了。

當第一路軍方振武部的援隊，到達西安的時候，一路軍部政治處長李陵，自己抗了一大袋燒餅，到省黨部去。誰知這些職員，都已餓得不能起床了，他們看到了燒餅，兩眼幾乎迸出火來，狼吞虎嚼般過量的大吃特吃。有幾位同志，甚至於因此釀成積食病了。

孫氏從前方回來養病。他的神經，被這次戰事所激刺，已成一種衰弱症了。耳

鼓內，常常響着電鈴聲，有時驀地從睡夢中驚了起來，走到電話機旁邊，去接電話，問了許久，沒聽到有人對答，才知道是戰場上遺留下來的電鈴聲。我也去問候了他一次，他精神到也不覺得十分頹唐，命我先到前方去。不過幾天，我們的印刷品都已印好，就向渭南出發。

渭南是三路總部的所在地，第二師部隊在華州華陰一帶，我因為我們工作人員太少，所以預備將我們的力量，先行集中在一旅的部隊上，就從渭南到華州去，決計在梁冠英旅開始工作。梁氏是一個治軍謹嚴，富有求知心的軍人，而且對於政治工作，抱着一種責任心。所以我們工作的前進，非常順利。同時我們在互相了解裏，也增進了不少的友誼。

我們住在縣署西邊的成林中校內，梁氏住在縣署的東花廳內。有一天，我到梁氏這裏去閒談，走過了縣署的大堂，那位縣長葉某，正在審問案件，八字的鬍子，向左右很滑稽地劈開着，端端正正地，坐在一把雕鏤着龍鳳的木圈椅上，公案前放

着一個鐵筒，一塊一尺見方的硃硯，一個小山一般高的筆架，犯人跪在地上，口呼着『青天大老爺！饒命！饒命！』一隻手已經套在責打手心的刑具上了。我當時雖然覺得礙眼，却仍舊匆匆地走過去了。到了梁氏的室內，正在閒談的中間，驀地裏一陣『拍，拍，拍，拍，……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啊哨！啊哨！……拍，拍，拍，……十五，十六，啊哨！老爺饒命！……』的聲浪，破空而起，將我們的話頭打斷了，這就是葉縣長正在玩弄着特備的竹和肉的吹奏。我皺眉對梁氏說：『你聽了這樣的聲音，有什麼感想？』他沉吟了一會說：『西北就是這樣的！』

回去時，我在學校的教務室內閱報，校長楊鶴年也在室內，我對他說：『你們的縣長姓什麼的？』他說：『姓葉的。怎麼樣？』我對他說：『這個時代，還要用肉刑，我有空閒，就得教訓教訓他。』我覺得楊鶴年當時似乎微微吃了一驚。

晚上，我正在辦公，傳令兵拿了葉縣長的名刺，說是他要見我。我知道他是得

了楊鶴年的報告而來的，就擺着官架子等他。一會兒，葉縣長進來了，我就教他坐在牀上，他很謙恭地說：『不知道處長已經到了此地，所以沒有來請安。』我毛孔略略豎了一豎，正色說：『大家都有自己的職務，請安這一類的話，倒可不必提的。我問你，省政府已經通令取消肉刑，你爲什麼問案還是責打着手心？』他笑了一笑說：『這實在是一種難事，處長不知道這裏的老百姓，刁頑得很，不打，什麼事也不能辦了。』我說：『那末爲什麼要他們跪在那裏，稱你青天大老爺呢？』他囁嚅了一會說：『勸他們不要跪，不要稱老爺，但是他們太愚笨了，不肯聽我。』我將筆一丟，怒聲說：『他們不聽你，不能打他們的手心嗎？這明明是你耍擺威風，故意保存着的。』他看到我發怒了，就面皮紅紅地站立起來，一言不說。我讓他站立着，提筆願自辦公，擺出十足的官架子來，等了一會，冷冷地對他說：『你以後再用肉刑，我得和你計較。你要回去，現在就可回去！』他於是趁此走了。以後幾天，總算在大堂上不見再用肉刑了。

過了幾天，縣黨部的常務委員魏君來，談及葉縣長勾結紳士破壞黨部工作的情形。我說：『爲什麼不打電請于右任先生，將他撤職？』他說：『華州沒電局。』我說：『你們將電稿交給我，我給你們用軍電拍發好了。』第二天，魏君將電稿交給我，同時我自己也打了一個電給于氏，不過幾天，葉氏撤職了。

新來的縣長，是駐陝總司令部秘書朱某，在未接任以前，也住在咸林中學內。有一次，到我這裏來閒談，他對我說：『從前在東京早稻田大學，研究政治經濟的時候，對於馬克斯主義是非常信仰的。』在當時，人們惟恐自己的色彩不紅，自己的行動和思想不左，如果被人指爲灰色或右傾，就會感覺是一種恥辱的。而且越是投機分子，越要說明自己思想的進步，所以像朱某這種表示，也是無足怪的。我當時對他說：『在華州這種地方，馬克斯主義，我們且不要談，祇希望你以後不要和土豪劣紳，去聯絡在一氣，窮民就受福不淺了。』他當時因爲紳士們正在挽留葉縣長，和反對他去接任，所以憤激地說：『這批壞紳士，我是和他們勢不兩立的！』

但是後來他接了華州縣長的官印以後，不過幾時，就和紳士們勾結得如膠似漆了。所以天下的老鴉，從來說是一般黑的。

不久，馮氏到達了西安，我們都不知不覺地欣然有喜色。當時每個同志，在閒談中，對於馮氏都流露出迷信的心理，承認他是澈底的革命人物，總部政治部所帶來的標語，總是寫着『馮總司令說……』。『西安城內的空牆上，也大書着：『馮總司令說……』。』割取他的片言隻語，來做羣衆革命的格言，所以人們一提起革命，立刻就會聯想到馮總司令，馮玉祥三字，就此漸漸地偶像化了。捧場真有意想不到的效力，結果可以使人們直覺地來承認梅蘭芳是伶界大王。我們這批做政治工作的蠢物，却都聯坐在時代喝采者的前座！

不久以後，馮氏從西安到潼關去視察前方防務，從渭南打電話來，命我隨車東行，我當時就到華州西關去等待着。過午，黃塵滾滾地先來了一輛壓道車，接着，馮氏的汽車，停止在歡迎的軍隊前面。他僵僵地走出了汽車，虬髯在臉上蜷張着，

穿着一身破舊的軍服，用兒視羣倫的態度，和軍官們一一握手。他見了我，就命我坐在後邊的汽車上，汽笛一聲，飛馳絕塵地過了華州。沿途所過的村鎮，住戶都在門前擺着香案，表示歡迎，螃蟹式和燒餅式的旗幟，飄揚在天空。馮氏每過一村，就下車步行，向左右拱揖道謝，我們也都跟隨着步行，出村之後，纔再行登車東行。下午三時，到達了潼關。同車東來的，有政治部長劉伯堅，秘書長何其鞏，俄顧問烏斯馬諾夫等一二十人。

晚上，我去見馮氏，他正在批閱文電，孫良誠劉汝明劉伯堅都在室內。等他辦完了公，已是十一時左右，略略閒談了幾句，他似乎疲倦了，就懶懶地走向牀上一躺說：『良誠！給我蓋上被。』孫氏立刻走了過去，謹慎地將被給他蓋上。劉汝明就拿了一張櫬子，放在他的枕旁，同時將燈擱在櫬上，預備他臨睡看書的。我就此走出來了。

明天，伯堅傳達馮氏的意旨，命我擔任三路總部的政治處長兼潼關縣縣長。我

對他說：『政治工作，我多擔任一點，倒不要緊。至於潼關縣長，我不能兼任，如果兼任起來，每天祇鬧着糧秣車馬，什麼工作也不能做了。』他回去對馮氏說了一說，於是這七品正堂的官銜，就加在凌勉之身上了。

第三天，我覺得在潼關無事，就回華州去，不過幾天，馮氏下令孫良誠和劉汝明換防，梁冠英升任第二師師長，吉鴻昌升任十九師師長，仍歸孫良誠指揮，軍隊移駐華陰潼關閿鄉一帶，我們也遷移到潼關去了。

潼關是古來天險的關隘，左臨黃河，右依秦嶺，同時是豫陝晉三省交界的地方，所以軍事上非常重要。但是街市却非常冷落，祇有巍峨的城樓，矗立在雲天間。

時序已經是十六年的春天了。南方的國民革命軍，摧毀了吳佩孚的營壘，已經進抵武漢，同時沿江東下，和孫傳芳的反動軍隊，猛烈地搏戰，漸漸地肅清了江浙地面，大江以南，幾乎不復見張吳孫三系的一兵一卒。我們每日都被一種預期的

革命黃金宮殿所迷惑，我們焦燥地等待着『鄭州會師』這一齣喜劇的開幕。我們甚至於看得中國的政局是這樣簡單的，中國惟有張吳孫三系是先天的軍閥，祇要打倒張吳孫三軍閥，中國的軍閥，就此完全歸于消滅，於是帝國主義，再沒有螟蛉之子。國民革命，就會成功了。我們存着這樣淺薄的政治見解，於是我們這些蠢物，就始終成爲蠢物了。

不久，政治部召集各級政治處長的聯席會議，我到西安去出席，歡然地把晤了舊日同學江風，他是南方派到西北來做工作的，從山西繞道陝北，整整地走了一個月，才到達了西安。這時派在政治部服務。久別重逢，不知不覺地相對喜不可言，尤其使我們感覺愉快的，就是我們握手在革命的道路上。

聯席會議開會第一天，秩序非常嚴肅。劉伯堅做了政治報告，馮氏做了軍事報告，烏斯馬諾夫做了很簡略的世界經濟報告，繼續是講演，馮氏爲解釋『思想隨時代進步』的意義，把自己的歷史，來做註腳，雖然不能十分恰當，但是他的一段叙

述，却很引起了聽者的趣味。他說：『當我從前當兵的時候，我並無何種目的，晚上睡覺的時候，祇想我要是有一斤銀子，我就坐着吃，什麼事情也不幹了；後來升了排長，才知道一斤銀子，並不值得多少錢，我就想：如果有一斤金子，我就可以吃著無憂了；後來升了連長，我的欲望更大了，我祇想積蓄一筆錢，蓋造三間平屋，每天燉一罐豬肉，給我父親吃；誰知到升充營長的時候，我就要參加革命了。』我們從這段故事裏所得到的結論，祇能說思想和行動，都是受着環境的支配。因為從『希望獲得一斤銀子』到『希望獲得一斤金子。』當然不能說是什麼進步的。

第二天，討論了前敵工作的組織，因為這時張發奎已經進入河南，馮氏就了總黨代表的職，也預備督師東征了。這天散會以後，甯漢分裂的消息，驀然傳到西安，我們的神經，受了這意外消息的激刺，都不期然地緊張起來。在張孫未倒以前，中國革命的戰線，邊爾宣告破裂，我們都在天崩的驚惶之下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了。

這天晚上，于右任宴請全體政治工作人員，席上，于氏對於黨權問題，有極含蓄而沉痛的演說，我們的血管，都似乎爲一種烈酒所沸騰了。在夜闌人散之後，人們都帶着一種神秘的情緒，珊珊地回去。

明天，開會以後，全場的空氣，突呈緊張。是一位同志，拿了一份英文報，向大會宣讀這個消息。同時向馮氏質問，報紙上所傳的消息，是否確實？馮氏當即答覆說：「漢口方面已經有電來，這件事實，是確實無疑的。」我當時起立說：「在這樣嚴重的政治變化之下，我們希望總黨代表能夠告訴我們，對於這次事變的真實態度，使我們不至於惶惑失措。」全場一致附和，馮氏懶懶地到臺前說：「我是祇知道服從中央的。」我們聽到這個答覆，都以爲馮氏的態度，就此決定了。但是一種不可名狀的疑懼心理，却潛伏在我們的心曲。

會議開幕以後，列席的同志，都回到各軍防地去，漸漸地向軍隊中提出黨權問

題來討論。然而在英雄主義支配着的營房中，這個問題的提出，祇有引起他們對於整個的革命懷疑的心理。他們當然不會了解中國革命的陣線，是怎樣構成的，更不會了解這種分裂，乃是一種應有的結果，所以他們完全茫然了。他們不但是因此感覺革命要從此歸於失敗，而且以為拿破侖是世界上無可非議的人物。這種觀念，誰也是無法去動搖的。

全軍的政治工作，漸漸地加緊了，在這文化的沙漠裏，工作人員的貧乏，真使我們感覺莫大的困難，偶然讀過幾句新聞雜誌的中學生，都次第拉入各軍政治工作人員的隊伍去了。後來我自己到西安去，向政治部再三要求派人來滄，結果才允許江風和另一位同志張董來分任二師和十九師的政治工作。他倆總算是比較有工作能力的了，有幾位幼稚的政治工作人員，就常常鬧出笑話來，當我滯留在西安的時候，二師有一位政治處科員，在講演中，大胆地說：『三民主義就是講究升官發財的。』梁師長當時氣憤極了，因為我沒有回來，所以沒有懲辦他，可是等我回到

瀧關的時候，他却聞風逃竄到山西去了。

工作的人員，能力是這樣薄弱的，同時，那些參謀人員對於政治人員，多少含着醋意，他們不斷地誹議革命，做着反宣傳的工作。有一天，一位在十九師師部工作的同志，向我告訴種種工作進行困難的情形，軍需人員，每每故意尅扣政治工作的經費，同時，那位師部參謀長傅統禪，常常公然地用輕藐和鄙夷的態度，對屬員說：『雞巴毛三民主義！』關於雞巴毛和三民主義的區別，我們自然可以置之不論，然而當時我們都不免有所憤憤了。

我幾次向吉鴻昌提及師部工作的困難情形，請他設法援助，但是過了多時，依然沒有結果。我於是將師部工作的同志，都調到十九師各旅裏去工作。同時，聲言十九師師部，是不能再做政治工作的。從此吉鴻昌和我兩人中間，漸漸有一種意見發生。見面的時候，大家都是冷冷然地懶於交談。後來吉鴻昌告訴梁冠英種種關於我對他不滿意的情形，梁氏勸我消除兩人間的意見。我寫了一封信給吉鴻昌，說

明我調動師部工作的人員，乃是一種應有的處置，因為我當然不願使一種能力，消費在無效可見的地方；如果你能夠真實地幫助我們進行工作，仍舊可以調回來的。我又告訴他，師部裏種種反宣傳的情形，請他給與糾正。又說：『我們兩人間的浮雲，希望在對於革命的責任心上，完全消除！』第二天，他來了一封親筆的回信，說：『你的來信，很坦白而真率。我們本來也沒有什麼意見可言，在初初加入革命的時期，笑話當然是難免的。』第三天，他自己到我這裏來，閒談了一回，我們算是暫時相互諒解了。聽說這天朝上，他集合師部人員，訓斥了一頓，並說：此後有蓄意破壞政治工作的，就作反革命論。

第三路軍部隊，除第二和十九兩師以外，還有一個第五混成旅，旅部參謀長劉漢長，是一位以諸葛亮自命的人物，後劉少祖在該旅充任政治處長以來，每每被他造謠中傷，不時在旅長王和民面前，攻擊劉少祖，甚至於說：『劉少祖對軍隊演講，革命就是要反抗長官的命令。』於是王和民對於劉少祖，也不滿意起來了，而

且實際上，因此停止了政治工作。後來，我要求孫氏，督促王和民加緊政治工作，孫氏就在電話裏囑咐了他一番，劉少祖總算藉此仍舊恢復了談談革命的閒務。

四月中旬，政治部派了四十餘名鐵道隊，到前方去做祕密工作，他們都是平綏路隨軍來陝的工人，爲事實上的便利，總政治部命他們臨時歸我指揮。我教他們都到陝州方面去隱伏着，時時探報敵方的情形，而且將來大軍東征時，不失時機的以破壞敵人後方的交通。同時，政治部派到豫西一帶去聯絡紅槍會的同志，也陸續出關去了。不久，聯軍總司令部公布了全軍的動員令，孫良誠被任爲前敵總指揮。

在未動員以前，鎮嵩軍方面，劉鎮華自己的態度，非常軟弱，派張鈞西去見馮氏，表示願和國民軍合作的誠意。但是他部下王老五和柴老八兩位軍長，不願意聽馮氏的指揮，所以國民軍和鎮嵩的關係，始終在不尷不尬之間。然而事實上，鎮嵩軍却橫梗在東征的道路上，東征的大計，決不能因如此關係而有所猶豫。五月初旬，先發軍方振武部，就和鎮嵩軍在函谷關一帶接觸，第三路軍的部隊，也陸續向

東推進。我因兼任總司令部前敵政治工作團的宣傳委員，所以也率領宣傳大隊，先行出發。

全軍紛紛地出動，數十萬人，都在起草着『鄭州會師』的著作。我們這些樂觀主義的笨伯都以爲祇要「鄭州會師」之後，中國從此就雞啼了。自然，我們不至於承認中國從此就會變成天國，不過我們想着，革命將從此牢牢地抓住歷史，永遠不會放鬆了。我們是這樣地欣喜着，鼓舞着，期待着這個黃金時代的到來。在出關的時候，人們都有一種揚鞭中原的氣慨。

天黑，到達了閩鄉，住宿在縣署內。明天，前方傳來的消息，函谷關已經攻下了，而且鎮嵩軍放棄了靈寶縣城，退守離陝州三十里的大字營。於是我們立即向靈寶出發，但是當我們到達靈寶的時候，方振武的軍隊，已經佔進陝州了。

當國民軍進攻陝州的時候，派到前方去做秘密工作的鐵道隊，預備在會興鎮的斜坡上，破壞鐵路，截取鎮嵩軍的車輛。他們有幾位工人，躲在會興鎮附近的道房

字內，另派了幾位工人，去等候陝州方面的消息，如果國民軍接近陝州，立刻就將鐵路拆毀。但是這個企圖，被馮氏派到劉鎮華那邊去的代表任有銘知道了，竭力地阻止他們進行這項工作，於是乎當陝州攻下時，七列車的鎮嵩軍，從容地得向東退去，沒有毫髮的損失。

從靈寶進駐陝州，闊別了兩年之久的鐵軌，又重新現上眼簾來，但是鐵軌不過着着而已，我們仍是坐着大車出發，因為靈陝方面所有的機車，都被劉鎮華帶去了。

在陝州，召開了金融活動大會，這是我們以後每到一城一鎮的經常工作。我們給一大宗印刷粗劣的『軍用流通券』，『翻覆地辯護』，說出這項廢紙，有無上信用的理由。這個說過，那個又說，羣衆無可奈何地側耳傾聽着。終於我們可以用一張方形的紙片，換取麵包和日用品了。其實這宗數近百萬的流通券的基本金，祇有二十萬把剃刀而已。

孫氏從靈寶進駐陝州，鄭大章的騎兵，這時已經越過了轅山，佔據灑池縣。我和寒禪等，坐着押車到前線去工作，在觀音堂和方部師長張朝風談了一會，約略明白了前方的情形，就趕到灑池，日色已經西沉了。有十多名鐵道隊，都住在車站上。我們暫在鐵路警務處的房子內。

縣城內外的商舖，爲軍用券的關係，都閉戶歇業。當然的，我們又召開金融活動大會了。到會的人數，雖然似遊魚寥寥可數，但是居民的疑雲，却因此漸漸消除了。我一方又命縣長佈告恢復市面。一方派宣傳員挨戶去勸他們復業，街巷上從此才漸漸有些蠕動的人影。

不過幾天，全城商舖，忽然又閉市歇業了，縣黨部常委章綬芻君，告訴我說：『居民因爲鄭大章在灑池縣派攤五千元的公款，他們無力繳納，所以都紛紛逃走或歇業了。』五千元本來不算得什麼巨款，但是在豆一般大的灑池縣內，而且當不斷的戰爭之後，這些劫餘的子遺，他們連一碗小米飯都成爲重大的問題了，那能經得

起再來派款，所以澠池縣的街市，就此又變成荒墟了。

還有一件驅逐城內居民的原因，就是澠池縣的兵差局長王均，他本來是澠池縣唯一的大土豪，平時強佔土地，姦霸婦女，無所不爲。紳士們又都做了他的走狗，歷任的縣長到任，人民就紛紛去控告他，這些縣長，初時也想去懲辦他，後來都因爲認識了他的力量，反而和他勾結起來了，於是乎他就統治了澠池。全縣所有的革命分子，也每每被他驅逐出境。這次國民軍到境，他仍是充任縣署的兵差局長，他甚至於強迫一個喚賣甘蔗的小販，去煮出供給十個人需要的飯食，送到軍營裏去。因此連城內的窮人，也都逃避到鄉間去了。

我當時看到這種情形，就在車站上打電話給孫氏，告訴他，澠池縣慘澹的景象，和鄭大章派款的事情。他憤憤地說：『我們國民軍，在什麼地方派過款！你叫他來接電話。』我回頭就命傳事兵去通知鄭大章，說孫總指揮請他講話。這時他駐在城內，因爲電話線尚未接上，所以帶着衛兵，從城內步行到車站上來接聽電話。

過了半晌。他面色沮喪地從警務處門前走過，我知道他大約飽飽地領受得訓斥回來了。一小時後，他的隊伍，就奉命開出灑池，五千元的款子，祇拿了七百元去。

近暮，張朝風由觀音堂來接防，我就和他商議，隊伍暫時都駐城外。當晚在縣署召集縣長和紳士會議，討論灑池善後的一切，縣黨部和紅槍會，也都派代表列席。在未開會以前，我就通知章綬芻，教他預備灑池縣土豪劣紳的名單，同時告訴他，會議席上，我會給他提出懲辦土劣的機會的。

開會以後，張朝風滔滔地說了一套國民軍對於革命的嚴正態度，同時聲明自己在軍紀上所負的責任。其次又宣布關於鄭大章派款一事的辦法：凡是尙未繳納的，就停止繳納，已經繳納，尙未攜去的，由縣長立時發還，其餘已經攜去的，將來在公款內撥還。紳士們聽到這裏，都點着頭說出許多恭維話來。我覺得時機到了，就站將起來說：『我們初到灑池，有許多隔閡的地方，可否請縣黨部代表，報告灑池的政治狀況，以便大家參考。』於是這位少年清俊的章綬芻君，站將起來，憤氣滿

胸地，歷述灑池這些土豪劣紳，尤其是王均及其黨羽，魚肉貧民的慘象。計提出土豪劣紳姓名，共有十一人。他說完之後，我就站起來說：『國民軍對於一切壓迫民衆的反革命者，都在掃除之列，現在灑池的民衆，既然這樣受土豪劣紳的壓迫，我們就請張師長負起革命的責任，立刻逮捕！』張朝風說：『這是當然沒有客氣的。』我於是查了一查會議的簽名冊，偏偏土劣的名單內，祇有兩個人在今天出席，其餘的大約都是聞風迴避了。當時進來了四名衛兵，張朝風就對那兩位劣紳說：『請你兩位委曲了。』回頭又對衛兵說：『將他們兩人，看守在馬棚上！』於是兩位劣紳，就在衛兵的擁護中，垂頭喪氣地走出了。從他們出去之後，會場上的情勢，突然緊張起來，我就嚴肅地哄嚇着縣長說：『你知道國民軍的習慣嗎？』他一時摸不着頭腦，臉紅紅地抬起來回答說：『我不大清楚。』我說：『是這樣的：譬如教你去捉土匪，你如果放了土匪，那末就將你當土匪辦。現在這裏還有九個土劣，沒有到案，請你連夜去捉來，尤其是王均，要是跑了，我們大家就不講情面的。』他

於是神經突然興奮了，匆匆地出去傳喚差目，大聲說：『拿火簽來！』等一會，差目拿了一大把火簽走來，同時，集齊了衙役，他大將登壇般的，命衙役拿着火簽，分頭去拘傳各士劣，最後他才鄭重命令那位差目去拘提王均，我當時對他說：『且等一等！』回頭向張朝風說：『你這裏派一位副官同去罷！』張朝風答應了，不一刻，來了一位上尉副官，我問他說：『帶上槍沒有？』他說：『沒有。』我說：『你帶着槍去！務必使王均到案。如果他要跑，你就用槍打死他，這是不必猶豫的。』於是這件事情，就完全發付了。

會議也就此完畢了，我對這些紳士說：『今天大家在縣署內委曲一宵！軍中沒有被褥，抱歉得很，祇能用乾草舖舖，好在天氣也不寒冷，大家請將就些！如果諸位出去，萬一走漏了風聲，給他們聞風逃走了，恐怕諸位也要負相當的責任。所以請諸位願諒！』紳士們諾諾地應着，就在乾草堆上，擠過了一夜。

從王均逮捕以後，縣民紛紛向縣黨部去控告他，他們要求重辦這無惡不作的土

豪，以雪無數被害的民冤。不久，前敵總執法部到了澗池，經過一度審判，就將他槍決了。行刑的一天，圍觀歡呼的，有一萬多人。聽說打了七槍，都因不中要害，還不氣絕斃命。後來他的兒子，看得他不堪呻吟痛楚，在小腹上猛力地踢了一腳，纔見這位土皇帝，龍駕遐升了。

過了幾天，大軍向東推進，準備向新安縣的張治公部攻擊，前敵總指揮部，也進駐澗池。任有銘被馮氏任爲前敵政治工作專員，而且給他一個河洛道尹的頭銜，也到澗池來。他和我商議，說是要和我共同指揮鐵道隊。我當時對他說：『指揮兩字的上面，加上共同兩字，是不大相宜的。萬一發生什麼事情，試問誰負責任呢？我的指揮權，是政治部交給我的，最好你先打電給馮氏，祇要馮氏有覆電照准，我立將鐵道隊完全歸你指揮。那是最好沒有，因爲我的兼職實在太麻煩了。』他聽了我這番話，呆了半晌，擱起了這件交涉對我說：『那末，我們怎樣來進行前敵的政治工作呢？』我說：『過去的工作，都是根據前敵政治工作團在靈寶會議的決議的，

現在戰事進展得太快了，有許多決議，實際上不甚適合，我想我們到前線去看一看情形，回來再商議罷。」他略略想了一想，不自然地說：『好罷！』我們就約定翌日上午，一同出發，他就走了。這自然可說是我的惡作劇，生生將這位文文雅雅的官員，送到前線去顛抖。

明天十一時，我和寒禪任有銘，還有一位石友三部第六師政治處長壽霞楠，坐了一輛押車，向鐵門進發，一時左右，到了鐵門車站。這裏離最前線不過十里左右，方振武的軍部，就在離站半里的鎮上。我和任有銘到軍部裏去坐了一會，有一位參謀，告訴我們，說是本來預備今天十二點鐘開始攻擊的，大約這時前線已經開火了。我們於是決計再行前進，去看看火綫上的情形。

押車走了七八里，到達一座鐵橋的前面，有一段鐵路拆毀了，這是防止敵人鐵甲車衝來的。押車上的鐵路工人，就將押車扛了過去，我們都步行走過鐵橋，河水乾涸，鐵橋更覺高得可怕，我們都踏着枕木，一步一步走去。任有銘兩腿發酸，顛

抖着不敢前進，我命兩個鐵路工人，慢慢地掖着他走，走到了鐵橋的東端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，我笑着對他說：『你的革命，是一定會成功的。』他說：『怎樣講？』我說：『你有工人擁護，還怕革命不成功嗎！』大家都笑了起來。

再走了二三里，左翼方面槍聲突然大起，我知道我軍開始攻擊了。我們再走了一二里地，前面又有一段鐵路拆毀了，我們就將押車停放在一家道房子的前面，沿着鐵路步行前進。這時左翼方面的槍聲，雖然繼續不斷，但是右翼方面，却非常沉靜。忽然看到前面綠楊影裏，有一輛押車插着一杆青天白日滿地紅的軍旗，過去一看，原來是二十幾個鐵道隊，坐在鐵道旁的草地上。他們告訴我們，右前方二三里地的山巔古堡內，就是敵人的陣地。從鐵路到山麓，是一片離離的麥地，我們依賴樹林的隱蔽，向山上瞭望，看見堡前挖掘着一條壕溝，曲折向南延伸，溝內還插着一面黃色的軍旗，但是看不見一個人影，一切都是沉靜的景象。

天氣非常炎熱，我因口渴，到附近的水碓旁去喝了一頓水，仍舊回到樹林裏

去，驀然間右方麥地上，轟然一聲，我方的砲兵，向敵人開始砲擊了，接着，敵壕的後面，羊角風般的濺起一炷塵土，右翼的沉靜，從此完全衝破了。許多敵兵，蠕蠕然從古堡內爬入溝內，接連地我方又是幾炮，都命中在敵壕的前後，黃塵不斷地捲上天空，於是機關槍和步槍聲，也雜然並起了。同時，敵人的左側，也突然起了隆隆的炮聲，以及爆竹般的機關槍聲，大約是我方的騎兵，繞過敵人的左翼，向敵人側攻了。據鐵道隊裏的隊員告訴我，說是不久以前，看到我方有一部騎兵，向敵人左翼方面進行的。

我們精神都緊張着，靜靜地看着這樣惡鬥的持續，任有銘一言不發地坐在樹陰裏，不知道想些什麼。麥叢裏有時偶然露出一頂軍帽，當然是我方的步兵，正在匍匐前進。幾塊神道碑旁的砲兵，忙着從後面搬送砲彈，每隔二三分鐘，就轟擊一炮，掩護着步兵的躍進。

鏖戰了二三小時，斜日已將西下了，忽然敵人蠕蠕動着逃入古堡內，山麓上就現

出幾十個穿着白襯衫的兵士，一手拿着手槍，一手拿着大刀，成橫線向山上仰攻，這明明是我方的步兵已對敵人衝鋒了。我們目送着羣白鴿樣的戰士，佔領了古堡，那些敵人，大多數已經從堡後向新安城方面潰竄了。

日色西沉，黑被漸漸遮蓋了大地，一陣陣的槍聲，愈響愈遠，我們知道全線都在追擊了，就和鐵道隊都坐押車前進，到達了離新安城十里地的一家道房子前面，腹內飢餓極了，就向住在道房子內的鐵路工人討飯吃，他們很和氣地拿出一大鍋小米稀飯，並且給我們一碟鹹菜，大家都坐在地上吃着，我狼吞虎嚥般一連吃了三大碗，看看已經祇有一個鍋底了，才放了碗筷，吸着紙煙，和寒禪等閒談。前方的槍聲，斷續地傳入耳內，我們都希望今晚能夠攻下新安，使我們好在城內安宿一宵。

遠遠地從前方來了一輛押車，有兩個兵士，起伏地押着前來，我們問他們，前方的戰事怎樣？他們說：『新安城攻下了，我們是去接張師長的。』於是我們都欣

喜地爬登押車，向前方馳去，五六里後，槍聲更覺緊密，大地全歸於昏黯。祇有黑簇簇的樹影，向車後飛去。走了幾里，到達了一個山峽內，山上還響着槍聲，我們知道山上是我軍的陣地，原來新安城尙未攻下。有幾名鐵道隊，正在破壞山峽內的鐵道，他們告訴我們：『阮鮑兩師長，都在右邊小山上。』我們就走上山去，兵士都爬伏在沿岡掘着的一條壕溝內，阮玄武和鮑剛兩人，立在山上觀戰。我們上去，和他們打了招呼，席地圍坐着閒談。但是昏黑的夜色，我們祇能相互聽到說話的聲音，各人的面貌，却一點都看不清楚，我祇記得鮑剛是一個矮矮的黑影。

我走到壕溝旁邊去瞭望，新安城就在眼前，城上一閃一閃的火光，大約是從槍口上發出來的：因為黑夜間雙方都找不着目標，所以槍聲是很稀疏的。據阮玄武說：『新安城已是四面包圍了，城內張治功的殘部，尙有二千餘人。』鮑剛教我們到他的司令部去睡宿，他的司令部，是在左後方的一座土地廟內，但是我主張在這山上睡宿一晚就算了。

談了一會，我就命傳事兵，將毯子舖在離壕溝兩三丈後比較平坦的地方，霞楠、寒禪，和我挨排睡着，有銘尚在和阮鮑兩人閒談，我無意中看到左邊地上有個小黑物，仔細一看，却是一個手溜彈，就身子向右一移，讓出空地給有銘。不過多時，他也來睡了，大家睡着閒談，談了多時，有銘似乎疲倦了，漸漸默然無言。我淡然對他說：『有銘！你身傍好像有一個炸彈樣的。』他轉頭一看，二三尺外一個手溜彈，靜悄悄躺在地上，突然翻身起來，着急地說：『這怎麼辦？誰給我來拿去了牠？』我說：『不要緊的，祇要你不碰着牠，不會炸開來的。』他說：『不行！不行！如果晚上有人走過，踏了一腳，我們不是很危險麼！』焦急的情狀，使我笑起來了，我就命傳事兵，替他將炸彈拿遠些，他纔放膽地重新將頭擱在枕上去。

繁星滿綴在天上，土氣時時沁入鼻觀，清露微微沾溼了絨毯，火線隨着夜色的深沉而漸歸沉靜，我們呼呼地入睡，有時夢中醒來，祇有斷續的槍聲，和兵士嗷嗷

偶語聲，傳入耳內。

天色初明，砲兵開始工作，轟然地一聲，將我們從夢裏驚醒。槍彈吱吱地從我們頭上飛過，我們大家都起來，圍坐在地上。忽然呼呼一聲，一個砲彈從頭上飛過，在後方一百米突的天空，發出一陣濃烟，就炸裂開來。同時右面山巔，我方的砲兵，也發炮向敵轟擊，雙方槍聲也連續不絕地熱鬧起來，全火線都瘋狂了，那些無情的炮彈，挾持着一種威力，繼續向我們方面飛來，槍彈撲殺撲殺地，鑽入我們身旁的坭底，任有銘鐵青着臉，呼吸迫促地對我說：『我們到後方去吃點早餐罷！』我說：『兵士們都沒有吃過，我們就先去吃飯麼？這是難以爲情的。』這時炮彈仍然不斷地從頭上過去，霞楠說：『我真沉不着氣了，走罷！』我們於是下山，仍然坐着押車，到了昨天吃過稀飯的道房子去，向他們買了一點小米做飯喫。

飯後，我們又到火線上去，戰事仍無進展，城內的敵人，頑強抵抗着，一個個空中爆炸的砲彈，向我方陣地上送來，鎗彈時時落在我們的身旁。我有時真覺得奇

怪了，這些槍彈，似乎都有眼睛，迴避着我們樣的，一個也沒有挨到我們身上來。有一位青年的參謀，告訴我：『剛才城外有些敵人，正在一所民家的天井裏，圍坐着吃飯，被我們的炮兵瞄準着發了一砲，恰恰命中，天井裏就什麼也不見了。』

這時後方來了一輛押車，我們認出是方振武部做政治工作的幾位同志，忽然一個炮彈，呼呼生風地向押車方面飛去，我們都着急起來，高聲通知他們，從速躲避，轟然一聲，炮彈已在他們附近的地方炸裂開來，我們急忙驚惶地跑下山去，看視他們，這真奇怪，竟是一個人也沒有受傷。

天已過午，炎熱使我們發生疲倦，就向後面一帶樹林走去，預備到樹陰裏去午睡，突然天空傳來一陣機械震動的聲浪，仰頭一看，却是一隻敵人的飛機，向我們頭上飛來。我急忙教大家散走在麥田內，以減小我們的目標，敵機在天空繞了一轉，就向後方飛去，不一回，震天價接續的響了兩聲，我們知道飛機一定在鐵門拋

擲炸彈了。後來聽說一共炸死了三個士兵，還有一個鄉民，正在門前午睡，等他甜夢驚醒的一剎那間，自己的兩條大腿，已經飛到對門的石階上，肝腸也陳列在街中心了。

在樹蔭內，午睡了一會，惺忪地醒了回來，聽到頭上不斷許許地響着，那些小樹枝被槍彈打斷了，紛紛落將下來。我叫醒了有銘寒禪等，對他們說：『我們或者再到炮兵陣地去，看看戰事的情形。至於要睡午覺，這裏是不好的，你們看！這些樹枝，是怎樣剝下來的？』他們向樹上看了一看，聽到頭上的流彈，還在響着，於是大家回到山後一個小村莊內去午睡。近晚，任有銘搭着一乘回到後方去的押車，趁此逃回安全的地域去了。

第三天，我又從道房子到前線去，戰事依舊維持着原有的狀態。敵人困守着孤城，我方部隊，也不衝鋒攻城，祇是四面包圍着，阮玄武正在火線上，閒談中，他對我說：『祇要十九師來接我們的防，我們就可奮勇去攻城的。』他又告訴我，昨

天晚上，敵兵向東潰圍出走，却被張朝風師，迎頭擊回城內了。

下午，回到道房子去，工人們的小米，已經給我們二十幾個鐵隊吃完了。我和寒禪，自己到隔山一個小村莊去尋找食物，村內的居民，已經逃避到山洞內去，祇有些散落的雞豚，做了全村的主人。我們看到有一戶人家，門戶洞開着，就走了進去，靜悄悄却見不到一個人影，遍室搜尋，沒有一點糧食，後來在門後一個破甕內，發見了一些黃豆，我命寒禪用手巾包了一些，就出村沿着鐵路歸去。忽然看見遠遠地來了一輛押車，坐在車上的，却是方振武部政治處服務的趙君，押車上載着幾袋麵粉，是送到前方去的。我們就向他借了一袋麵粉，於是食糧問題就此解決了。晚上，我們在鐵路傍的大樹下，宿了一宵。

明天，我就坐押車回到灑池去，給孫氏報告前方的情形，俄顧問賽福林也在座，他問我：『爲什麼打了兩三天，還打不進新安城去？』我說：『他們並沒有猛烈地攻城，祇是包圍着。而且他們希望十九師去接他們的防地，然後再去攻城。』

他聽到這裏，似乎有些憤然了，對我說：『革命軍是要用一個人去打十個人的，現在他們用六千多人，去打二千多人，已經是三個人打一個人了，爲什麼還要希望十九師去援助！這樣子還能作戰麼？這或許是別有用意罷。』我說：『他大約是想收編城內的敵人，增加自己的力量，所以他們將新安城四面包圍起來，而且敵人有一次已經潰圍出走，是他們將敵人打回城去的。』孫氏聽了，祇歎了一口氣，也沒有什麼話說。

新安城一共打了六天，經孫氏的督促，並命令十九師前進，方振武不得已自己到前線去督戰，才將城攻下了。但敵人仍潰圍逃去，丟下了一列車皮，和一輛機車。當敵人退走時，強迫車上的司機工人開車，但是那位工人，立刻躲入車底，敵兵想用槍打他的時候，我方的軍隊却已經衝到眼前，於是都紛紛逃走了，在以前，國民軍因爲沒有機車，所以鐵路所有的便利，完全屬於敵人所有，有一次，軍隊從陝州裝了一輛載重車的麵粉，用兵士推着，預備送到澗池去的，誰知到了觀音堂以

後，因為鐵路向東傾斜的角度很大，這輛笨重的麵車，就挾着雷霆萬鈞之力，飛一般地向東奔馳，越過了澠池的車站，直到六十里外，才停止在鐵門車站上，這些事實，我們可以想見當時國民軍運輸的困難了。現在看到一輛機車，自然是覺得和寶貝一般的可以珍貴。聽說孫氏賞了那位工人三十塊錢，同時，我命他暫在鐵道隊內服務。

前鋒從新安向東追擊，和敵人激戰於磁澗鎮，砲聲隆隆，傳入新安城裏，孫氏親自到前方去督戰，於是進佔了磁澗鎮，張治功的隊伍，完全潰散了。大軍到達洛陽西宮附近，開始和奉軍接觸。

戰事以寒鴉村爲最劇烈，國民軍三進三退，終於將奉軍主力擊退，然而寒鴉村却片瓦不剩，從此變成寂寞的荒墟了。奉軍從經此一擊，損失非常的重大，同時梁冠英將軍，由盧氏龍門，抄擊洛陽的側背，於是奉軍不得不放棄偃洛，向東潰退。隴海西綫，從此再沒有猛烈的戰爭了。

我從新安騎馬到洛陽，滿面灰塵地去見孫氏，他告訴我，我軍已經越過黑石關，向東追擊了。

後方傳來的消息，說馮氏的態度，已經微有轉變，慫恿他的是薛篤弼和石敬瑭。我雖然覺得有些驚訝，但是我不十分相信。我認定這或許是一種謠言。

前鋒進佔汜水榮陽，我因被孫氏派在洛陽，收編紅槍會和散兵，暫時留在洛陽。但是當我集合了一二百人，正在預備點驗的時候，韓復榘忽然派了一營兵士，將他們包圍繳械了。我覺得這事不能再進行了，就決計到前方去。因為我軍在這時，早已佔領鄭州，而且和張發奎軍會師了。當時我挾着無窮的欣喜，從鞏縣坐了押車，趕到鄭州去。

天氣已是近暮，夕陽拚着最後的光明，映照我們這一行時代浮浪者，大步跨入歷史的軍事中心。晚上，我去見孫氏，汪精衛譚延闓孫科顧孟餘徐謙等，一批武漢政府的要人，都在座上，我坐了一會，向汪氏說：「我們這方面的軍官佐，對於

黨權問題，都不了解，可否請汪先生有機會給他們解釋解釋！」汪氏說：「剛才正和孫總指揮談着，已經決定後天下午八時，在天主堂演講。」我當時很快活，因為我們在眼前，就能領略這些所謂革命領袖的理論，坐了一會，我就與辭先走了。

第二天，馮氏到鄭州來，汪譚徐等都上車站去迎迓。火車到了，他們就紛紛向頭二等車室內去找尋馮氏，但是始終不見馮氏的影蹤，大家都狐疑了。忽然看到鐵篷車內，鑽出一個大漢，軍服襤褸地，抗着一把雨傘和一個軍用水壺，招呼汪徐等說：「我在這裏，我在這裏。」大家一看，原來就是馮氏，我站在這種有趣的故事前面，我真疑惑，我們或許是在這裏看着桌別林的滑稽電影了。

這天，我和江風去見徐季龍，訊問關於武漢方面的情形。因為我們關閉在囚室的西北，外方的事情，久遠不清楚了。他告訴我們，說是武漢方面的工農運動過火了，同時，用確切的事實來證明過火的意義。他說：「那些縫工，每天祇是開會，

遊行，喊口號，把針線拋擲到天外去。我們要做一身西裝，非得一個月，不能成功。在從前，祇要一禮拜就完工了。你們看看！這種情形，還不是過火麼！」說到這裏，用右手向左手的袖子奮力一拉。我聽了之後，覺得武漢的工農運動，的確過火了。因為革命，祇要領袖們奔走着，就會成功的。國家大事，當然用不着臭縫工紛紛來過問！尤其使我覺得難過的，就是他們不應該將革命領袖的西裝，延誤到一個月之久，這真是多麼豈有此理的事情啊！

過了一天，汪孫徐譚等和唐生智都到天主堂講演，聽講的是在鄧國民軍上尉以上的官佐。但是他們所講的，沒有一句討論到黨權問題，祇是報告些軍事和政治的情形。而且說的話，大半是不痛不癢的。我們在聽後所得的感想，就是中國已經太平無事了。但是我們都惶惑了。茫然了。

明天，于右任從後方趕來，於是乎歷史的『鄭州會議』，在全國羣衆惶惑之中，正式開幕。我們都爲一種神祕的情緒所支配，期待着這個會議，給與中國政治

的判決。會議非常嚴重而祕密。鄭州中國銀行的前門後戶，都一重重關鎖着，祇有內中幾個水平綫上的人物，製作着中國未來的局面。

會議畢後，我在政治部見到于右任就問他說：『事情怎麼樣？』他拈了一拈長髯，目光炯炯地說：『我是預備請假到武漢去！』我於是完全明白了，回去以後，我就教寒禪等，開始辦理結束。

在惶惑的情形緒中，挨過了半月的光陰。時局總是向另一方面飛進的發展。天的顏色改變了，中國的革命，已經流產了！我們這些近視眼者，翻身在這個發酵的酒缸中，茫然地不知道怎樣來尋找出路了。我們還希望從天外飛來一個機會和原因，挽回這翻天的既倒狂瀾，使我們夢想中的黃金樓臺，重新實現；但是我們的眼前，終於完全是黑黑的。

不久，喧傳馮氏到歸德去督師，但是有一位電局的同志，告訴我們，凡是打給馮氏的電報，電稿上寫着送歸德，實際上都是送到徐州去的，於是中國所謂國民革

命的啞謎，我們完全猜着了。

我們翻翻我們的日記，試問我們過去所幹的是什麼革命？我們是在瞎鬧，我們簡直是在肉麻！我們這些機會主義者，祇是攀龍扶鳳地，去擁護幾個不世出的英雄，希望他們來援救勞苦的羣衆。在當時，遍中國自命了解革命的人們，都老氣橫秋地在那邊講求實際，而所謂實際的意義，就是要革命者全部鑽在灰堆裏，研究着怎樣去遷就一個英雄，美其名曰去『影響他』『推動他，』所以我們爲希望一個英雄來參加革命，而要求獲得他的歡心時，我們極盡了遷就的能事，走入臣服的境界，甚至於願意給他去倒洗痰盂。

這些英雄們，當他們在所謂蛟龍失水的時候，祇要於他本身有利，本來什麼主義，也會贊成的。譬如：他們要希望日本的援助時，就可以向萬世一系的天皇，高呼陛下萬歲！當革命高潮澎湃的時期，他們每天呼喊著革命，也不怕牙齒會因此發酸，於是羣衆和一切革命勢力，就去擁護他，援助他，我們這些政治清客，更是天

天喊破着喉嚨，現盡了種種捧角的醜態；但是到了他們羽毛豐滿，一飛沖天的時候，爲維持自己眼前的政治利益，甚至於毀滅地球，也所甘心，羣衆的利益，他們早已拋入雲霄去了。到那時，我們還想用革命的契約去拘束他們，然而他們的答覆，却祇是輕輕的一個呵欠。於是乎我們這批蠢蛋，就谷碌碌滾出十萬八千里以外了。在過去，我們真是用打彩票的方法來革命，然而我們所買的彩票，却又是一張廢紙，什麼保障也沒有的。這樣難道就是所謂講求實際麼！

革命讓本身最需要革命的羣衆，來從頭做起，自己來領導，來進行。至於那些政治的拐匪，祇能醮着羣衆的血，簽字在自己的銀行支票上，或者在革命的旅隊中，弄取羣衆的利益罷了。

六月中旬，有一列火車，在深夜裏馳過武勝關，向南方飛進。許多結束了『扛轎小史』的乘客，裝滿在車上。黃昏靜了，天地是黑暗的，一切一切，都悄然沉寂無言。當然的，黃昏不僅僅是屬於乘客所有，這是一個『時代的黃昏。』然而我相

信，在這個黑暗的黃昏裏，一定有許多人，正在摸索前進着，永遠摸索前進着。夢兒不是從這時做起，夢兒却是從這時醒來的。

一九三〇年四月初版

西北遠征記

每部定價七角

著者 今秋

發行者 北新書局

上海四馬路中市

分發行處 北新書局

重慶天主堂街
南京花牌樓
北平琉璃廠
廣州永漢北路
開封新華北街

1930

